天培文化
原色調 22

桃莉紀元的愛與死

鄭寶娟◎著

天培文化
原色調 22

桃莉紀元的愛與死

鄭寶娟◎著

原色調—22

桃莉紀元的愛與死

鄭寶娟 著

天培

單身漢，七十九歲，原生人種，無婚史，性喜和平，熱愛自然，具懷舊傾向。
徵求無婚史年輕女性（七十五歲以下）爲長期伴侶，必須熱愛原生人，
但不虐待機器人及克隆人佣僕，不吃基因改造食物，不進行克隆生育，
不爲追求青春美貌而換膚換軀換四肢。

——摘自《徵婚啟事》

在大腦帽虛構的人生盛景中遨遊，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極樂體驗，
存在的會是那個並不眞正存在的世界。上帝死了，天堂塌了，
人間剩下的只有像自然規律那般冷酷無情的權錢邏輯，
在這種邏輯面前談人的自由與尊嚴，將會顯得多麼蒼白無力。
那麼，何不忘掉現實，來一客五星級的幸福？

——摘自《五星級的幸福》

海洋人類肯定是比大陸人類更高一等的兩棲人類，
人類回歸大海絕不是生存空間的轉移，而是生存空間的拓展，
因爲兩棲海人保有人類發達的大腦與雙手，
而海洋比陸地寬闊，資源蘊藏又比陸地豐富，
兩棲海人一定能夠在海洋裡建造起更加美麗的城市和興旺發達的百行百業。

——摘自《海人》

那時人類社會已經進入無性繁殖自我複寫的克隆人時代，
新新人類是種半人半電子機體，住在卡式屋，掌心烙著「身分條碼」，
腦袋瓜子與城邦圖書館和資料庫連線，「看」得見紅外線與紫外線，
能解讀無線電波與電視傳送訊號，透過不斷更換肉身，
估計可以活上幾百年，是人類關於「超人」的古老幻想實現。

——摘自《桃莉紀元的愛與死》

ISBN 986-7759-06-0 (857.63)
00210
9 789867 759061
Ten Points 天培文化

關於作者

鄭寶娟

一九五七年生，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文案撰述、英文秘書、藝文記者等職，目前旅居法國巴黎。創作二十多年，成書二十幾種，包括散文集《在綠茵與鳥鳴之間》、《遠方的戰爭》，小說集《抒情時代》、《一生中的一週時光》、《這些人那些人》、《異國婚姻》、《再回首》等。

天培文化
原色調22

桃莉紀元的愛與死

鄭寶娟◎著

目錄

史詩般的宇宙　江才健……001
一位盧德份子的溫柔心事　傅天余……005
桃莉紀元的愛與死……013
五星級幸福……157
徵婚啓事……185
海人……195
科幻小說不是科學而是文學（跋）……215

史詩般的宇宙

江才健

我認識鄭寶娟有多年時間。那個時候她是我的同事，寫的是報紙上賺錢熱門的影劇新聞，我則寫賠錢冷門的科學。那時年未必幼，但確實無知，並不特別記得她寫得如何？祇在言談中感受到她的樂觀自信。我不記得她何時去了法國？祇知道她開始寫起小說，而且成績斐然，偶爾在報紙副刊上看到她的潤筆小試，都有欣然讚嘆之感。

當然，我完全沒有料到她居然寫起了科幻小說。在看到鄭寶娟的《桃莉紀元的愛與死》以前，我對於科幻小說，本來就有一些偏見。對，不是偏愛，是偏見。

我的偏見是科幻小說有一個沒有根據的先驗假定，那就是科學和技術的進展，似乎一定會是一條一直向前的路途。由過去以來，許多名家和非名家的科幻之作，莫不如此。這裏面有一個認定，即科學是啓迪民智的至理，技術是通向幸福天堂的法門，人類都應該揮別愚昧迷信的舊傳統，熱烈擁抱這個四百年來漸漸修成正果的主流思維。

沒有錯。近代科學的四百年風光史，確實大大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進程和文明面貌，不由得你不謳歌科和技的偉大。但是，並不是沒有反對近代科學將「因果關係」作「規範運作」的思維，也不是沒有反對近代技術對宇宙資源作竭盡利用的操控，祇是面對人類對生命內涵無饜止的欲求，這些聲音顯得那麼的微弱。幸運的是，這些反對者還沒有遭受當年科學面對教會傳統的迫害。

我們的文化則更有甚者。近代偉大的文化革命「五四運動」，標舉了「賽先生」作為我人文化「救亡」和「啓蒙」的兩大支柱之一。影響所及，則是奉科學為文化思維的不二圭臬，甚至推而舉之，無限上綱，以科學為萬事萬物的不二張本。旁的不說，光看差不多七十年前一場西學派和中學傳統文化派的論戰，被冠上「科學與玄學論戰」這麼一個有著明顯價值取向的稱號，便思過半矣。

這個本來應該是解決吾人文化啓蒙問題的思想大辯論，後來無論是右派的擁抱經驗主義，或是左派的依歸唯物史觀，都走向了以「科學主義」來「救亡」的功能性結論，內容是以「科學」對立「迷信」，口號則是「反傳統」。

當然，西方的「古典與科學」辯論，以及我人「科學與傳統文化」的對立，雖說還煙硝未偃，卻都擋不住鋪天蓋地而來的科學大致用。役物隨人之失，敵不過立等可用之得，近時文化思想中質疑近代科學者，有如民主現象中的「執政黨」和「在野黨」，但政黨輪替，似乎仍遙遙無期。

但是，科學和技術之為用，長於人寡物豐之局，面對未來，世界人口已逾六十億之眾，且仍上竄未止，而地球資源日絀一日，我的大膽預言是，科學思維如不衰退消亡，也必須改弦易轍。

有了這個思維做基礎的偏見，看到鄭寶娟的《桃莉紀元的愛與死》，真的有衷心驚喜之感。當然，鄭寶娟多年小說練就的筆鋒，描繪出一個史詩般的宇宙自然美妙景象，自然遠比我前述搶辭搶理的文字更具說服力。她的巧思，是以兩百五十年後「桃莉紀元」的宿命，對比現今世代的自由抉擇，也使我等倏然驚覺生為「原生人」的當下幸福。

鄭寶娟創造（不是克隆）的那一個「原生女人」，展現的似乎正是她自己作為一個寬厚、熱烈，又有無比勇氣與信心「原生女人」的本質，這也許是我們生為「原生男人」在當今世界最值得珍視的生命機緣。

（本文作者為文化工作者，現任中央研究院科學教育推動委員會執行秘書。）

一位盧德份子的溫柔心事

傅天余

在文明演化的過程中，任何文化與社會變動，勢必在其內部引發一股抗拒此改變的反動力量。

英國諾丁罕的織襪工人，數百年來靠著手藝掙得一份溫飽平靜的生活。工業革命發明自動紡織設備後，工廠紛紛以機器取代人力，導致一夕之間大批工人失業。一八一一年，在一名叫奈得盧德（Ned Ludd）的年輕人為首下，失業工人成群結隊衝入工廠，砸毀機器，終至引發流血暴動。一八一二年英國國會宣布以死刑對付搗毀機器者，直到一八一三年衝突才完全平息。

此工潮事件後，英文中便有了盧德份子（Luddite）這個字眼，用以指稱那些不信任科技，反對機械化、自動化的保守派份子。

近年來，在西方先進國家，逐漸出現一股新興盧德主義的聲音，與所謂「科技樂觀主義」形成兩個對立的思潮。科技樂觀主義者大聲傳揚科技烏托邦的美好遠景，保證科技將去除人類

一切苦厄。而盧德主義者擁護紙本書、不用電腦、反對複製人，警告世人科技將造成的巨大災難。

顯然，這是一本關於盧德主義的小說，一部盧德份子的言志之作。

在小說中，輕易可見標準的盧德主義者身影：

「這位可敬的女士……堅持不吃藥、不開車、不用傳真機、行動電話、電腦、塑膠貨幣，機器人傭僕、奈米食品……理由只有一個，沒有那些玩意兒她會活得更好。」

但我並無意將這本小說輕易地套上一個名目了事。那樣未免可惜。

與其將盧德主義單純視為作者的個人傾向，我們不如站遠一些，這樣來看——為何小說家對於科技如此的缺乏好感？

這樣一看便大有意思。

我一直認為，當今之世，以創作為業者，恐怕或多或少皆有上述的盧德主義，亦即反科技傾向。我個人覺得是基於一個非常現實的理由。因為高科技全面進佔現代人的生活空間，急速擴張膨脹之下，傾軋擠壓最劇的，正是創作者賴以維生的地盤。

這裡的「地盤」指的有兩方面。

第一，是創作者的題材。

舉個例子來講。對我這類以編故事為業的人而言，「行動電話」這項偉大的科技產品，簡

直堪稱歷史性災難。由於廉價手機的出現，以及各項日新月異的功能，讓所有基於「聯絡困難」而成立的戲劇情節，自此完全失去合理性。

我最近導了一部戲，當中有場戲是男主角在女主角家樓下苦等一晚上，好不容易等到暗戀的女主角回來。拍攝時，飾演男主角的大男孩跑來跟我抱怨對於角色有些疑惑（我以為他不清楚如何表演等待的焦急），但他原來是要說：「導演，這劇情很不合理耶，現在沒有人會這樣傻傻等人吧！他幹嘛不先打個手機，問一下對方幾點到家再來呢？」

我自知理虧，只能頑強地爭辯說：「我當然知道『按照常理』是那樣沒錯，可是，那樣就沒有『戲』了，就沒辦法表現男主角內心的糾葛了，OK？」

最後，我只有加上幾句話，讓男主角跟女主角解釋說他的確打了她的手機，但是對方一直沒有開機，只有自己過來等云云……這樣超級無趣且毫不浪漫的功用性台詞。

我在看老電影跟老小說時，也常有股衝動，想捶胸頓足，發出「吾生也晚矣」的悲鳴——唉啊，這種橋段本人也並非想不出，但是，現在沒辦法這樣寫啦！

譬如，你要如何製造「懸疑」？如何編造一個男女主角因為約錯地點見面而遺憾終生的淒美愛情故事？他們不是打個手機，問問你現在到底在哪兒便解決一切了麼？

又，你該如何表達「思念」？怎麼描寫一對飽受兩地分離之苦的情侶？他們不是「只有XX沒有距離」，即便身處地球兩端都能隨時互傳簡訊保持聯絡，甚至透過網路虛擬做愛？

試想，多少希區考克的電影，若置換成當下的科技環境便絕對無法成立？張愛玲的《半生緣》，若裡頭曼禎跟世鈞都配備有大哥大（抱歉，這想像實在蠻煞風景），她們將毫無阻礙地有情人速成眷屬，而我們也將失去一個美好的故事。

顯然，小說家對於科技的強勢擠壓也極度不滿：

「愛情縮減為性，友情縮減為公關，對自然的愛與依戀縮減為旅遊業，冒險的需要縮減為刺激的遊樂設施，永恆的懷念和理想的憧憬縮減為當下的官能享受，而縮減還在繼續……」

很不幸，那些不斷被縮減的，差不多就是古今中外藝術創作的幾大主題。

藝術的主要功能，在於解決人類無法排遣的現實困境。若有一天，生老病死、悲歡離合，人世間百般無奈皆可被科技解決，那麼到時有兩種行業——宗教從業員跟藝術家，大約也功德圓滿、莎呦那啦再見了。

第二個被科技不斷侵犯的地盤，也是令創作者更加惶恐不安的，是市場。亦即觀眾、讀者。科技以我們不一定能預測的方式不斷改變人類的行為、重新建構我們的生活方式，重新定義價值、重新塑造人類的心靈。透過這個過程，它急速令許多藝術及美學形式顯的不合時宜。不合時宜的意思是人類漸漸失去欣賞這個藝術形式的能力。眼前所見，譬如長篇小說、譬如電影的長鏡頭。我始終高度存疑，當現代人要求一切越快越好，捷運列車必須準時進站不能忍受延俄一分鐘，他們如何能欣賞一個必須歷經起承轉合方能看見結局（或根本沒有結局）的故事？

小津安二郎的電影、「追憶似水年華」、古典樂毫無疑問是超越時間的偉大藝術創作，但，那緩慢的敘述節奏以及情感模式，已然無法被當代的大多數人欣賞，跟不上現代人的生活節拍，因此注定被冷落、被遺忘。這恐怕是藝術家最大的悲哀。

對於寫小說的人，更大的噩耗還在後頭。

從小習慣聲光刺激、慣用圖像思考的現代新人類，「文字」根本已經逐漸成為一種非必要溝通方式，越來越多人僅具備低度開發的文字思考能力。我印象中看過有一份調查，說網路世代專注力的極限，一篇文章不能多於五百字，一個固定畫面不能超過三分鐘。無怪乎現下副刊文章越來越短、圖越印越大。

嗚呼哀哉，待到彼時，二十一世紀末的文字匠，也要效法十九世紀的英國紡織工，因為飯碗不保而展開慘烈的生存保衛戰麼？

因為意識到這個，我絕不參加「如何振興文學」、「如何推廣閱讀」之類的討論。實在是感到白費力氣。因為那並非獨立的技術性問題，而是一個全面威脅下的諸多現象之一。

或許創作者唯一能做的是認清事實——悲哀的事實。

身為後輩，這樣說或許顯得僭越。但在閱讀這些小說時，我老感覺小說家像個天真無畏的女生，手上提著寶劍，奮勇抵抗科技強權的試圖染指。

她氣呼呼對著面前巨大的酷斯拉怪獸宣稱，她要「用空手道的招式對付這個已撲到眼前來的凶相畢露的『未來』」。

鬥到精疲力竭，退無可退之際，還死撐著放狠話：「未來這個土匪太強大了，我怎麼也斃不了它，但自動手鎗在我手中，我對自己的人生仍然保有主動權，在那個土匪亂刀把我捅得面目全非不成人形之前，我可以往自己的腦門打上一梭子……」

不惜一切豁出去的頑強抵抗，只為護衛一份純潔的貞操。而她保持忠貞的對象，是這個生趣盎然的世界、一具會生老病死的溫熱肉身、以及一顆會跳動會思想會流淚的心靈。對於任何想要改變或取代這一切的力量，她絕不依。

這些激烈絕決的文字，與看似凌厲無比、殺氣騰騰的招式，或許正透露出一位盧德主義者的私密心事——深情款款，百轉千迴，對於美好事物的多愛不忍。

那讓我想起一個電影片段。

伍迪艾倫的經典之作「曼哈頓」。結尾時，他寂寞地躺在沙發上對著一台小型錄音機講話，劇中那角色正在發想一個短篇小說，主題乃關於「老想製造一堆無用的、神經過敏的問題，以逃避面對那些關於宇宙的更無解、更可怕問題的紐約客」。

然後，他問自己一個標準的「無用並神經過敏」的問題：為什麼人生是值得活的？（Why is life worth liv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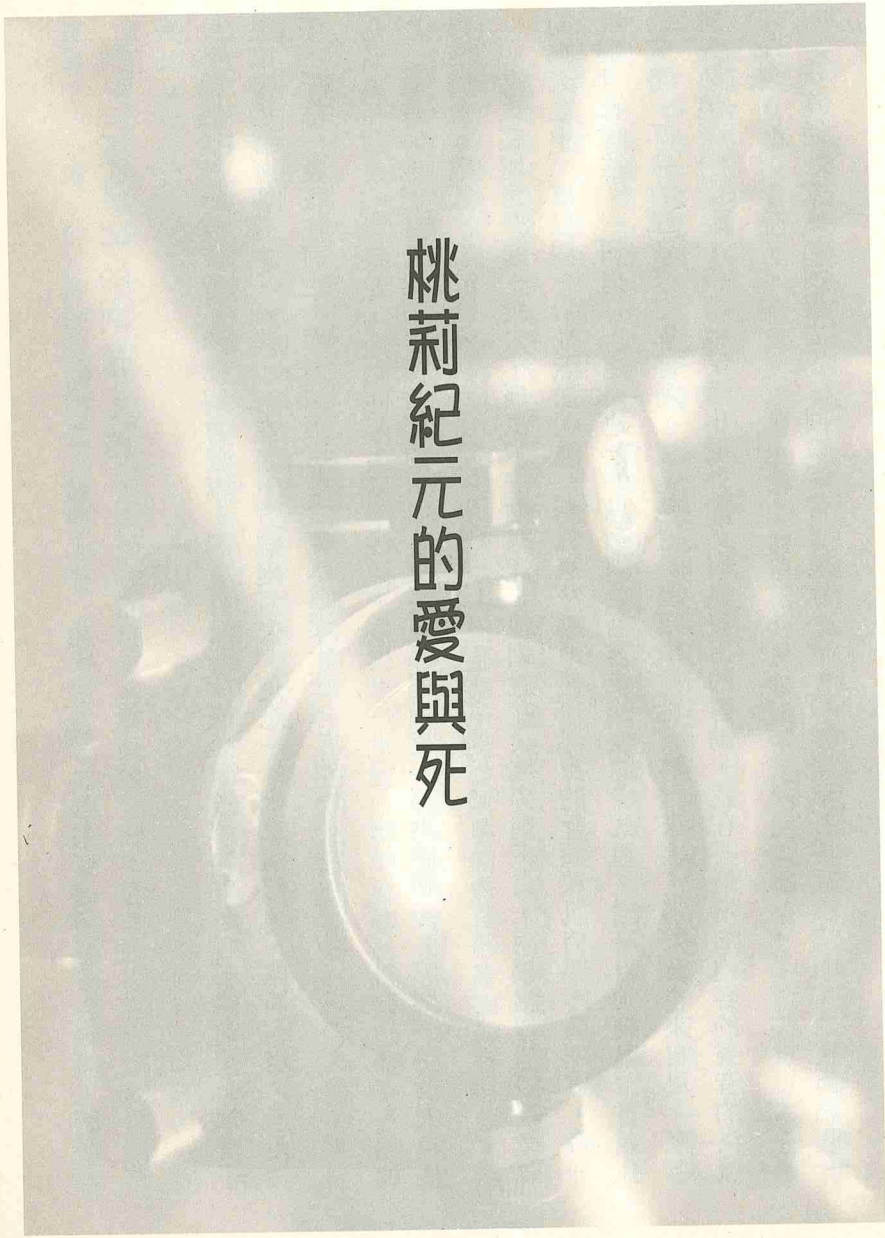
「因為有某些事令生命感覺有價值，」伍迪艾倫自問自答道，「對我而言，那些事有：路易斯阿姆斯壯某首曲子的錄音……瑞典電影……福樓拜的『情感教育』……法蘭克辛那屈…賽尚畫的蘋果與桃子……三和餐廳的螃蟹……深愛的女孩崔西的臉……」

或許那正是神經同樣纖細的小說家亟欲追問的，亦即我們要如何回答這個「為何人生值得活」的問題。套用作者的詞彙，那叫「無限恆在中，有限偶在個體的終極生存理由」。

跟伍迪艾倫一樣，每個人有屬於自己的答案。

作者喃喃述說她念茲在茲的故鄉、童年、夢境、家屋後那棵白楊樹……而我猜想，我們這些甘願託身文字、「堅持擁護紙本書的高貴野蠻人」都會同意，讀小說的樂趣，將是答覆那終極追問無可取代的理由之一。

（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媒體生態與電影研究所碩士，現從事文字及影像創作。）



桃莉紀元的愛與死

及進化的荊棘之路

他們找到她族人留下的那輛吉普車，開著它沿著一條斷斷續續的破舊石子路前進，車殼子晃啷啷的震耳響聲中，一條小河在路下方蜿蜒而去。這是一片水草沼澤地，路面坎坷，景色淒涼，雖然一直在往前走，卻無法確定是否會永遠迷失在這片沒有盡頭的荒野之中。

黃昏時他們終於找到一棟廢棄的木屋，決定在那裡過夜。鄧洪感到冷，感到一整個大自然對他的全部敵意，終於體會到自己離原來熟悉的生活有多遠了。

女人在屋角升起一堆火，逼退了一點寒意，他們就在火堆旁躺下來，兩張臉靜靜浴在微弱的火光之中。夜很靜，但他無法入睡，潮濕寒冷的地使他混身的骨頭和肌肉都疼痛不堪，每一次翻身都像挨了一頓搥打，這使他分外思念刷上色霧後的他的卡式屋，還有自動調溫帶著氣孔的床墊。耳旁的聲音來自那條河，這是他置身黑暗中慢慢分辨出來的，那聲音也來自風，來自柴火燃燒時的爆裂，接著他又聽出屋外的鳥與蟲發出的響動，就在不斷增加內容的聲音的洪流中睡去。

天亮時，女人到河邊去了，回來時帶著幾條小魚，臉被寒風打得紅撲撲的。她重新燃起一

堆火，就著火苗烤鮮魚當早餐吃。他沒敢吃她遞給他的食物，他對自己的身體能不能接受這類原始的食物沒有把握，暗自慶幸著出逃之前曾花心思收集了足夠的「嗎哪」，暫時可以不必為營養補給問題煩惱。

他靜坐一旁等女人吃完早餐，看著她熄掉火，把所有的東西裝進了吉普車，又開上一條狹窄的坑坑窪窪的小路。她似乎被一種神秘的力量所牽引，在沒有任何路標與地圖的幫助下，一程程地趕著她以家為終點的歸途。

他們很少交談，因為兩人之間覓不著任何共同的話題，在這之前他們原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終於她開口了，告訴他，他們正開著的這部車子是她所屬的那個部族的公有財產，無論如何她得把它開回去歸還公家。他對這款以液化氮為燃料的老古董汽車認識不深，只知道它以低溫引擎為動力系統，燃燒的是大氣中的氮，是二十一世紀中葉的產物，目前已差不多絕跡了。開了一段路後，女人問他要不要學開車，他說願意，她便開始跟他解釋有關方向盤、手排檔、油門、煞車、離合器的功能及操作方法，聽得他一頭霧水。見他慢慢心不在焉起來，她突然歎了一口氣說，路還很長，要是他能與她輪番開車，也許他們便可日夜兼程，早一些到達目的地。

第三天的黃昏，終於到達她部族原來居住的地方。首先映入眼中的是隱沒在水草和鼠尾草草叢中的小溪。沙丘後面是個峭壁，峭壁上有一棟木頭房子，她指著那棟屋子告訴他，那是她

的家。回她家必須穿過整個村落，她把車子停在村中一個廣場，領著他往前走，一路指著一個又一個人家告訴他裡頭都住著些什麼人。可是眼前靜悄悄的，感覺不到一絲人的聲息，這使她眉頭越鎖越緊，雙唇抿成一條直線，終於忍不住快步穿過一戶人家的前門小徑，去叩那扇緊閉的木門。沒有回應。她又偏著頭大力叩了幾下，仍然沒有回應。

在她返身走向他時，他看到她瞪大雙眼直搖頭，突然想起來，她雖然早就知道五天前發生在「萬商廣場」那場大屠殺，但直到現在她才有了真確的感受。在那場巨變中，他心緒紊亂，被流血與死亡震懾得失去思考能力，完全忘了那事與她有著直接關係，直到現在，他才知道事情比他想像的來得棘手，發現那場大屠殺的死者原來全都是她的族人，他們傾村而出，要去索回被誘捕的親人，沒想到卻全部罹難了。

他站在原地怔忡出神，她則停在幾步之外靜靜望他，卻沒把他真正納入眼中。此刻的她正站在一個廣大黑夜的平原中央，在腦中聆聽曾經從這些已空了的屋子透出來的人聲笑語，和站在燈影中的故人。在長長的歸程裡那叫人肺葉顫動的顛躓中她形容憔悴地回到自己的土地與家園，然而它已成了永夜裡一個飄忽的夢。

他們來到了她的家。潮濕的灰色的霧緊緊裹著他們，被他們走動時帶起的氣流激攪得更加渾濁。木屋兩房一廳，壁爐在起居室裡，一張粗木桌子靠著牆角，鄧洪可以想像那是她死去的父親或兄弟親手做的。這是個令他害怕的地方，帶著陰森森的寒意，石牆上覆蓋著一層濕潤的

青苔，老鼠在煤氣燈被點燃之前的一瞬間四處逃竄，但一直能感受到牠們的存在，牠們在黑暗的隙縫喘息著，等著光線消失，好重新主宰一切。

鼠疫，黑死病，鄧洪心口一凜，想起原生人典籍上記載著的一樁又一樁疫情，一路上惘惘的威脅終於眉清目楚起來。是的，他正像一隻從介殼中活生生被拉扯出來的動物，赤裸裸地置身於草木皆兵的大自然之中，開始了自求生路的艱辛搏鬥。

他怕死，非常怕，置身於原生人粗糙蠻橫的生存環境，死亡不再是個抽象的哲學課題，而是一把架在頭頂上的刀斧，隨時可能鏗然一聲落在頸項上，因而他怕，很怕。

夜更深時他躺在黑暗中，思索著關於生死與不朽的種種問題。他發現原生人似乎比克隆人更不怕死，「萬商廣場」上殉難的那四百多個原生人留給了他這個印象。可是原生人有什麼理由不怕死呢？據他所知，原生人的科學知識早已毫不留情地粉碎了任何溫暖的彼岸世界了，沒有天堂，沒有地獄，沒有神的大愛在身後等著他們，在這種情況下，當無可逃避也無可安慰的死亡鮮活地擺在眼前時，他們是以怎樣的心情來面對這個孤境絕境的呢？

其實「死」本身是無從怕起的，他思忖道，因為人經驗不到，人真正怕的是「亡」，活著對他是個狹窄的已知，並沒有什麼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死亡卻是個寬廣的未知，一想到那片浩蕩無垠的虛無，任誰都會感到莫名的恐慌，為了規避被它吞沒，就得繼續活著，無所謂熱愛或留戀生命。

有一小塊時間，他因為太過疲累而意識模糊了起來，中斷了對死亡這個問題的玩味，我便接過他的思緒往下推究，推究他到底怕不怕死，有沒有理由怕死，於是不得不回到故事起源的地方，回到那個遙遠的未來。

•

這個故事發生於同等於耶穌紀元二二五二年的「桃莉紀元」二五五年，我沿著稿紙格子一格格前進，在不可逆的時間裡遠行，直抵自己想像力的底端，進入一個克隆人的精神核心，陪他攀登進化的山峰，一步高過一步，每一步都比前一步更接近天堂，又陪他從那座共有、科技、理性、優選、劃一、安定的人造天堂出走，到了文章一開頭這個荒野中的廢棄木屋。

現在他已入睡了，死亡這個問題暫時不再煩擾他了，但是也說不定，他也會作夢，一旦他入睡了，夢屑子便滿天飛舞籠罩著他，裡頭也許也包涵著死亡的各種變貌哩。

據說人見多了死亡就會慢慢習慣它，就不再害怕它，眼前這個克隆人對老病與死亡都很陌生，想必他沒有理由不怕。在他出生成長的那個世界，死亡已一步步被逼退，「儲壽銀行」的建制，已大幅延長了人的壽命——科學家早就發現，人類胸骨內膜有一條胸腺，出生時只有十四到十六克重，到了青春期，胸腺發育到達頂峰，重量增加了兩三倍，進入中年期以後，這些胸腺大部分被脂肪替代，成了人身上活動力最弱的腺體，這時他就開始老化。城邦的生物化學專家們，在一個人正處於青春成熟期時，從他身上提取一部分胸腺細胞加以冷藏，等他步入老年期時，再取出來注射到他已退化的胸腺內，便可以為他創造第二個青春期。專家們仍然無法

找到長生不死的生物程序，可是成熟的「儲壽銀行」制度，估計可以給他幾百年的壽數，這套制度發展到後來，竟奇異地取代了刑法大全與典獄系統，成了社會安定的主要依據。對一個作奸犯科的人，國家會按照犯罪積分扣除他的胸腺細胞，轉而犒賞那些功在邦國者，任何心懷不軌的人都得冒被扣除陽壽的風險，自然遏止了所有的犯罪活動。沒有犯罪活動，這意味著沒有人會死於非命。

估計如此順利平安地活上幾百年之後，他還有再生機會，一手包辦著養生送死的城邦中央集權政府，在每個剛剛誕生的克隆嬰兒身上施行了一個小手術，等他有朝一日壽終正寢，可以蓋棺論定時，一個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就會召開會議總結他的平生，假如他是個麻煩與爭端的製造者，政府就會銷毀冰藏著的他的再生細胞，要是他對社會邦國有建樹，他遺留下來的再生細胞就會被置於人造子宮培養成人，再錙銖亮嶄嶄新地活它一回。

唯一讓人不稱心的是，那個再生是生命中斷後的憑空再起，一個人的知覺與記憶無法從今生延續到來生，那個再生就是孤立的、絕緣的，主觀的感覺與過去和未來一律無涉，因而那個再生實際上對他並不具任何意義。

但是不久前事情又有了新的發展，有一群科學家正開始以電腦複製人的思維、個性、情感傾向與生命情調等，並成功地將之製成軟體，一旦人的肉軀進入衰老期，便可以把它給扔了，把這個軟體植入克隆出來的自己的肉體之中，便可以在靈肉都得以重生的情況下再活它一回，

也就是說，到時人的靈魂可以被載入一塊有機纖維製成的微小晶片裡，成了可以隨時從肉體取出或再植入的軟體。

鄧洪也耳聞了靈魂晶片的研發計劃，把消息透露給他的是他的最後一任輪值情人麗亞，他那個在火星屯墾計劃中擔任成本精算師工作的輪值情人。麗亞還透露，一旦這門技術發展成熟，首先會用在那些功在邦國的傑出人士身上，麗亞就是頭一批一千個的候選人之一。

他己身所出的那個世界絕對穩定，不存在人口過剩或勞力不足的問題，病痛基本上也被消滅掉了，全知全能的電腦控制了一切，它通過計算能力獲致真理，過與不及的事兒絕無僅有，克隆人依照自身被命定的職能從事不同的工作，人人適才適志，邦國在穩定中求發展，把攻堅目標鎖定在火星上，因應科技發展已逐步降低了火星屯墾的成本，使大規模星際移民成為可能，頭一批一萬八千人的義勇先行軍已在那兒安營紮寨，發展出第一個地球人之城，他們的第一個十年計劃是做到自給自足，所有的民生必需品與工業原材料都能就地取材與生產。

然而這個輝煌的遠景與他卻不太相干，他，鄧洪，一個克隆時代的原生人專家，受囿於被命定的職業角色，無力向行情日益看漲的外太空移民計劃靠攏，以圖謀較高的利潤回報，他曾自忖，在「原生人」這門落後學科上拚搏一生，就算再有創見，功勛積分也不可能太令人滿意，僅能享有自己應得的陽壽長度，不可能獲得額外增補，當然，邦國會按人權契約克隆他的下一

代，可那個下一代與自己又何干？那孩子將屬於邦國而不是任何人。還有，「靈魂晶片」既然被當成一種犒賞，就很難輪上他這種幹三等閒差的人。

不過這一切都不重要了，一旦他脫離了克隆人的世界，他也就脫離了它的統轄範圍了，命運於他突然變得叵測並具有無限的可能，生老病死都不再是個定數，未來飄忽神秘，像黃昏時最後一縷跳躍在他髮梢上的天光一樣微弱不可捉摸。他在黑暗中歎了一口長氣，我這才發現他並沒有睡著，他那萬分沉靜的佯睡姿態竟騙過了我。現在他在黑暗中對自己苦笑，為自己竟成為第一個自願脫離社群的克隆人而驚訝不已。

我這個來自母胎的可朽者對他可是滿懷同情。我細細讀他，他也目光瞿瞿地回應我的注視。他的世界是如此不同，我與他之間幾乎覓不著共同的語彙，從而沒有對話的基礎。在他的世界裡，生命不再來自婚姻的神聖盟約，不再源於血肉與情愛，也不再經過床笫與搖籃。他們是科技的登峰造極之作，逼近了人性的最後極限，他們又以登峰造極的科技，把他們一代代原生人遠祖曾做過的夢變成現實，把現實變成一個特大號的夢。

然後他一頭闖入原生人的世界，這個原生人專家，這個舊紀元與新紀元間的最後一名通譯，因為他，我這個故事才有了觀察與記述的切入點，也才有往下發展的可能。

在他真正入睡之前，終於得到一個結論，也是我的結論，也是所有原生人的結論——萬物都會死，鳥兒會死，樹木會死，河流會死，星球會死，太陽系會死，原生人會死，克隆人也會

死，這只是自然規律，宇宙間的生命都只有順應它的份兒。

況且我們並不知道生的背後是什麼，也許我們所知道的「生」只是一段序曲，正文還等在它後頭哩。然而置身原生人苛酷的生存環境，他一顆心始終顫顫的，每吸一口空氣，每往前邁出一步，都叫他有叵測之感，好像自己正毫無緩衝地暴露在各種死亡陷阱之前。

那些死去的人還全活在她心裡

他鬍茬很重，看上去像連著幾個晚上徹底失眠的樣子。他的確害著失眠症，木板床硌得他根本不能成眠，白日跟著無法清醒，經常連著幾個小時坐在硬板凳上，看女人屋裡屋外勞作著。女人動手滅鼠，把屋中瑣細無用的物件全清除出去，每個旮旯都打掃乾淨後，均勻地撒上一層灰色粉末。她一天到晚都在搜集食物，先在河灘上的灌木叢中尋找海鳥蛋，又用魚叉在河灣裡叉了一串小魚，當她把這串小魚甩在背上帶回家時，他聽見她輕輕吹著口哨，步子帶著舞蹈的韻律。

他沒敢吃她遞給他的小魚串，生怕自己的身體接受不了那麼粗糙的食物。他不太感到餓，可是仍然從背包夾層口袋中拿出一片「嗎哪」貼在掌背。她問他那玩意兒是什麼，他告訴她那是通過皮膚提供食物營養的一種膏藥，正式的名稱叫做「表皮傳導式營養配送系統」，具有人

體必需的各種營養素，在無法正常進食的情況下，往皮膚一貼，它就會根據需要啓動並釋放出各類營養來餵養人體，它同時還有監測血壓、心率及體溫等功能。

她瞪大眼睛看著貼在他掌背上那個小東西，一臉狐疑，「貼上它你肚子就飽了嗎？」「貼上它我就不缺營養了。」「這個小東西，不比一張紙厚不比一粒鈕扣大，當真能把你給餵飽？」「可以的，它直接提供我身體活動所需要的能量，它不是食物，不需要大到把胃填滿。」於是他告訴她，這可不是什麼高科技產品，早在二十一世紀初，當時美國軍方就已研製成功，做為置身火線上的士兵的特殊營養餐時，她眼睛瞪得更大了，他覺得有加以解釋的必要，又提到這項發明一直沒有進入實用階段，一般人仍然喜歡用口腔攝取營養，充分體會食物的色香味，直到二十一世紀七十年代，東歐發生了大規模區域戰爭，美國連同一個叫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同盟一起出兵干預，這玩意兒才第一次派上用場。它確實可以全面性地代替傳統食物，但是用這種方式餵養士兵，卻大大打擊他們的士氣，他們在戰場上出生入死，卻得不到一杯熱咖啡或一片冷火腿肉，當然不滿，當然憤怒，當然厭戰，後來各國政府都學乖了，知道不管補給如何困難，一定得往士兵口中塞些食物。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

我是個原生人專家，專門研究原生人的歷史。

他還告訴她，其實她也可以知道跟他一樣多的事情，說因為她的頭腦比她自己想像的要靈

光許多，充分開發的話，起碼可以裝進五十倍於一千萬冊她常讀的那類書的內容，「它的神經細胞相當於整個銀河系星體的總數，細胞與細胞間每秒可以完成的連接高達一千萬億次。」她靜靜地聽著，到後來卻搖起了頭，直望他的眼睛，說：「我不喜歡多，也不喜歡快，只喜歡那些能打動我的心的東西。我的頭腦不是一座圖書館也不是一座資料庫，它是我的後花園，我從外頭採回美麗的花草樹木，把它們種在裡面，讓它們自由生長，讓它們互相交配、繁殖、變種，我要的只是到裡頭去徜徉漫步就好。要活得美好、詩意，我不需要讀那麼多書，像你剛剛說的，一千萬冊的五十倍，不，好的書，我只需要讀一千本就夠了，不，不需要一千本，一百本也就夠了。」

她的話讓他陷入沉思。她只需要讀一百本能打動她的心的書就可以活得美好又詩意了，而他的頭腦裡裝進了成億成億的書，心靈卻從不曾真正感到充實，這裡頭一定有些什麼事錯了。他思忖道，事實上他並沒有開發自己的腦容量，他也沒有讀下那麼多書，在他已身所出的那個世界裡，自然的生物進化已讓位給更有效率也更有條理的科技進化，他的頭腦是人腦與機器的混合物種，混血透過顯微科技來完成，一種會自我複製的超微型機器人游走在他的血管之中，分分秒秒與他的腦神經互動，那些小機器人時時刻刻在掃瞄他的所有腦神經細胞，還會透過無線通訊系統與腦外城邦資料庫的電腦連線，建立了一個包含所有腦部內容的龐大資料庫，比如當他想到「嗎哪」這個詞時，庫存在腦中的關於「嗎哪」的全部知識便系統性地湧向他的腦板。

而讓這一切運轉無誤的，則是植在他右手掌掌心中的那個小小的身分條碼，它利用他的體溫產生的能量對衛星發射訊號，據此與城邦相關的電腦系統連線，從而把他與龐大的國家機器結成一體。

所以當他在說話時，也是國家機器在說話，當他在傾聽時，也是國家機器在傾聽，當他在思考時，也是國家機器在思考。啊，且慢，他的思緒在這兒中斷了，因為他想到要把自己從那部碩大無朋的國家機器裡分割出來，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事，這念頭如此叫他覺得恐怖與不潔，竟至胃部抽搐、喉道緊縮起來。

他決定能不思考就不去思考，一旦他開始思考，就是他內裡那個克隆人公民與那個原生人學者的相矛盾相對抗，卻永遠沒有勝出的一方。所以她下一趟出門時，他決定跟上她，用行動來代替思索。

他們下了峭壁，走上河灘，她說她要在荒地裡採集谷種，兩人尋尋覓覓走了好幾公里路，走得他雙腿都痠了。這時風越刮越猛，每一步踩下去，沙子在他們腳脖子周圍漸漸漏走，沙塵也遮蔽了天日。他們找不到回村子的路，就躲在一些岩石間避風暴，一直挨到了夜幕降臨。

見他嚇得瑟瑟發抖，她突然攬腰抱住他，說，不要怕，不要怕，我跟你在一起。見他安靜了些，她鬆開了他，拉他躲進一個岩洞之中，讓他在洞口積著一層浮沙的草叢上坐下來，她則偎在他身旁，用近乎耳語的聲量說，我來為你唸一首詩好嗎。

在我和世界之間／你是紗幕，是霧／是映入夢中的燈盞。見他豎起耳朵聽，她又往下唸。

你是口笛，是無言之歌／是石雕低垂的眼簾。

沙子繼續圈住他們的腳脖子，風也還在吹，但他卻不再像原先那麼恐懼了，他因為她的無畏也變得無畏起來，彷彿她與他這一趟出門，就是為了要在這河谷荒地上與眼前呼呼而過的風相邂逅似的。

在我與世界之間
你是日曆，是羅盤
是暗中滑行的光線
你是履歷，是書籤
是寫在最後的序言

在緩緩滑落的詩句之中，他覺得自己是自由的，免於恐懼免於揣測的自由，只讓那些泛著珠光的字眼滑入耳道，讓風兒一趟趟撲打在臉上。後來風停了，月亮也出來了，他們才踏著月光回到村子裡。

冷冷的月光下，一座座木屋彷如鬼影一般。他們經過村子，只聽見一陣響動，原以為又起風了，挨近了，只見幾十隻野狗在木屋之間奔竄。牠們躲著來人，一面跑一面對他們嚎叫。她

突然伸手過來抓住他，要保護他。當他們回到峭壁上的家，坐在小火堆旁烤火時，還能聽到不遠小山上的狗吠聲，整整一個晚上大風把牠們的嚎叫聲傳送到他們的耳畔。女人偎著他，告訴他不用害怕，告訴他那些野狗無法上到峭壁來的，這才使他的心寬鬆了些，終於在極度疲倦中跌睡過去。

在睡與醒交接的地方，他聽到她在嚶嚶哭泣。那些死去的人還全在她心裡，不管她去打魚、採集谷種、撿拾鳥蛋，或坐在篝火旁吃飯，她都在想著他們，因而落在她心上的負擔還要比落在她肩上的負擔沉重得多。

「爲什麼」的代價

為什麼他要出走？他一日又一日地思索著這個問題，現在他又陷入沉思之中，這回腦中浮起的是那具倒在他研究所大樓牆角邊的屍體。

那具原生人的屍體像個大布娃娃被硬心腸的孩子隨手丟棄在那兒，磨損的衣領，穿了幫的皮鞋，被死亡滌去所有表情的臉，使他大大受到震動，那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死人，胃部不由得一陣抽搐，腦中轟然一片空白。

城中廣場還躺著四百多具這樣的屍體，他曾親眼目睹他們如何在鐳射死光中一一倒下，心

中揣測著城邦主席對這次屠殺會有什麼看法。當天晚上他熬了一個通宵，反覆起草他對這個慘案的建議，依他看，那些動武的警衛隊隊員應該在申斥之後一律解除軍職，之後，主席應該做一次全面性調查，徹底弄清楚是誰下達命令讓真鎗實彈的警衛隊隊員對手無寸鐵的原生人兄弟開火的。主席還應該宣佈為期一週的國喪，下令全城及其他結盟城邦都下半旗致哀，追悼罹難的原生人兄弟，促使慘案有個文明、體面的結果。

但是隔日的小組會議上，主席根本沒有讓他發言，會議開了很久，在最後自由發言時間，他幾度按鈕爭取發言機會，都被牆上巨大的主席半身浮雕打手勢壓下了。

那天黃昏時刻，就有命令傳達下來，要他換辦公室。大屠殺之前，他大約已爬到他這生可能爬到的最高位置，他的辦公室已由地下十五層的一個沒有窗子的小單間，移到主席辦公大樓的側翼，矗立在一片綠蔭之中，底層有迴廊與主建築相通，四面是柔和如緞的侏儒草草坪，玻璃牆面鎮日裹著一層潺潺流動的水簾。當他們把他連人帶屋整個卡匣從主席辦公室側翼大樓退出來，用浮舢運回地底下十五層那個原來的小單間時，他知道自己已遠離權力核心，同時每個工時折合一般雜役三十五個工時的待遇也不再屬於他，甚至他累積的所有功勛積分，也都可能被悉數扣除。他知道大勢已去了。

在那個位於地下十五層的小單間，與他作伴的除了他案前電腦裡那些已無需再處理的文件外，就只有單間外面廊道上的一台簡餐製造機，雜役們一日幾回進進出出，餵它們有機土原材

料，一面輸入各種程序，讓它製造出廣東炒飯、咖哩雞飯、西班牙海鮮飯或阿拉伯古斯古斯小米飯之類的熱食，供應整棟大樓的低階層文員食用。

韓森與他見了一面，告訴他，上級已撤掉兩人的職位。他與韓森在多年共事中，曾培養了些私人情誼，主要是因為在原生人這個冷門學科裡，兩人都有壯志難酬之感。但是臨事時韓森也不敢出面為他說話，上級要韓森把原生人研究所所有對外通訊資料及儲存在內部封閉網絡中的所有文件都傳輸給城邦安全委員會，韓森也都照做了。

韓森與他那最後一面，是跟他道別，也有請他諒解之意，因為韓森傳輸出去的文件中包括那封他熬夜寫就，隔日在參加小組會議之後，卻發現會拂逆上意而準備銷毀的給城邦主席的信件。

後來他推想，就是那封信惹出來的禍。

雖然上級完全可以不採納他的進言，只當沒有他這個人這檔子事存在，可事情卻沒有這麼簡單，執政當局早已習慣了唯命是從的大眾，任何異議聽起來都分外刺耳，都會調動各種力量加以消滅，不惜小題大作，非但降了他的職，奪去他的所有功勛積分，還暗中監控他的一舉一動。韓森之所以借找東西的名義回兩人從前共同的辦公室與他見最後一面，就是怕如果以任何通訊工具與他接觸，會被上級截收。

在地下十五層的辦公室裡，他感覺自己已徹底被整個世界遺棄和遺忘，那形同一種活埋。

他一次次重溫牆上城邦主席半身浮雕對他說話時的表情與口氣，一次次更加確定自己將會永遠被活埋在這個暗不見天光的地下世界裡，傲氣與尊嚴將會徹底被摧毀。

在接下來的兩天時間裡，在那架早該淘汰的簡餐製造機的嘶嘶呻吟聲中，他憶起大屠殺當天的一些片段經過。大屠殺開始之前，他打開窗子往外探看，人群發出來的海濤般的聲浪同冷空氣一起湧入室內，那些衣衫襤褸的原生人一直想維持靜默，可總有人小聲地講點什麼，他身旁的人就得回他的話，耳語的嗡嗡之音就匯集成海濤般的浩瀚轟鳴，那轟鳴聲傳遞出一種不安與難解的壓抑之感。

騷動取締令終於簽署下來，萬商廣場的警衛隊隊員終於拿起了盾牌。這時整個街區的交通都中斷了，上下八圈環城公路都設了路障，數位電視牆面上進行的節目畫面消失了，幾秒鐘後出現的是城邦主席對全體居民的講話，他要所有還在戶外活動的人都進入室內，「因為眼下城邦面臨了一個非常狀況」，等局面控制下來後，才再開放所有的公共場所云云。這是一位老人，講話的時候緩緩地打著手勢，那雙大手揮舞著權勢的鋒利大刀的同時，也在探索著真理與正義。他銀色的眉毛密密匝匝連成一線，尾梢消失在太陽穴旁的髮腳裡。他是城邦唯一被允許蓄鬍的人，一匹濃密的銀白鬍子覆住了整個頸部與衣領，據說那是智慧與男子氣的表徵。關於這位權勢人物的謠傳很多，其中最普遍的一種是，他是虛擬的，是一個八人小組共同的化身。

指揮大局的是警衛隊隊長林德，他讓隊員單行排成一個圓形，把暴民困在其中，這個銅牆

鐵壁般的行列始終保持著一式的隊形，始終聽令行事，謹守最高指導原則，只要暴民有突圍出去的意向，便加以撲殺。

列隊的士兵不斷縮小包圍圈，逼得被困在其中的原生人也不斷後退，在驚慌中相互擠壓與踐踏，嗡嗡的耳語聲變成了此起彼落的銳叫，有人開始突圍，徒手格開那些透明的盾牌，這時突然噴發了幾道鐳射死光，噴出的鐳射光注變成激流，沖垮了行列兩邊的側翼，廣場瞬間煙霧瀰漫，空氣中充滿了燒烤肉類的焦香味。還沒有被射殺的原生人爬起來蝟集在一起，以便互相保護，他們用自己的肉身形成一個防禦體。

這一切結束之後，也就是說，湧入萬商廣場的原生人全部被消滅之後，警衛隊隊長召集全隊隊員精神訓話。他聽不到訓話的內容，卻可以猜得出來，不外是說這是一場防衛城邦安全與生存的聖戰罷，只見隊員們的騷動情緒慢慢在聆聽訓話中被安撫了，隊伍中瀰漫著一種榮譽得到尊重，正義得到伸張，法律與秩序得到恢復的自豪情緒。

他失魂落魄地跌坐回椅子裡，下巴直顫，看來像極明顯的咀嚼動作，兩道晶瑩的淚水劃過他的面頰，他眨眼睛想止住淚水，但沒辦到。突然他起身想站起來，向門口走去，一跨出大樓門口，便看到那具倒在外面牆角的屍體，那屍體四肢攤開來，像什麼廢棄物一樣被扔在那裡。

他退回辦公室，這時牆上城邦主席的半身浮雕開始對全體居民講話，主席把這次慘案說成原生人的入侵，「對於這些嘈雜，帶著異臭與各種病毒的半人半獸，除了徹底消滅他們，我們

沒有其他辦法。」他移步走出辦公室，卻被正對著他關起的門堵在那兒，一轉身，發現主席的半身浮雕正在對他個別談話：「你現在可以把你有關原生人的全部知識，在自由經營的公開市場，按照它真正的價值拋售出去了！」

下班後，他沒有直接回住處，卻是一遍遍地在萬商廣場附近徘徊。所有原生人的屍體都被清除掉了，他從西面的劇院區走到城邦政府大廈，再從南面的公共資料庫蕩到北面的廣場大飯店，途中經過原生人曾涉足的每一寸土地，可是卻連一滴血漬也沒有看到。生活在繼續，只有傻瓜才會跟自己過意不去，好奇殺死一隻貓，每一個「為什麼」都有它的代價，輕易問不得的，但他問了，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這一問便成了社群的叛離份子，除了降職並剝奪所有既得的功勛積分外，可能會受到長期冷凍，在地下十五層的小單間研究室裡，繼續研究一門已無人問津的學問。

除了出逃，他也實在找不到第二條路走了。

黃昏時的舒伯特

女人坐在窗口看書，鄧洪則靜坐在屋簷下一張破舊的藤椅裡眺望遠方海面。他一回頭便看得到她手握書本專注書頁字裡行間的神情，但他不敢再回頭，那場景擊中了他內心某個最柔軟

的部位，喚起了一些遠古的回憶，使他情不自禁地目追神馳。不久前他才跟她學會看書。

人類在進入克隆時代之前，早已進入了「無紙張文明」，紙製書籍在發達地區已絕跡了一百多年，但是流竄在城邦外圍的原生人，卻固執地保存了紙張文明，他們發行報紙、雜誌、印製各類書籍，互寄手寫的信，據他所知，有一支滯留在「彥青保留林」林區的原生人開辦了一家規模極大的紙廠，原生人用的紙張泰半出自那裡。

女人看書時極端專注，看了一段後會閣上書頁，把書捫在心口，眼光落在書中某一點，可這時她早已書遁而去，對外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那雙正在看書的眼睛，有著好奇的穿透力，表現出一種森林野獸的機智與狡黠，這雙眼睛吸引他，使他迷失，引發他內心一種無名的哀愁，鼓動他的遠行之志，那遠行的方向不是朝前，而是折首向後，向著遠古傳說中那座失去的樂園，向蛇，向智慧之樹，向所有原生人未徹底洗滌乾淨的罪。他害怕了。

除了看書，女人也經常聽音樂，她那台錄音機總是在黃昏時刻響起，憂悒的男高音一聲聲地唱，像海浪一樣拍打她的心扉，那歌聲閃耀著月光般微弱的銀白亮澤，她眼前跟著出現了夜空下杳無人跡的遼闊沙丘，沙丘上一行行獨行者凌亂的足跡，從虛無吹來的風又向虛無吹去，遠處河面上出現了帆影，徐徐向岸靠攏，她彷彿可以看見風帆背面的暗影和船首破水前進時那兩股湧動的奔流。

我也停筆傾聽，沒聽懂歌詞，可聽出那是舒伯特，跟她，跟克隆人中那個原生人專家一樣

深深受到觸動，那陌生的男高音一定是在唱夢、唱童年、唱故鄉、唱母親，唱家屋後面的小河和白楊樹。

音樂終於歇止的時候，她仍然坐在椅子裡，光著的腳板彷如一對入眠的鴿子棲息在冷地裡。她眼神茫然地望著虛空，像剛剛參加喪禮回來，深深陷在悲哀之中。

她終於哭了，不由得把臉埋入雙掌之中，肩膀抖個不停。屋簷下的他伸手去摸臉頰，摸到一點涼意一點濕意，把沾在指端的晶瑩的液體放到指尖上去嚐，感到了海潮般的鹹味，大大驚奇於自己正體驗著的陌生情緒，卻吶吶無以名之無以表述。

我知道那無名的情緒叫什麼，那是鄉愁。

他的出逃難道是一件不關緊要的事嗎

木屋的供電暫時不成問題，女人死去的父親在峭壁另一頭的高地上安裝的太陽能發電系統還在運轉，但是食品與日用品卻日漸短缺，迫使她一趟趟到峭壁下村子的空屋中去搜尋，用籃籃提回一大堆瑣細的傢什。

她每從籃中取出一樣東西，便同時把它的名稱及用途介紹給他。這是蠟燭，停電時可以代替燈。這是麻繩，用來綑東西。這是一塊胚布，用途多得很，做窗簾、被單、枕頭套或內衣都

可以。這是手電筒，夜晚外出時照路用的，可惜我沒找到乾電池。這是個小鬧鐘，報告時間也叫人起床，也得有乾電池才能用。瞧瞧這支鋼筆，沒有墨水了，再也寫不出字來了，多可惜。這是一把剪刀，剪紙剪布剪繩子，也可以拿來剪頭髮，得把它磨利一些才好使。這是一本書，是一個哲學家的書信集，用很多篇幅探討人類重返「高貴的野蠻狀態」的必要性，我一直想要讀這本書，今天不小心竟被我找到了。

村子空屋裡儲存的食物原本就不多，肉類大部分被野狗群闖進去叨光了，剩下一些乾果及谷類，她分批搬上峭壁上的家，妥善地儲存起來。

用水似乎也是個問題，女人告訴他，一旦夏季裡少了風暴，雨也下得不夠量，雨季又很快過去的話，就會出現乾旱。雖然峭壁上有個瀑布，村子裡也有兩眼很好的泉水，但是在乾旱季節裡，泉水水位會一逕低落下去，大家就得節約用水，在她記憶中，這塊水澤之地也曾發生過水荒，迫使村民向外流徙。

說到這裡，她雙眼一黯，告訴他，也是在這樣的季節裡，另外一個部族會乘船渡海而來，到這裡安營紮寨尋找食物和水源，有時因為搶用水源和她的族人發生衝突，「現在的問題是，一旦他們發現村人都不見了，房子全空出來了，他們可能就會在這裡長住下來，說不定他們已聽到大屠殺的消息，這回來會把整個部落都搬過來哩。不過他們在這裡住下來也不是壞事，因為光我們兩個人，是很難在這個荒地上活下去的。」

他猛然搖頭，他害怕變動，由她的眼神，看得出來她也害怕，看得出來她並不喜歡那個老來她們的地頭與她們搶水搶食物的部族。他思忖道，眼前這個原生女人稱得上是個舒心的伴侶，他與她之間存在著原生人所謂的友誼與恩情，所以她處處為他設想，可是其他原生人對他這個克隆人一定多少懷著敵意，光想到不久後會有一大群陌生的原生人到這裡來，他就滿心福禍難卜之感。

另外一件令他惴惴不安的事是，追捕他的人遲遲沒有出現。他的出逃難道是一件不關緊要的事嗎？為什麼始終沒有人來追捕他？或者他們用什麼方法一直在監控他的行動，只是他沒有查覺而已？他們希望他活著還是希望他死去？或者他們根本無所謂他的死活，就這樣任他自生自滅？風沿著山壁爬上來，夜裡開花的素馨送來一陣陣香氛，海濤在作驚天動地的深呼吸，不知怎麼他感到一陣心悸，又是一個無眠的夜晚，浮凸微明的窗櫺上星光如霜粉，他走向窗邊，撩起窗簾一角，看到月牙挑著不遠處一棵松樹的樹梢，樹梢上是厚厚的夜，夜上邊是無盡的天，天上有數不清的星星曳著。聽著窗外如雨水般樹葉的嘈切之聲，他心上有個深深的空洞，那個空洞越來越大，眼看就要把他整個兒吞沒了，逼使他去屋中另一個生命那裡尋找一點依靠與溫暖。

女人也仍然沒有睡去。這個晚上，像許多不眠的夜晚一樣，她任何企圖睡去的法子都用遍了，數綿羊，數到八百多隻，越數頭腦越清醒。想像著自己的血液循環，跟著血由心臟出發，

擴及胸腔，向四肢漫去。給自己催眠，告訴腳趾頭你睡著了，告訴腳掌你睡著了，告訴小腿、膝蓋骨、大腿、股溝、屁股、膀胱、腎臟你睡著了你睡著了你睡著了。甚至回憶在這張床上作過的夢，無數的夢。冷冷的樹濤與海濤不停地抽打著她的思緒，這是一天裡死者復活的最佳時刻，她的心虛應以待，這時海面上的霧從敞開的窗子漫進屋子，在每個角落迴蕩，漂游的霧氣形成一個個模糊的人影，是那些死去與離去的人，海濤與樹濤也彷彿是他們在絮絮低語。

下一分鐘，他已在她的床上，睡在她死去的妹妹空出來的位置，她則混身抖得像片風中的葉子。

她所做的一切一定都有道理

天氣好的日子，女人會下到礁石中間去搜尋鮑魚。她用海草編了一個籃子來裝鮑魚，往往不到太陽當頂的時候，就把籃子裝滿了。這些鮑魚悉數放在大岩石上面曬乾，儲存起來做為過冬的食物。雖然他仍舊不敢跟她吃一樣的食物，可是她算定那一天遲早總要到來，在儲存過冬的食物時，也預先準備了屬於他的那份口糧。

他發現自己打心底崇拜這個原生女人，她勤奮、聰敏，承受挫折的能力大得令他吃驚，而且會就地取材創造出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他看著她為了煮熟野谷子和野菜，用河邊採回來的蘆

葦編了一口細密的籃子，籃子曬乾以後，她把從海邊撿回來的幾塊瀝青用火烤軟，把它抹在籃子內面，這樣籃子就不會漏水了，接下來她只要燒熱一些小石頭，丟進放了水和野谷子的籃子裡，就能做出粥。

他吃了她打給他的粥，他信任她，相信她所做的一切都有道理。基於對她的信任，他一步步融入原生人的世界裡，在不知不覺中捨棄了一些習慣建立了另一些習慣。在慢慢啜飲那碗粥時，他悟出了些道理，原生人建立的文明，是以「忠誠」和「信義」為支柱的，人們之間就是據此來行動，來彼此反應並理解的，以便協定出什麼是可靠的，如金錢與債權、愛情與友誼、法律與人際關係等等。

對他喝下去的那碗粥，他的身體並未起排異反應，於是他又壯著膽子吃了她遞給他的烤鮮貝。鮮貝的滋味美妙極了，這滋味他從未嚐過卻能立即接受，這當兒他不由懷疑起「萬能複製機」的能耐了，克隆人食品專家們說過，他們模仿得出自然食品的各種口感與味道，可在品嚐過原生人調理出來的麥粥與烤鮮貝之後，他便斷言這樣的天然美味，食品萬能複製機絕對複製不來。

眼下他總算勉強適應了原生人的生活方式，要是他心中少些恐懼，精神多些餘裕，或者就可以與這個原始粗糙的世界相與相安了，可是在這個危機四伏的環境裡，他怎麼能免於恐懼呢？黃昏一頓飯時間，就老聽到不遠山陵上的狗吠聲，隨後一整個晚上，大風不斷把野狗群的嚎叫

聲送到他耳畔，直到隔日天亮，他踏出木屋，野狗群的嚎叫聲也沒停止。她見他一臉不安的神色，告訴他野狗窩在另一座山的大山洞裡，野狗群從沒上到這邊的峭壁上，可這些話也沒能真正安撫他。

女人到峽谷去採集谷種時，他就坐在峭壁邊一塊岩石上看海。北面深海掀起的波浪向岸邊滾滾而來，波濤在岩石上撞得粉碎，連吼帶叫進了岩洞，白色的水花向四方飛濺時，隱約可見虹影，這景象使他既害怕又著迷。他發現這個地方三面環海，是一片廣闊的海草區，除了讓海風吹得長不高的小樹外，景況非常淒涼。倒是海很可觀，海，比起陸地上的一切，真是個偉大的非常，它變化莫測，時而溫柔時而猙獰，當巨大的浪頭雷鳴般地撞擊著岩石時，他一顆心都快要從胸腔跳向喉嚨了，可風平浪靜的時候，他所看到的一切——海面上嬉戲的海鷗、守護港灣的礁石、鑲在浪邊的白色泡沫，和抹平沙坑的潮水——這些都使他心裡充滿詫異與歡愉。

在他四周到處飛著海鷗，一開始他以為那些大鳥只是在隨興飛翔嬉戲，可不久他就發現牠們正在獵食。這段海岸扇貝特別多，這是女人早先告訴他的，扇貝就生長在浮起的海草葉子上，當牠們繁殖得太快時，牠們寄生的海草就被壓沉到海底，儘管這樣，海鷗仍然捕捉得到食物，牠們用嘴銜著捉到的扇貝，飛到離礁石很高的上空，再把扇貝扔下來，然後向礁石飛撲而下，從摔碎的貝殼中叼去扇貝肉。他睜大眼睛看著扇貝像雨點一樣從天而降，落在礁石上，看著海鷗俯衝下來享用牠的勞動所得時，心中充滿著感動，大自然到處上演著各種生物為生存所做的

掙扎努力與動人機智，不由得讓他對生命的艱辛與莊嚴肅然起敬。

在他看海鷗獵食看得陶然忘我時，卻聽得背後一陣響動，回頭一看，只見一隻大黑狗正站在一個矮樹叢中，單單露出頭部，一雙晶亮的綠眼睛正死死盯著他。一股涼氣從他腳跟迅速往上爬，凝結在後腦勺。他受的這個驚嚇是如此之大，簡直是刻入他全身每一個細胞裡面，在這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他身後發出的任何響動都會讓他發怵，頸後的皮膚彷彿長出了視神經，連一隻鳥飛掠過都能感覺到。

現在那雙綠眼睛仍然死死盯住他，大黑狗卻從矮樹叢後面現身了，牠無聲無息地逼近他，身軀越來越龐大……他提著一口氣，氣尾卻化做一聲銳叫。

在他的銳叫聲中，大黑狗應聲倒地，他來不及意會到那是怎麼一回事時，只見女人躍過躺在岩石上抽動四肢的大黑狗，向他飛奔而來。是她丟出一支飛刀殺了大黑狗！在意識到這一點時他眼前一黑，暈厥過去。

來福

她飛起的那一刀射中的是大黑狗的胸膛，大黑狗趁她在護理他時，逃了開去，待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背回木屋中休息以後，她又出去找那隻受傷的野狗，終於在一個小樹洞裡找到

牠，飛刀仍然插在胸口，它只得用一隻腳墊在身側躺著。

飛刀沾滿了血，黑狗頸上厚厚的皮毛也被血弄得稀髒，牠軟弱無力，任由她把牠抱回峭壁上的木屋。「這狗很重，」她告訴他事情經過時，補充說道，「我只能跪在地上，把牠的前腿架在肩膀上，才能把牠整隻扛起來。」

妳為什麼要救這隻會咬人的野狗？

牠們原來不是野狗，是我們養的狗，這兩三年來因為逢上乾旱，隨著又來了暴雨，糧食嚴重不足，我們被迫把牠們放生，免得牠們跟著我們挨餓，或是被跑來這裡紮營的留旺族人逮去吃了。現在我把這隻大黑狗再救回來養著，很快牠又會變成一隻家狗，可以保護我們。你不認識狗這種動物，狗是我們原生人最好的朋友，這一隻看起來是純種狼狗，很凶猛，可是一旦牠與你交上朋友，牠也是最忠誠可靠的朋友。

大黑狗緊閉雙眼，卻張大了嘴喘氣。幸虧飛刀刀尖很細，雖然插得很深，拔出來倒順溜。接著她給牠清理傷口，又倒上了些加了草藥汁的清水徹底消毒了一遍。做這些事時，牠躺著一動不動，連眼睛也沒有睜開。

他回房間找出一具可以輕巧握在手中的小玩意兒，大小與他腕上的手錶電腦相仿，先輕輕在大黑狗的傷口上敷了一張巴掌大的綠色膜片，用手中那個小不點射出來的小束紅光，瞬間把綠色薄膜直接「焊」在創口上。

「這是什麼東西？」她問。

「這是最簡單的一種紅外線激光器，」他解釋：「用妳們原生人的話，可以叫它傷口補丁機。」

「綠色那一片呢？」

那是從動物組織分離出來的一種叫彈性蛋白的物質，這種彈性蛋白可以製成動脈與靜脈的替補物，也可以當成腸胃或膀胱穿孔時的「補丁」貼在創面。為什麼是綠色的呢，因為只有把它染成綠色的，它才能充分吸收紅外線激光，妳也許又要問為什麼是紅外線激光呢，因為紅外線激光才能穿透正常組織而不會造成任何損傷。

狗的傷口立即癒合了，但是由於失血太多，牠還很虛弱，她一天裡要餵牠好幾次水和食物。看來鮮貝一定很滋養，幾天以後牠已能屋前屋後到處走動了。一開始牠不願意從她手中叼走鮮貝，她不得不把鮮貝放在地上，有幾回她向牠伸出手去，牠馬上警覺地後退，還露出了一口白生生的牙。直到第五天她從外面回來時，牠才迎到門口去，對她搖尾巴，於是她給牠取了個名字：「來福」。

他模仿她的動作也餵來福食物，可是來福對他的警戒卻始終沒有消除。因為你害怕，你的動作不自然，牠感覺到了，牠把這個解讀成你對牠懷著敵意。你知道嗎，你要先信任牠，一旦你信任牠，你就不再害怕牠，你在接近牠時表情和動作才會自然，這時牠也會反過來信任你。

來福與她越來越接近，慢慢竟至形影不離，屋中閒著沒事時，牠會蜷縮在她身畔舒服地打著呼嚕，偶爾她出門沒帶上牠，只要遠遠見她從外頭回來，總是飛奔向她，用牠厚實的背脊與頭顱輪番在她腿側磨蹭著，散發出熱騰騰的友好與歡忻，這種親密體己的人獸關係吸引他，叫他暗自嚮往，因為在他出身的那個號稱「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克隆人世界，他還從未和任何人或動物建立過任何形式的依屬關係，就連與歷任「輪值情人」的交往也浮泛如水，五年的輪值期，雙方往往就在虛應故事等因奉此的心態下，約幾次會造幾回愛便草草打發掉了。

現在置身這個文明的邊陲地帶，看著原生女人無猜無防地與他這個異類和那隻凶猛的獸相依為命，把兩個闖入者坦然無間地納入她的生活中，不由得滿心欣羨與感激，再回頭想起城邦生活的種種，尤其是「輪值情人」的行制，才頭一回發現它的荒謬性，怎麼連人的情感生活也處處受到公權力的強制？

打他一出生，「輪值情人」的體制就存在了，以前他一直認為那套體制的頒行是出自權威當局的一番美意，堪稱一項德政，按照他當時的想法，既然城邦居民一出生就有了上智下愚的天然職能與層級，那麼就只能在情愛風流方面去衝破人為的等級差別，由公權力作主，使人人的社交身分達到齊頭式的平等，進而實現階級文化的雜交。五年一換的「輪值」制度也別具用心，想必是對遠古社會「公妻制」的一種善意模仿，要讓每個男子都有機會跟各種類型的婦女交往，每個婦女也有機會和所有不同類型的男子共譜戀曲，讓愛情不再帶有排他性，讓戀人不

再成為自私又封閉的兩人聯隊，讓城邦社會成為一個一切共享的大家庭。為此權威當局還設立了「偶配專署」，讓全體人民五年一度玩大風吹式的配對遊戲，不過這大風可不是胡吹一氣的，它是各路專家依最大的社會效益做出的排列與組合，以促進社會進步與和諧為第一要義。拿他的例子來說吧，先後與他這個「專家級」的人配過對的，就有「雜役級」的農工、牧工、廚工，「技役級」的浮舢駕駛人，「技士級」的人造海灘救生員、公視電碼系統調度員、公廚營養與衛生觀測員，「專家級」的辭語生命週期專家，「學人級」的外星移民成本精算師、城邦大氣品質分析師等。那是對人類社會實行了幾千年的一夫一妻制的顛覆。

他對那套體制是否得宜從未有過懷疑，大概也沒有人對它有過懷疑，它就跟城邦社會的大小事件一樣來得天經地義、井然有序，活在其中，只消把自己按入那個大模子裡，一切就不出錯了。所以對五年一換的輪值情人們，他就像接受一項工作任務那樣接受下來，從不問她們是誰，她們喜歡些什麼害怕些什麼，她們彼此之間有什麼不同，也從不特別喜愛這個特別排斥那個，走了之後並不懷念來到之前也不盼望，因為對他而言，她們全都一樣。

這種在感情上對情愛與性愛對象的不區分，據說正符合了古希臘哲人柏拉圖的理想設計，在柏拉圖那裡，誰同誰結為夫妻由抽籤決定，孩子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那個理想國拋棄了個人情感，替之以集體情感，公共家庭的出現代替了個體家庭，集體父母代替了個體父母，以免任何一對男女結合為「自私的兩人聯隊」。

沒有自私的兩人聯隊，生活在城邦裡，每個人都是周全的福利政策的受惠人，誰也不依賴誰，誰也不需要誰，建立愛情所需要的心理紐帶和物質紐帶並不存在，再說，克隆人跟原生人那種來自母胎的易朽者還有一個大大不同的地方，他們不需要靠性愛來施行分身術，保持種族延續，以實現生物性的不朽。至於城邦醫學專家一再強調的「適量的性愛與情愛活動是維持一個健康機體必不可少的生活內容」，也早已成了一個被打破了的迷思，人們發現性愛與情愛能辦到的，「普那騰」和「普躍」也辦得到，而且效能還要更大。

現在看來，那個社會真是一個情感的荒漠，活在其中得到的愛的照拂，遠遠不如來福這隻適緊緊環繞著，所以對愛的缺如毫無所覺，因為他們活下去並不需要那種飄忽神秘的東西。被馴化的流浪狗的千百分之一，然而那裡卻是個物質的天堂，人們打一降生人間便被安全與舒

而眼下他身處的世界卻完全不一樣，在這裡，他從女人身上感受到愛與善意，然而這愛與善意卻無法使他從他深陷的疑慮重重、福禍難卜的心理危機中抽拔出來，不知道自己在這個蠻荒世界裡這麼沉重又這麼苦楚地活著究竟是為了什麼，再繼續下去的活，又能活出什麼結果什麼轉機呢？這兒什麼都沒有，連水也是女人一桶桶從峭壁另一頭的一個泉眼挑回來的，只捨得拿來飲用與烹煮，他們已徹底還原成為獸，一日日任由污垢像疥瘡似地結積在皮膚上，直到某個晴好的日子到來，才能涉入河水中把自己徹底洗滌乾淨。

為什麼追捕他的人始終沒有出現？

要是他們找上這裡，願意給他一條活路走，他一定會就範，這一趟活罪他已受夠了，只想回去安分守己做人。

為什麼追捕他的人始終沒有出現？

她

留旺族人果真隨著北方的乾旱季節來到這個海濱三角洲。那天天剛破曉時，她被一種奇妙的直覺所牽引，一睜開眼睛便翻身下床，走到窗邊，撩起窗簾往外看，「來了！他們來了！」邊說邊指著灰色的海面給也站到窗邊的他看。

起初那些浮在遠方海面上的船像一個個小貝殼，可是漸漸變大，看來又像一隻隻收起翅膀的海鷗，終於在初升的太陽照耀下顯現出它們的本來面目，原來這都是些掛著白帆的單帆小船。

真正深入原生人的世界之後，他才知道他們的文明退化到何等地步，眼前這些單帆小船的工藝水準，大約同等於十三、四世紀時歐洲人製造的同類船隻罷。原生人的文明在近半個世紀由於人口的急驟減少而大幅衰退，他曾把這點列為研究的重要項目，立論基礎是生產與消費是工業文明的兩個支柱，缺一不可，沒有龐大消費隊伍的支撐，大規模生產的工業就無法存在，三十幾年前關掉最後一所合成布料工廠後，他們的紡織業差不多已退回手染手織布料的原始生

產方式，他查過典籍，這種水平相當於十六世紀中期的英國紡織工藝。而倒退現象還在持續著。

他曾提出申請，要深入原生人的部落去近距離觀察他們的生物習性，但是未獲批准，主要是怕他感染上致命疾病，再將疾病帶回克隆人的世界去。原生人住在偏遠的海濱與山區，誰也不曾深入那類蠻荒之地，因為害怕遭遇不測。怎麼會不會怕呢？那些原生人是母胎生的，由雌性在腹中孕育了九個多月，倒懸在一種稱做羊水的組織液中，透過一條肉管子從他寄生的母體汲取營養，最後才在血水與哀號聲中降生到這個世界來的，這麼低等粗糙的生命，肯定還帶著獸的所有野蠻本性與力道罷。

現在他卻置身原生人的世界裡，在朦朧的焦慮中又感到一種急驟加重的恐懼，站在女人身旁哆嗦著，好像得了重感冒，病了。她發現了他的反常狀態，問他是不是病了，他搖搖頭，挺直了腰，說：「我感覺害怕，害怕這些留旺族人會傷害我，我們不能找個地方躲起來嗎？」

她快速地從頭到腳打量了他一遍，是在估量留旺族人能不能一眼認出他是個克隆人，一面發出「這—這—」的發語詞，是思想進行中苦澀的步履聲。然後她雙肩一頹，說道：「你是對的，你有理由害怕，我們快收拾東西逃吧。」

他們逃到一個背海的山洞裡，離女人峭壁上的家大約有六公里路。那處山洞掩蔽在一排亂岩之後，女人說她小時候經常與同伴跑到這頭來玩，那時她們曾用半副鯨魚肋骨為山洞洞口築了道檻柵。於是她又講起她小時候目睹那條鯨魚給沖上沙灘的事。鯨魚在沙灘上碩大無朋地橫

著，村人紛紛提著籃子拿上大刀要去割取牠身上的肉，這時族長緊急召開會議，決定在大家動手之前先派一個神鎗手解決牠，免得牠無謂地受罪。鯨魚肉一天之內被割得乾乾淨淨的，留下一具龐然的骨骸在沙灘上，引來無數野生動物爭食殘餘的肉屑。很多個月過去之後，她一次次跑到這頭峭壁來張望，發現裸露的鯨魚骨頭一回比一回潔白美麗，可也一回比一回少了，到最後大部分細骨都被人拿回家去當裝飾品，只剩下肋骨還半埋在沙子裡。

那些鯨魚肋骨仍然在，女人把它們重新收集在一塊，一根挨一根豎在山洞洞口，再纏上海草繩，她告訴他，海草繩一曬乾就會收縮，因此會把這些鯨魚骨收勒得更緊密一些，任何人任何動物都無法從肋骨的間隙鑽入山洞裡。

來福一直非常興奮，在山洞裡鑽進鑽出，再小的旮旯都伸進鼻子嗅個遍。來福的存在對他像顆定心丸，這隻狼犬高大健壯，皮毛閃亮，而且對女人忠心耿耿，唯命是從。當女人在鯨骨籬笆下挖洞做為出入口時，牠也用雙爪拚命把沙土往洞口外扒。後來他也跟著動手了，因為他不能忍受自己比來福更沒用。他幫女人在洞口的底部和兩邊都砌上一塊塊石頭，又幫女人用一些雜草編成的草蓆把洞口外面蓋起來遮擋風雨。他力氣比女人小多了，這點他不吃驚，叫他吃驚的是，力氣這種東西竟然越用越多，也越用越猛，雖然等兩人用一塊能搬動的石板把洞口蓋住時，他差不多已直不起腰了，但是卻感覺體內有一股力量正在醞釀著，等他下一回派用場。

女人告訴他留旺族人不可能找到這個地方的，這是她的秘密王宮，這地方的另一個好處是，

就在百公尺外便有一眼泉水，他們不必冒暴露形跡的危險往遠處去找水源。

他知道她做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護他，她原來可以獻出自己所有的一切，融入留旺族社群的，現在留他在身邊，她簡直在同命運打仗，為著他，她的生存空間又被大幅逼窄了。為什麼她要保護他，與他同命運共生死？當初他帶著她出逃，除了對大屠殺的不平與抗議外，也起於對自己被降職被剝奪功勛積分的不滿，這裡頭沒有太多俠情的得意，有的只是猶豫與恐懼的煎熬。現在兩人的角色倒轉過來了，可他始終不知道她如此捨己為他所求為何，為此他忍不住一次次地回憶她介入他的生命的過程與所有細節。

當上級交給他一個活生生的原生人當做研究對象時，他才第一回與原生人面對面接觸，他們說這個原生人女子是巡邏小組在城邦外圍找到的，大概是原生人世界流竄出來的一個饑民，那時連濱海地區都發生嚴重旱災，糧食普遍缺乏，饑餓的原生人到處流竄，在城邦外圍時有發現，發現了一律加以撲殺，以免給城邦社會帶來動亂或傳染病。可他們偏偏留下她，讓他把有關她的研究成果製作成一套教育影片。

他們把她關在研究所附設的卡式屋中，那是個特大號的玻璃籠子，玻璃牆都刷上色霧，她一開始並不知道自己正全天候地被窺視，可幾天以後，每當她一出現躁動狀態，立即有人現身她面前，用噴霧鎮定劑制服她，她便領悟到自己正住在一個玻璃屋裡，被整個克隆人社群窺視著。這個認知才叫她真正安靜下來，她經常有意把自己的生命跡象減到最低程度，進行死亡的

擬態，因為她的動物本能告訴她，有生命的東西比起沒有生命的東西，是更吸引窺視者的眼睛的。不久之後她開始企圖逃跑，她的眼光沿著那扇銀白色的大門的門框來來回回掃視，研究著如何打開它，但是在門該設把、柄、環或鈕的地方，卻空無所有。她摸索了很久，才放棄把門當成出口，轉而去研究房中唯一一扇窗。在窗該設把、柄、環或鈕，以便人們開啓它的地方，也空無所有。她瘋了，困獸般在屋子裡踱步，步幅越來越小但頻率越來越密。

當他出現在女人面前時，她對著他大叫，我要出去！把門打開!!他溫和地對她搖搖頭，卻見她對著他衝過來，他猝不及防地被她衝倒在地上，她整個人騎在他身上，雙手在他身上又摸又掏，一面嚷，鑰匙在那裡，把開門的鑰匙給我！聲音裡帶著憤怒的顫音。它會辨認我，我們不用鑰匙開門。它怎麼辨認你?它辨認我眼球上的虹膜。那麼現在你要它把門打開，讓我出去。不，我沒有權力這麼做，除非上級命令我。那麼請你告訴你的上級，我不是一個囚犯，我要離開這裡，請他們通知我的家人。我會向上級轉達妳的意思，在此之前，妳可不可以先安靜下來？

他製作的那套教育影片出奇地成功，播出第二集時，收視率就直線上升，非但打破了此類影片的收視紀錄，甚至壓過當時正風行的一個由虛擬演員與隨機從收視大眾中抽點出來的觀眾合演的連續劇。城邦主席為此特別召見了他，告訴他那套影片在另外幾個同盟城市播出時也引起轟動，要他再接再厲，想辦法在內容上推陳出新。

第二回被主席召見時，他便提出了一個最新的企劃案，那就是在「萬商廣場」地標建築的

數位牆面直接播出原生人女性分分秒秒的活動實況，他指出，有關原生人的一切，在火星上的「地球人之城」話題被炒得熟爛之後，應該可以成為一個吸引閱聽大眾的主題，理論基礎是「神秘就是美」。是的，就神秘性來說，原生人比火星上的一切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克隆人甩脫了原生狀態，大步往前跨出去，已整整一又四分之一個世紀了，差不多已切斷了對那個進化階段所有的記憶，原生人於他們幾乎同等於異星人，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具吸引力的呢。

他這一炮果然打中，城中很快掀起一股「原生人熱」，而且比預估的來得凶猛許多，這點可以由每天進出「萬商廣場」人潮數字的直線上升顯示出來，很多人為了可以在上下班時，用零餘時間觀看巨型銀幕上原生人的動態，而改變通勤路線，有更多的人把私人或公務約會由別的地點改到「萬商廣場」去。那段時間，面對廣場入口那排商舖的營業額直線增加，而它迴廊外的劇場型階梯更是日夜坐滿了人，數目之大，只有那回有關火星上的地球人之城舉行建成儀式的實況轉播可以相比。

對這個意外的發展，當局自然非常滿意，它來得尤其切中時機，就在當局被迫把幾處大型商業中心開放給民間經營，「萬商廣場」成了當局唯一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大型商業中心的時候，也就是說當局得面向市場的廣告與推銷，承擔利潤的核算與規劃，和民間企業做生存的拉鋸戰的時候，這意外的一著，竟讓它旗開得勝，而立功者竟是個原生人，主其事者自然要籌劃著探究背後的玄機了，就因為如此，他這個原生人專家，突然在一夕之間身價大漲，成了當

局跟前的大紅人。

為了那個火熱朝天的電視節目，城邦當局又陸續捕捉了一批原生人，把他們集中關押在特建的玻璃獸欄之中，終於引來他們一群憤怒的同類，在城中像馬蜂一樣團團亂轉。然後是大屠殺，然後是換辦公室，然後是與韓森的最後一面，在那次會晤裡，韓森給了他二十錠豪斯，那是他曾從他人身上經驗過的最具私人情誼最體貼入微的舉動。韓森把那個橙色盒子放在他辦公桌上，說：「你現在的職位，是不配給豪斯錠的。」見他默默點頭，韓森又補充道：「以你現在的薪水，也買不起這玩意兒了。」豪斯是一種消魂丸，在人被憂悒與悲傷侵襲時，服下它立即可以解愁忘憂，並體驗到一種強度的幸福感，感覺生活充實、有意義、值得繼續。他迫不及待地當著韓森的面吞下一粒豪斯，韓森卻沒等他說出心中的感激，便匆匆走了。

接著是出逃，一路逃向峭壁上那棟木筋房子，跟著又逃到眼下這個山洞。他彷彿是透過一面閃爍發光的三稜鏡看著自己這一生最大的轉折，可這過程太長太鬆散，要當成一則英雄傳奇還欠缺一些戲劇張力，如果在大屠殺正進行那當兒，他立即投身護衛原生人的戰鬥，大膽迎向鐳射鎗的死光，或許他這一生才有可能成為一部傑作。

大卵

他們經常到懸崖邊去觀察下方村落裡留旺族人的動靜，做這事時得躲在矮小的灌木叢中，得把自己隱藏好免得一不小心讓自己失足墮落懸崖，又得找個好角度以便把村落裡發生的事情看得盡量清楚一些。留旺族人臉膛很寬，膚色黝黑，頭髮披散下來遮住眼睛，女人告訴他，留旺族是拉丁美洲人的後裔，一百五十年前當那個叫做加州的地方從當時的美國獨立出來，加入環太平洋聯盟時，境內的拉丁美洲裔曾有一次大規模的暴動，抗拒自己的土地歸屬於由蒙古人種為主導的環太平洋聯盟，為了贏得那場戰爭，他們不惜採用焦土政策，一連燒了南方二十幾座城市，迫使剛成立內閣的新政府坐到談判桌上，按照當時拉丁美洲裔人口在境內所占的百分比，劃出一塊自治領地給他們，在那之後的一百多年間，兩個族裔因為領地的爭奪時起衝突。

關於留旺族人，他知道的版本是，在加州脫離沒落的霸權美國獨立之後的二十年，在一次決定新共和是否與環太平洋聯盟一起克隆化進入「桃莉紀元」的大規模公投中，在這個自治領中竟然出現了壓倒性多數的反對票，環太平洋聯盟的決策層在多次峰會之後，決定開除這個自治領的會籍，以免這個 visible and noisy minority（礙眼又喧鬧的少數）在組織之中處處鬧意見扯後腿。後來聯盟進入「桃莉紀元」之後，留旺族就成了太平洋東陲原生人部族中的大多數了。

留旺族人就在他與女人躲進山洞的那天中午登岸，他們足足花了三天時間才把東西全部從船上搬到村子的空屋子裡，因為這片珊瑚灣海灘很小，漲潮時幾乎完全給海水淹沒了。在村子裡安頓下來後，他們仍然四處走動，觀察地勢外，也比較各人佔得房子的美觀與堅固程度。看來他們都非常滿意，他們彼此又拍又打又說又笑的，聲音在海灣的石壁上迴蕩著。可眼前這一派歡慶的景象卻叫女人眼中噙滿眼水，終於她看不下去了，傷心地離開懸崖邊。

由於村子裡住滿留旺族人，他們白天不太敢走出山洞，只有等刮風的時候，才敢出來，因為留旺族人在刮風時不出海。鄧洪發現這個三面環海的低地海風很大，有時刮西北風有時刮東風，每隔一段時間還會刮上一陣南風，所以這裡的樹都長不高，山看上去也矮矮禿禿的，樹幹低矮盤曲，即使珊瑚彎峽谷中的樹木也一樣。

有時他們會走到很遠的一個岬角去找扇貝，為了減輕重量，女人會就地挖出扇貝肉來，等把帶去的兩個籃子盛滿扇貝肉時，她還會挖個大洞把扇貝的殼埋起來，免得留旺族人發現了這個地方還有其他人在活動。

他越來越習慣也越來越喜歡與女人一起勞作。刮大風時，他們不敢上礁石去找扇貝，便在沙灘上搜集海鳥蛋，女人也教他用鏢鎗在淺水灘叉魚。最快樂的時光是入夜後在山洞中烤新鮮的魚吃，這時來福會在他與女人之間蹭來蹭去，甚至叼走他們已送到嘴邊的食物。吃完飯後，如果洞口還透著天光，女人會幹點零頭活兒，或者把羽毛紮在箭杆上，或者補衣服或被褥。天

氣好的夜晚，他們也會睡到洞口外，頭頂燦爛的星光，重溫已知道的星星的名字，也給不知道的星星取名字。

他們越來越少聽到野狗群的嚎叫聲，女人告訴他，野狗群一定是被留旺族給逮去殺了吃了。聽到這事他很高興，以為除了大患，可一會兒後心情卻沉落下去，他發現基於對來福的愛，他也愛那些滿山流竄的被饑餓逼出野性的動物。

可是不久之後女人就病了，準確地推算日期的話，是在留旺族人住進村子後的第七個月。她肚子越來越大，人卻越來越瘦，似乎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事情上面，經常沉默得像塊岩石，再也不願跑跳或爬高，更不願意提重物。她有時會自顧自哭泣起來，有時又會對著虛空傻笑。她顛三倒四的樣子弄得他手足無措，除了頂下她所有的重勞動外，也別無其他作為。

她告訴他，她懷孕了，這事兒使她非常害怕。他當然知道她在說什麼，聽在耳中卻沒有太真確太深刻的感受，只隱隱有種不祥感，而女人的沉默與憂悒又更增添他心中這種叵測的感覺。有時他還會興起一個滑稽的念頭，心想如果她的懷孕是個災難的話，那也不是他的錯，是她，誰叫她老在黑暗中往他的胸坑靠呢？

女人的腹部墳包般隆著，躺在床上的時間越來越長，他知道她心裡恐懼著臨產期的到來，她自己對生產毫無經驗，身畔這個人更是不濟事，難怪獨自一人時大顆淚珠會源源不絕從她眼眶滾出來，把枕頭濕了碗大一塊。她的淚珠徒然令他心中佈滿悔恨與慚愧的齒痕，他的鬱悶凝

在心中，像冬日的凍雨，遲疑而不即下來。

她從不在他面前暴露她隆起的腹部，彷彿那是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似的。那個有月亮的仲夏夜晚，兩人移到洞口躺著看月光，她在舒心的沁涼空氣中睡著了，他才頭一回看到她裸露的腹部，結結實實吃了一驚。

女人在夢中翻了個身，雙手本能地緊緊捫住她那顱頂的大卵形的腹，我從稿紙上抬起頭，順著他，順著這個克隆人的眼光看過去，看到那個胎生動物的母體，看到她四肢之間那個甕甍大癭般的隆起，差不多可以體會到他的駭異反應，這是他頭一回看到孕婦！他目光久久停留在她腹部，感覺到生命從內部一個核心突挺輻輳在那個巨大的紐結上面，就連睡著，那紐結都是她意志的焦點。現在她又要翻身了，雙手本能地伸向那個大卵，護住它，才艱辛地把身體的重量由一側挪移到另一側。這時候蓋在她身上的胚布被掀翻開來，上衣的大半截也退到胸口上端，露出她渾圓的熟果樣的腹。他發現那兒的皮膚繃緊，鼓脹得發出鋼藍色的幽光，叫他瞿然驚怖。

對那個即將到來的孩子，他再也沒有先前那種局外人的反應了，那晚他悄聲從鯨魚骨欄柵下面的小洞爬到山洞外面，獨自一人走進月光深處，內心懷著一種浩大而深重的悲哀，他已在這個蠻荒之地扎下了根，看來他已屬於這裡，有生之年再也走不開了。

「海很美」

寒冷混在夜霧中漫淹過來，這時辰連海洋都安靜下來了，海面在月下抖動著碎銀似的月影，遠處一隻夜梟突然叫了起來，叫得那麼孤單與絕望，使得在遲疑中游步的他不由得打住腳步，卻見螢火蟲在黑暗中游動，發出忽明忽暗的火光，像在尋找白日遺失的夢。

我是穿過懸崖下面的村莊再上峭壁的，上了峭壁後還走了十幾公里路才找到這處隱秘的小山坳。之所以拐到村子裡去，是想親眼看看那個我創造出來的原生人聚落的模樣。說我創造了它，其實並不恰當，頂多只能說我要它存在那兒它就存在那兒罷了，這事跟「創世紀」裡的上帝創造宇宙萬物一樣含混投機。可不是麼，當我穿過椰樹林，一腳踏上村莊，迎面看見那座榨油廠及緊鄰著它的麵粉作坊時，確實吃了一驚，我可不曾在食衣住行的種種細節上替這些原生人做周到的設想，沒想到他們竟一點一滴把自己的家園建設了起來，而且佈局得合情合理的，就拿那些厚實但畏縮的石砌房子來說罷，它們一家挨著一家互相擠靠著，門窗又開得極小，就看出了他們活在怎樣的世道裡，想必他們非但得提防各種凶猛的野獸，也得提防盜匪及從別處流竄出來的饑民！方才在椰樹林後面不是看見了一座方方正正的黑房子嗎？那一定是護衛村莊安全的炮樓了，我記得女人曾經告訴鄧洪，三十幾年前她的部族與留旺族人之間曾有過流血衝

突，或者這炮樓就是在那次大衝突之後建成的。

由村莊上峭壁的路非常難走，風挾著雨經年地沖洗著這塊裸露的山壁，在壁腳留下一棱棱土埂和一窩窩卵石，上頭幾塊經過打鑿的條石成梯形往上舖排，勉強算是一條路，我才得以四腳著地往上爬。這時夜已很深，一隻大鳥嘎嘎長嘯，由遠方的林子飛入靜夜，想必驚動鄧洪使他打住腳步的便是這鳥。

在這之前我也不曾仔細思量過鄧洪的容貌和儀表，當他還是克隆人世界裡的一個原生人專家時，我想像中的他衣著簡潔，蓄著一撮乾淨的牙刷鬍子，頭髮烏黑鋥亮，笑的時候溫和的咖啡色眼睛帶著歉意。我也想像他有著勻稱修長的身材，看起來很健壯，但他的眼神是順從的，天生的克隆人的眼神。現在在月光下看他，他差不多已變了個人，他身上那件女人用胚布為他縫的長及膝蓋的直罩式袍子已很破舊了，又因為營養不良與失望而佝僂著身子，看起來像個筋疲力竭的不討好的演員，在觀眾的噓聲中進退兩難，而他就把這一切歸咎到我頭上。

果然一眼瞥見我時，他便對我怒目相向，一疊聲地嚷：「妳終於出現了，妳是不是知道我正要找妳算賬？告訴妳，我根本不可能愛上那個原生女人的，更不可能讓她懷上我的孩子！」他衝過來，抓住我的雙肩，像篩糠子一樣大力搖撼著我。

「為什麼不可能愛上她？她聰明、堅強、勇敢，富有文化教養，而且充滿妻性與母性，你為什麼一口咬定你不可能愛上她？」

「因為我是個克隆人，她是個原生人。」

「我知道你是被克隆出來的，但你仍然是個人，再說，在故事裡你是個原生人專家，你對原生人的生命情調有全面性的了解與同情，你要是愛上一個有勇有謀的原生女人，在我看來一點也不牽強。」

「不不不，妳錯了，就算我是個極端開放的人，與原生人世界又不存在難以逾越的文化鴻溝，也不一定能擺脫早已內化於我血液中的心理定勢。那個原生女人在我們克隆人眼中，老實說，很醜，很笨，也很低等，身上還帶著難聞的味道，妳不妨問自己，妳可不可能愛上一個山頂洞人嘛？她對我而言，就如同一個山頂洞人對於妳。」說到這裡，他打個手勢阻止我插嘴，又滔滔往下說：「雖然我研究原生人，但我可活在克隆人的價值與審美律則之中，要知道，在妳筆下的那個克隆世界在科技水平上領先了與它同時存在的原生世界好幾個世紀，雖然兩個世界分道揚鑣各走各路實際上才一百多年時間而已。」

「你說的是科技，我說的卻是心靈！是的，科學家創造了一個使空間與時間都變得無足輕重的新世界，幸運的是，人類的心靈與頭腦卻比諺語中那隻烏龜還要緩慢。聽過美國人類學家古德的故事嗎？古德到亞馬遜熱帶雨林研究原始民族，當二十七歲的他在與世隔絕的森林中認識了只有九歲的雅諾馬族印第安人少女雅莉瑪時，立即愛上混身野性與生命力的她，等到她十三歲時便跟她結婚，那是耶穌紀元一九八〇年代的事了，古德來自一個由電腦、衛星電視與波

音噴射客機運轉的世界，小雅莉瑪卻來自一個只懂捉昆蟲捕鱷魚摘野果為生的原始民族，他喜歡吃漢堡與通心粉，她偏愛的食物是大蕉、亞馬遜河魚、燴蛇與大蜘蛛，可以說他們兩人所代表的文明，科技水準是零與一百之差，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相愛，不妨礙他們共有三個孩子。說真的，我構思你這個人物時，腦中一直存著古德的小影。」

他鐵青著臉聽我說話，一面在冷冷的海濤聲中轉腦筋思考著辯駁之詞，看來他仍然沒有認同我的想法，挨我把話說完，立即接口：「我與古德的情況不同，古德與雅莉瑪都是母胎生的，都有母親與童年，事實上他們之間仍然有著許多可以共享的情感經驗，這都是我與那個原生女人之間所沒有的，還有，」他說到這裡突然支吾了起來，大概想尋找一種更委婉的方式來說出心中的話，只一回馬上覺得厭倦，便直截了當地把話說出來：「妳不會不知道我們克隆人造愛時，是不經過性器官這個粗鄙不文的渠道吧？妳在另一篇假想年代比我們這個『桃莉紀元』更早的科幻小說中已經寫過人類用腦造愛的事了，事實上，妳也曾仔細推想我與我的性伴侶麗亞之間造愛的場景，在妳的想像中，我與麗亞在動情時，會找個隱秘又舒適的地點雙雙躺下來，戴上一個叫致幻頭盔的玩意兒，我們什麼也不幹，就專心看頭盔眼鏡部分裡的影像——」

我知道他在說什麼，我確實曾經揣想過鄧洪與麗亞造愛的景況，他們雙雙躺下，從頭盔眼鏡部分就會看到他們自己赤裸裸火辣辣熱呼呼的造愛動作，那是帶著少量情節與對白，大量動作與特殊視聽效果的個人春宮影片，通常以性愛專家編定的技術手冊為根據，再依個人的殊異

偏好在細節上加以增刪的版本，因此有意燕好的一對，第一件該做的事，便是共同選定及編輯將在他們的致幻頭盔中映演的兩人春宮……。

「所以我這個用腦造愛的克隆人，根本不可能愛上一個用陰道造愛的原生女人，」他打斷我的沉思，再度跟我討價還價，「我愛上一個原生女人的可能性，比妳愛上一頭公海豚的可能性更低。說說說，妳會愛上一頭公海豚嗎？」

「你在胡說些什麼！你竟拿海豚來比喻你的原生人兄弟！真是大逆不道！沒想到你們克隆人已異化到這個程度了。米蘭昆德拉是對的，當明天自然從地球上消失的時候，誰會發現呢？世界末日並不是以大爆炸的形式出現的，而是在人類每一回妄想打破自然鐵律時就發生了，人類在克隆自身時就預定了自己的末日，瞧瞧你這個人不人，人不仁，你這個工業流水線批量製造出來的仿人、類人、次人、非人……」

見我因憤怒而雙肩顫抖，他竟哄孩子似地拍著我的背，我晦暗鈍重的話語竟也沒能打動他，他一面溫柔地拍著我的背，企圖使我冷靜下來，一面繼續陳述他的想法：「活在現在的人，永遠不懂未來，這是妳們時代那個叫波赫士的阿根廷作家的名言，他是對的，妳這個活在現在的人，怎能懂得我這個活在未來的人呢？妳沒這能力的！妳既然不懂，就沒有資格評判與仲裁，沒有資格把什麼仿人類人次人非人這類貶義詞一股腦兒往我頭上加，妳試著想像一下山頂洞人罵妳是仿人類人次人非人時妳的感受吧。」

我發現自己無法以說服其他人的道理來說服他，本來他就是個非人嘛，一旦認識了這一層，他的麻木不仁也就不再令我憤怒與激動了，因此再說話時我的聲音已恢復了平靜：「波赫士也許對，活在現在的人不懂未來。」再說夜色這麼美，海面這麼平靜，我真想跳入海灣裡游幾回，再也不理眼前這個無心無肺的克隆人了。

我甩脫了他往前走，卻想起幾天前重翻《聖經》，在「啓」十六到十七節讀到的那段話，就因為受那段話的觸動，心情久久無法平靜，我才想到要上峭壁來找鄧洪談話的。「他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願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額上受一個印記。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做買賣。」我想到《聖經》裡說的「受印記」，就是烙在鄧洪右手掌裡的身分條碼了，這個身分條碼既是他的身分證，也是娛樂中心、人造海灘、國家資料庫、身心安寧療養中心等種種公共福利措施的入場證，又是機關食堂或自助餐廳的餐券，也可以用來購物及繳交各種費用，它全面地紀錄了個人的收入與支出、作息與活動，身上烙著這種衛星定位的身分條碼，一個人的所有行動，比如在哪裡花錢，花了多少，有些什麼偏好，與怎樣的人交往等等，都有案可查無所遁形。《聖經》記載「受印記」是敵基督訂定的法則，只有受了他的印記的，和自甘為奴或自甘與牲口接受同等待遇的，才能在市面做買賣，不效忠敵基督的人，便被剝奪合法交易的權利，而且可能被迫害與屠殺，可那時仍有很多人不肯受印，置生死於度外，四處流亡，時時刻刻徘徊在生死邊緣，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要保有自由表述的權

利，如果他們想要當人而不是非人，就只有逃亡或抗爭一途。

我上到峭壁來找他談話，因為他是我的選民，我要他在未來那個以光脈衝的速度運轉的世紀裡宏我的道，要他成為一個拒受印記的人，一個反抗者，甚至是一個革命者，可是由剛剛的談話看來，他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容易說服。我當然了解，道不能上於理性，理性之道只能是一種精神裝綴，禁不起現實的考驗的，要人接受一種道，必得讓那道與他的「利」與「欲」融為一體，那些不願進入「桃莉紀元」那個克隆世界的原生人，因為充分體悟了自然力之美，對此有著深切的執著，才由衷地抗拒著一個企圖以人力全面性地代替自然力的新世界，但是鄧洪並沒有這樣的心理背景，對他而言，他已身所寄的那個世界，那個由嚴密的社會組織、先進的科學技術、高效高速的行政手段共同構成的世界，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天經地義地存在那兒了，他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一個人是無法否定自己、反抗自己的，我怎麼能期望這個住在卡式屋，到千層大廈頂樓的人造海灘去散步的克隆人，與故事中的女主角有著同樣的審美趣味與終極價值呢？

可是我非得說服他不可，高科技造成了神話與田園詩的退位，把人類精神生活的避難所都摧毀了，眼下的我們正處於一個真正的縮減的漩渦之中，愛情縮減為性，友情縮減為公關，對自然的愛與依戀縮減為旅遊業，冒險的需要縮減為刺激的遊樂設施，永恆的懷念和理想的憧憬縮減為當下的官能享受，而縮減還在繼續，米蘭昆德拉是對的，末日並不是毀滅一切的大爆炸，

當明天自然從地球上消失的時候，誰會發現呢？

我不知不覺中已走到了懸崖邊，往下看，是一片嵐霧浮托著的屋頂，那原是女人的部族建立起來的甜蜜家園，現在卻成了一個留旺族聚落了，這些屋頂遠遠看去像一片片風帆，打從天涯海角出發，穿過無盡的歲月漂移至此，止槳息棹停泊下來，寄生在這小小海灣裡，我真怕一眨眼功夫，它們就會張掛起帆翼，在我眼皮子底下悄悄揚帆遠去。

不知什麼時候鄧洪已經走到我的身後，他拉著我在一處灌木叢的缺口中，在月光深處坐了下來。

我不想搭理他，眼光越過留旺族人的聚落望向遠處的海平面，他順著我的眼光望出去，望向海，突然說：「海很美，」見我點頭同意他的想法，他歎了一口長氣，又說：「海很美，但是生活很苦。」

「妳有道理，我得說真話。夏天夜晚躺在山洞外看星星看螢火蟲，覺得天地真是美如詩美如夢，我眼見的耳聽的我感覺到的一切，在在是生命的呼吸，妳知道嗎，這對我是真正的奢華。」

這對我也是真正的奢華，我心中有種知遇之感，想來這故事還是發展得下去的，是的，這個克隆人發現了自然之美了，他會為他所發現的這種美赴湯蹈火義無反顧的。

他見我在用心聆聽，馴順的眼中充滿感激，又用動情的口氣往下說：「我喜歡來福，那是

一隻又勇敢又忠心的好狗，我喜歡挨著牠睡覺。我也喜歡女人，妳剛剛說過，她是個聰明堅強勇敢，有文化教養，也富於母性與妻性的女人，而且是個很好的廚子，她那道把扇貝肉塞入野絲瓜裡一起烤的菜，真是人間美味，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後，我才知道那些用有機土造出來的食物有多麼令人厭惡。」

「可是生活很苦，太苦了，跟惡劣環境的鬥爭漫長、持久，得不到安慰與報償，相信連妳也想像不到在這蠻荒世界人是怎麼活下來的，」說到這裡，他的喉嚨起了一陣神經性的痙攣，話都說不下了，做了幾次艱難的吞嚥之後，他才能再往下說：「我們沒有電，水也得一桶桶去提回來儲存著，差不多一天不工作就會斷了炊，可出門找食物還得防著留旺族人發現我們的形蹤——」

「我知道，」我打斷他的話，同時抓過他的右手，把巴掌打開，迎著月光讓他看他掌心中那個身分條碼，「生活很苦，可是你是自己的主人，瞧瞧這個，」我用手指刮他掌心的那個奴與獸的印記，抬眼望他：「瞧瞧這個，有了這個你衣食住行育樂全有了著落，可你什麼也不是，頂多只是個體制之奴罷了。」

「我看不出那有什麼不好，我生來一切就是那麼被安排好了，我就只習慣那一套！」他說話的口氣很強硬，跟剛剛慨歎海很美時是兩種截然的語調，這番心理的大轉折其實不難理解，他愛原生世界的某幾面，卻負荷不了它龐大的生存重壓，自然會有重回克隆世界的念頭。「你

們這些原生人的浪漫文學裡充滿了獻身革命的故事，你們創造的英雄都是那類『將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的革命先驅，他們總是要在『無限恆在中尋找偶在個體的終極生存理由』，說說說，妳編派給我的也是這樣一個角色對不對？」他越說越激昂，蒼白的臉都漲紅了，「可惜我不是個革命英雄，因為革命的最基本理由是對自己及周圍人的境遇的不滿，而不滿則來自比較，可我從來沒有機會拿我己身所從出的克隆世界與其他世界做比較，我的不滿又從何而來呢？還有，我不認為無限恆在與有限偶在的關係一定是對立的，實際上是你們原生人中一小撮頑固份子一心記掛著無限恆在，因而總是輕鬆不起來。」

我知道跟他討論這個問題的時機還沒到，怎麼也說服不了他的，只得搪塞道：「有一天你會改變想法的，我們把這個話題留著到時候再討論，現在你好好體驗做個自由人的滋味吧。」

「自由人？我？」他指著自己的鼻子反問，同時直冷哼，「這種自由不要也罷！當一個人忍饑受凍，當一個人飽受各種疾病威脅生命朝不保夕時，自由只是個空洞的字眼，一個與現實毫不相干的抽象概念罷了。現在我什麼都沒有，就有自由，可是我一點也用不著它，我常常想，要是我能拿自己手上過量的自由去換一個舒適的床舖，換三天三夜的清閒，換無病無痛的保證，我會的我會的。」

「我剛剛說過，討論這個問題的時機還沒到，我怎麼也說服不了你的，」我望著他，眼中大概有太深切的期許，以致於他要承受不了，因而回望我的眼睛閃爍著。「等著瞧吧，到時你

就會說服你自己的。」

他是見證，是最後的見證，如果他這個研究原生文明的克隆人也跟他所有的同類一樣馴順於高效高速的科技的統治，馴順於養生送死一手包的極權的管轄，那將意味著人的死亡，意味著不再有笑的回響淚的珠光，不再有舌頭抗辯，不再有眼睛憤怒，不再有腮朵微笑，不再有肺葉顫慄，大地將從我們腳下撤走，我們則將被懸在四面無靠的那個以光脈衝速度運行的巨大虛無之中。

「我假設妳有理，因為我已別無選擇，我們不能跟自己的創造者討價還價，不是嗎？但是有件事妳非得現在指點我不可！」他又趨前一步，「女人肚子那麼大，馬上要臨盆了，到時會有兩條命交到我手上，這件事開不得玩笑的，妳說我該怎麼辦？」

「不要怕，該發生的就讓它發生吧，你盡自己的能力去應付就好了，記住，一個人能力的極限，也就是他責任的極限，就讓一切順其自然發展下去吧。」

他瞪大眼睛望著我，我對他點點頭，在月光下與他分手。

「密歐」

太陽已經西沉了，山洞裡相對地暗了起來，從鯨骨欄柵望出去，可以看到洞外一片迷濛的

霞光，還撐住慢慢下降的夜幕。男人把女人抱過來側坐在自己膝上，然後低下頭去聽她腹中的胎音，女人則輕撫他後頸根上的軟毛，把嘴唇嘬在牙齒上，好像準備呵他的癢。

這是掠過鄧洪腦中的一段幻景，他經常幻想著把女人抱過來側坐在自己膝上，以便仔細聽聽她腹中胎兒的心音，可從來不曾把這個念頭付諸行動，現在這件事已在他心中形成一個情意結，他越是渴望那麼做，就越難以下手。望著女人在洞門口迎著最後一線天光準備兩人的晚餐，他腦中突然浮起不久前從典籍讀來的一段話，那是原生人當中的智者所羅門曾有過的感歎：「有三件事於我是奇妙的：老鷹在天上的路、大蛇在岩上的路、帆船在大海中心的路，然而另有一件事卻是我百思莫解的，那就是男人與女人一塊生活的路。」讀的時候他強烈地感受到這幾句話的美感，猜想說不定這就是原生人最著迷的所謂的詩了。

女人差不多已到了臨產期，肚子大得駭人，動作遲鈍緩慢，在洞內走動時，得用雙手抱住那個大卵，走幾步就停下來嘶嘶喘氣，也經常一邊拍撫腹部一邊對腹中的生命講話。她早早給了即將出生的孩子一個名字，她叫那未來的孩子做「密歐（Mio）」，她呼喚那個名字，好像那個名字概括了全世界及其一切內涵似的。有一回他忍不住好奇心，問她「密歐」這名字可有什麼特別意思沒，她回答他，「密歐」是義大利文裡的一個陽性所有格代名詞，意思是「我的」，說如果腹中的胎兒是個女孩，那就叫她「密亞（Mia）」，「密亞」與「密歐」一個意思，都表示「我的」，但「密亞」是陰性所有格代名詞，她又說，她之所以叫那孩子「密歐」，是因為

她直覺那是個男孩，她甚至幾回在夢中見到他長成為一個雋逸少年時的模樣哩。

她那番話使他悵然若失，她叫那未來的孩子「我的」而不是「我們的」，彷彿那個生命與他毫不相干似的，不知道隨著她腹部一天天隆起，他是如何在恐懼與期待兩種截然的情緒的夾纏下被折磨著，同時又生出多麼火熱的幻想啊！為了給那個孩子造張舒服的小床，他壯著膽子到峭壁下的林子裡去砍樹，砍得雙手起水泡，水泡磨破了露出滴著組織液的皮下嫩肉也不歇手，後來把綑在一起的木料扛上峭壁時，又磨穿了肩膀的皮，為了避去留旺族人的耳目，不得不繞遠路走，到後來是一步一跪地前進，不料在一個急彎處，木料太長，兩端都抵住了岩壁，卡得他動彈不得，放也放不下，卻見不遠處的草叢裡一條蛇在窸窣響聲中倏然現形又倏然隱沒，急得他差點休克過去……

女人找來的柴太濕，燒得滿山洞都是煙霧，嗆得她辣淚翻湧，他看不下去了，就去接下她添柴煽火的工作。她對他感激地一笑，卻無法從蹲跪的姿勢直立起來，他怕她閃足，扶了她一把，她雙手握住他的手腕，終於在嘶嘶喘息中站立起來，這時他的雙手順勢捧住了她那碩大的腹部，感覺它著實的分量，一個鮮活的生命的分量！

見烹煮的工作有人接替，她便燃起油燈，趴在床頭寫日記。那床是用石塊砌高再舖上厚木板做成的，除了是床外，也是桌也是椅，端賴用時的需要來決定它的功能。她日記都是為腹中的孩子寫的，現在就全靠寫日記才把她的日子支撐了起來。所有的感受，在她沒有把它們寫出

來之前，都像不真實的，一旦她用字句捕捉到它們，將之寫在紙上，又好像她的自我擴張了些。從峭壁上的家逃到這處山洞來時，兩人匆忙間只帶了些衣物床褥和其他急需物品，後來在山洞裡安頓下來後，她幾回夥著他在夜幕的掩蔽下又潛回木屋搬出一些她珍愛的個人物品，她眼下正在用的日記本就是後來才搬回來的，跟她最喜愛的書擺在一口大木箱裡，那口大木箱蓋上一層防雨布，就成了兩人的餐桌。隨著日記本空白頁的減少，她字也越寫越小，幾乎不留白邊。由她對書與日記本的使用與保存，他對原生人的「紙張文明」有了深切的認識，那是一次性的、容載力低的、極其原始極其無效率的文明，難怪要被每秒運行三十萬公里的，完全打破原生人常識法則的光脈衝網路文明超越與甩脫。

現在麥粥已經煮好了，他接著掛上三腳鐵架烤臘肉。烤臘肉的焦香味一下子使空氣變得緊實可感、無所不在。做這事時他不停地吸鼻子，用力把要往外流的鼻水再吸回鼻腔裡，當真吸不回去時，他就用手背揩下來抹在衣服上。

臘肉的焦香味使他的食慾一下子甦醒過來，濃烈的烤肉香一陣陣襲進他的鼻子，使他感到些微醉意，些微暈眩，竟伸手抓了一塊已經烤得油亮金黃的，卻抵受不了那灼熱，把已送到嘴邊的肉再摔回三腳架上。

關於這些肉的來處是一個大謎。近兩三個月來，女人大腹便便無法正常勞作，鯨魚骨欄柵外便不定時擺著小袋食物等著女人去發現，有時是一小袋麵粉和兩隻南瓜，有時是一塊臘肉加

一個大麵包，有時是一網兜的馬鈴薯和一串乾魚。奇就奇在於女人並不追究這些食物的來處，發現了便拿回山洞裡煮了吃，他曾問過她幾回何以山洞洞門口會不定時出現食物，她一概以「不知道」回答，卻又自相矛盾地說「吃了沒關係」。他知道《聖經》裡有關於天降麵包的記載，可這些食物看來卻不像從天上降落下來的，倒感覺它們都經過一雙凡人之手的撫觸。

他把晚餐準備好了，與女人迎著洞口最後的天光吃了，在女人正清理餐桌時，他已一腳跨出洞口，準備到外光大氣中換口清新的空氣，這時聽見女人哀叫一聲，立即把腳縮了回去。不行！不行！我的羊水流出來了，我要生孩子了！快去下面的村子裡找人，找馬薩奇，就說他的女人要生孩子了，快找個醫生上來！女人蹲跪著，雙手捫著肚子，一疊聲地叫，快快快！快去下面的村子找人來！找馬薩奇，要他帶個醫生上這兒來！

他被震懾在原地，女人一連串話語撞擊著他的耳膜，可他什麼也沒聽進去，只知道她那發乾的喉音在催促他快點行動。好，我去，我去，我馬上去！他衝出洞門口，這時女人從他背後摔了件東西給他，他本能地把它從地上拾起，是他的海獺披肩，這塊披肩原來是她父親的，他來了後她便把它給了他。

他往懸崖那頭跑，這時節他只能抄捷徑，直接從懸崖的峭壁下到村子裡，要是他繞屋後的山路下去，可能要花上五倍的時間，他不能那麼做。他雲豹一樣往前飛奔，腳底承受到的反作用力一記記敲擊在腦勺上，敲得他萬念俱消，身心空了一般。卻還有餘情望了遠處海面一眼，

只見兩隻藍色的海豚正在海草區外的海面上騰躍，此時月光皎潔，更遠處可以看到成群結隊浮在海面上的魚群，密密麻麻一大片，多得幾乎可以踩在上面走路，他記起女人告訴過他這種銀白色的魚叫舍舍，經常隨著海潮游到淺海區，潮水退得太快時，會被困在沙灘上來回扭動，往往就成了兩人盤中的美食。

跑到懸崖邊時，他先站定了往下面看，一顆心卜突卜突跳得要從喉嚨蹦出來。突出水面的黑礁石彷彿在緩慢移動，風越來越大，海霧不斷向岸上飄來，海浪一波波沖擊岩壁，使得站在高處的他雙腳顫得像琴弦。他掉轉目光，望向海灣深處的村落，突然想起女人託付給他的使命：他得馬上到留旺族人的村子裡，找一個叫做馬薩奇的人，讓他帶一個醫生到峭壁上來，因為女人馬上就要生孩子了。隨著這念頭一起來的，是女人那張因痛苦而扭曲的臉，她正在生死一線之間掙扎，如果他再不採取行動，兩條人命馬上就要葬送在他手中了。

他再瞥一眼留旺族人的村落，同時心中升起一股暖意，那些原來他極端害怕的人，如今竟然成為他要前往求助的對象，一旦他朝他們走過去，原先的恐懼竟一點一滴的消融了，才想起每天早晨與黃昏，在峭壁上的山洞口站著，都聞得到他們生火的煙味，他們其實也就是一群和他和女人一樣為生存苦苦掙扎的人，有什麼理由他們一定要置他於死地呢？還有，那個叫馬薩奇的人一定是女人的熟人，因為她知道他的名字，因為她在危急關頭立即想到要跟他求助，可見留旺族人不是個個凶神惡煞。

下峭壁必須背對著海，四腳並用倒著下降。他雙手緊緊抓住岩壁裂縫中冒出來的小灌木叢，雙腳在壁面探尋可以踩踏的點，一節節倒退下去。雨水流過的地方長著很多白羽扇豆，他就把它們當成草筅踩，什麼東西也不長的壁面，只能把腳趾勾起來，使勁往壁縫裡鑽，方可釘穩身子。他像螃蟹一樣橫著身子一步步往下探，不小心一腳踩空了，失手往下墜落，壓倒一叢叢在半空中橫出杈椏的小灌木，嘩嘩作響搖落一陣葉雨，撲打得他暈頭轉向，終於他重重跌落在一棵蔭郁蔥蔥的松樹樹幹上，眼前亮了一些，發現自己差不多已連爬帶滾到了壁腳了，眼前是一窩窩卵石與土棱，心想剛剛如果直接摔落在上面，恐怕就要大大傷筋動骨了。他念頭沒在上頭多逗留，縱身從松樹幹躍到亂石堆上，還沒站穩步子就又往村子的方向跑。

村落越逼越近，在入村的小路，一個念頭閃過他腦中，不久前女人告訴他，他現在看起來差不多像個原生人了，惡劣的環境，粗糙的食物，艱辛的勞作，點點滴滴重塑了他的形貌，他已變成了另一個人，對此他有自豪也有心酸。入村後，他放緩奔跑的速度，感覺燈火幽微的門窗後有人影晃動，有談笑聲，終於收住腳步，尋思下一步該採取的行動，可一時全沒主意，焦急中出乎自己意料外的，他竟高聲大喊：「我找馬薩奇！我找馬薩奇！」

錯錯落落的人影從不同的門湧出來，幾分鐘後他就被包圍在一圈壯漢之中，一個腦袋光禿，下顎寬厚，額頭上深陷的皺紋有如洗衣的搓板的矮個子趨前問他為何要找馬薩奇，這時一個高個子排開人牆站到他跟前，自稱就是馬薩奇，沒問一句話就說跟我走，我什麼都知道了。馬薩

奇領著他拐過兩個街角，走到一戶門窗緊閉的人家，伸手叩門時回頭告訴他，馮戈尼醫生就住在這裡，原先因好奇一直尾隨在他們身後的四五個人，在馬薩奇沉著聲音跟他們說了幾句話之後，也就散去了。

馮戈尼醫生有一頭銀白頭髮，他彷彿對剛剛發生的一切了然於心，在來者跟他說了一句「時辰到了」時，立即會意地點點頭，轉身走入內室，再出來時，手上已多了個牛脊皮提包，腳步靈捷地跟在馬薩奇後頭疾步前行。

上峭壁比下峭壁吃力但更安全些，馬薩奇對這個秘密通路似乎非常熟悉，走起來一點也不拐彎抹角，也不曾在任何岔路之前有片刻的游移。就算在背著月光的峭壁的暗影中，他在往上攀爬時，也能準確地選定一道石棱或一截枯枝，以便援手和立足，並分神窺測下一步應該如何安頓全身的重量。

當三人來到鯨骨欄柵前時，風已吹走海上的霧和高空的雲層，皎潔的月光把峭壁上的景物照得纖毫畢現，透明的空氣在微微波動，只有一隻夜梟從遠處林子飛掠向近處灌木叢帶起的響動，才多少打破了屬於夜的岑寂，讓他們心中那種已走到地球最邊陲的感覺稍稍被驅走了些。鄧洪的小腿肚在痙攣、在顫抖，胸腔空空的已提不上氣來，但仍然兩個快步上前，解開了繫住最邊側一根鯨骨兩端的海草繩，撤走了鯨骨，把他帶上峭壁來的兩個生人引進山洞裡。

山洞裡沒有點油燈，兩個生人就在洞口止步，讓自己的眼睛適應眼前的黑暗，鄧洪則輕捷地在闇暗中行動，很快點起一盞油燈，在漆黑中鑿出一個光亮的大洞。三個人同時嚎叫起來，借著光他們看到躺在壁腳處的女人，頭髮和袍子都濡濕了，襤褸混亂地貼著肉體，渾圓的肢身從中突顯出來，她混身沒有一絲生息，懷中抱著個奄奄一息的被血污與黏液裹著的嬰兒。醫生的牛脊提包從手中滑落，他蹲跪下來檢查產婦的鼻息，又抓起她一隻手探尋手腕上的脈息，失望地搖了搖頭後，記起什麼似的，放開了女人，伸出雙手把那個赤裸裸的新生命從她懷中掏出來，一手托住屁股，一手輕撫胸腔，又把嬰兒倒轉過來，一手提住兩隻腳板，一手在屁股的位置拍了幾下，拍出了一串尖厲的啼哭聲。「她用牙齒咬斷了臍帶，把孩子抱在懷裡保暖，到死也沒鬆手。為了把這個新生命送到世界上來，她用盡了身上每一滴血與每一滴力氣。」

佐良

我猜想女人第一回碰見馬薩奇是在峭壁另一頭的松樹林裡，或者她去那裡砍柴，或者她找野鳥蛋走遠了。我喜歡樹林，也喜歡以樹林做為戀愛中人的大背景。時間也可以推得更早一些，早在女人的少女時代，留旺族人不知第幾回渡海而來，在她部族的村落附近安營紮寨，她不聽父母的告誡，跑進松樹林中找野莓子，踏著樹影篩下來的日光向溪邊走時，一抬頭，就看見了那個留旺族的年輕獵人。

溪邊在故事中總是坐著一個人，嘴裡正含著一支笛或一截草。坐在溪邊的那人如果是個男子，這時向溪邊走來的便是個年輕的女孩，反之亦然。鄧洪是對的，用大腦造愛的男人不可能愛上一個用陰道造愛的女人，我早就應該想通這一點的，而用陰道造愛的女人更不可能愛上一個用大腦造愛的男人，愛情是各類感情中最難逾越時代與文化鴻溝的。女人愛上留旺族獵人馬薩奇就自然多了，這是個永恆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故事，氏族或部族間的紛爭與積怨，透過一對男女間萌發的微妙情愫，瞬間被消弭。那時松樹林裡春光無限好，溪邊是該有個雋逸的剪影的，把留旺族年少英俊的獵人馬薩奇按入那個剪影裡，要比把克隆人鄧洪按入那個剪影裡來得羅曼蒂克許多，而且經過多番思慮之下，發現這樣的安排，也有助於故事往下發展。

鄧洪當然是在很久以後才想通其中的曲折，對這類世俗情節，他要比一般原生人遲鈍上很多很多。他首先想到的是鯨骨欄柵外食物的來處，從這點他才想到馬薩奇是死去的女人的秘密情人，由這點他又憶起那天晚上女人一疊聲吼他快去找馬薩奇，其中那句「就說他的女人要生孩子了」，就已明明白白地把事情都告訴了他，他卻聽而不聞，直到把馬薩奇和馮戈尼醫生帶上峭壁來時，都還以為自己是那個新生兒的父親哩。然後他又調動庫存在腦中的有關原生人生育方面的知識，跟自己證實了光是在夜裡把女人摟在懷裡睡覺，是不會使她懷上孩子的。把所有的疑點都廓清，讓整件事眉清目楚起來之後，他啞然失笑了，心中大大鬆了口氣，沒有女人懷上他的孩子，那個叫密歐的男孩不是他的兒子；同時心中卻又惘惘若失，密歐不是他的兒子，

沒有女人會為他懷孩子。

馬薩奇知道鄧洪是個克隆人，女人把什麼都告訴他了，他親口答應會替女人守這個秘密的，兩人說好，萬一有一天女人與鄧洪的形跡暴露在留旺族人眼中，就告訴眾人他們是畲江族被克隆人大屠殺後唯一的倖存者，兩人是兄妹。是兄妹而不是夫妻，儘管兩人由外形實在看不出有血緣關係，但是馬薩奇堅持這一點，就算只是編出來的故事，他也不願他的女人在名分上屬於另一個男人。

但是馬薩奇如何把鄧洪納入留旺族人的社群中呢？

顯然他早已跟馮戈尼醫生談過他與那個躲在峭壁上洞穴裡的畲江族女子的事了，說的當然是他與女人共同順出來的那個版本，所以馮戈尼醫生早就知道有鄧洪這個人在。假設馮戈尼醫生在社群中擔任著公審人的角色，這時馬薩奇就會把事情交給他，由他拿主意。在留旺族人的社會裡，穩定人際關係所依靠的是輿論控制，用道德、宗教、風尚等形式替代法律處理社會成員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於是為了是否把鄧洪納入社群之中，馮戈尼醫生一定會組織一次所謂的輿論裁決，就像古希臘人的民事糾紛判決一樣，讓當事人雙方和村民及公審人都聚集在市政廣場，由當事人雙方訴說經過和理由，然後由村民鳴掌表決，公審人最後裁決定案。甚至留旺族人也可能採用更原始的輿論裁決，像愛斯基摩人那樣，靠一種既能消氣又能解決法律問題的「鬥歌」形式，來決定是否把鄧洪納入社群之中，於是市民會被編成「反對」與「贊成」兩隊，各

自把反對及贊成的理由編成歌詞，輪番高聲唱出來，由整個社群旁觀者的輿論傾向做為判決依據，在沒有法典與法庭的情況下，由民意自然解決人事難題。

其實把鄧洪說成畲江族女人的兄弟這一點是很容易矇混過關的，因為留旺族人中除了馬薩奇與馮戈尼醫生外，誰也沒有見過女人，馮戈尼醫生見到女人時她已斷了氣，身為一個醫生，他當然知道一個人活著時與死了後外貌是會有很大的變化的，就算馮戈尼醫生知道鄧洪身分的隱情，想必他也不會挺身揭發的，他肯定理解這個克隆人對原生人所懷的善意及他曾做出的犧牲，或者有一天，馮戈尼醫生會在一個四下無人的時刻，向鄧洪提出一個問題：「你喜歡原生人的生活方式嗎？」或者：「對這個問題，你們克隆人有什麼看法？」或者：「你對你所做的選擇，曾經感到後悔嗎？」

不管如何，故事發展到這個點上來了——他們把女人安葬在峭壁上，馬薩奇把自己的兒子領回家，讓鄧洪帶上來福，住到馮戈尼醫生家裡去。

鄧洪跟馮戈尼回家。門檻很高，很厚實，經年累月被踩踏被坐，中段已大幅磨損，暗褐色的木紋裸露出來，像一圈圈水波往兩頭擴散浸染開來，碰到被大人領來求診的小孩，必須高高地勾起腿才能傾著身子拐進去。後來鄧洪經常坐在上頭放牧游思，夏天來了時，他也學村子裡其他的男子那樣赤著上身到處走，現在他胸口也有隆起的肌肉了，那些肌肉有棱有角的像一塊塊岩石。他也開始注意村中的年輕婦女，慢慢地竟能說出她們容貌方面的妍媸高低，她們在被

他注視時會低頭會紅臉，一旦他移開眼光，她們又會掉頭偷偷回望。他老了一些，但仍然是個青壯年，他有意忘掉自己的年齡，想在留旺族人之間重生一遍，所以特別留意其他男子的年紀，知道馬薩奇二十九歲時，他盤算著自己看起來跟對方差不多年紀，便自動給自己加了兩歲，說成三十一。他對自己這具克隆出來的肉體沒有多少了解，不知道它會以怎樣的速度老去，不知道它能抵禦多少種病菌與病毒的侵襲，不知道它在原生人的生存環境中又能活上多久，他不願意細想那麼多，也學留旺族人那樣，活著一天對付一天。

現在他有個很畲江族風的名字，叫佐良，是女人早先就為他取好的，在社群中的職能是見習醫生，這是馮戈尼給他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碰上老醫生出診的時候，一定會喚他跟著去。他總是落後師傅一步，幫師傅提上那口沉重的牛脊皮出診包。就說這一趟出診吧，有個頑皮的十歲男孩跑上峭壁去玩，不小心跌到崖礎下去了，摔斷了腿，老醫生幫他接了骨，每隔一天還要登門為他復診。在這之前，他們才從岡扎雷家出來，岡扎雷的老爸爸患風濕性關節炎，已經躺床躺了一年多了。

「佐良，不知道你看出來了沒？我的眼力是越來越不行了，你得做好心理準備，隨時接替我的工作。」兩人一前一後走在夾在屋舍中的道路，馮戈尼醫生突然開口說道，「上個星期為托普蘭家的孩子做接骨手術，在縫合真皮層時，手抖得厲害，花了比正常時間多一倍的功夫才把事情拾掇好。我看你不久後就得接起我的班了。」

「我知道，我正在加緊學習之中。」

「做為一個醫生，你應該醫人，但更應該醫心，」馮戈尼醫生原地站定，轉過頭來定定望著他。大概感覺路中央不是談話的理想地點，這個話題也不是三言兩語就打發得了的，便拉著他往前再走幾步，停在一戶廢棄的屋子前面。佐良早先已聽說過這戶屋子打光桿的屋主在出海捕魚時掉落海中被鯊魚咬死的事，眼下這棟空屋四周雜草已長及腰深，把屋子包圍得密不透氣，又漫向石階，眼看著就要吞滅整棟建築了。馮戈尼醫生拉著他在落滿海鳥糞的台階上坐下來，一邊撫摩著來福的頭，一邊把先前那個話題接續說下去。佐良，要知道人體的器官也是一些自治的實體，日以繼夜為了我們的存活工作著。我們的健康並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樣是一個脆弱的系統，需要時時加以修補和干預。對於哪個器官的工作不滿意，試圖由我們來接管，這事兒你說行不行得通？行不通的，佐良，我們遠遠不如它們聰明。假如由我們來接管器官的工作，指揮一個個瓣膜開了又關，讓各個動脈舒張收縮，下令分泌這種激素那種激素，指揮白血球趕赴這兒趕赴那兒去圍堵病菌與病毒，或規定腎上腺該提高多少產量，我們非但會把自己活活累死，而且一定會把事情通盤打亂。身為醫生，我早就知道無作為比有作為來得重要，剛剛我說你該醫人更該醫心，就是說你必須教會你的病人對自己的身體有這層起碼的認識。

兩人正面著大海，海與村落之間，一個平坦的沙地在他們腳下舖開來，到處是密密匝匝的野麥和灌木叢，綿綿直抵山腳。有幾處剛被翻過的鐵黑色的新土，佐良知道那是野豬的傑作，

使他驚異的是，那被豬嘴拱出來的坑洞還有稜有角，刀斧削出來一樣，可見那唇筒的強韌。

佐良，你還在聽我說嗎？很好。我的意思是，宇宙萬物都是整體的有生命的系統，社會性昆蟲群是一個生命，魚群、鳥群是一個生命，人類社會也是一個生命，甚至大到像地球這樣的個體，也仍然是個生命，你可以說地球是個發育中的胚胎，甚至是個單一細胞，大氣層是它的細胞膜，為了我們的福利在巧妙地利用著太陽能，並使地球免於在隕星的打擊下成為齏粉，這層膜是長期發育而成的，它自己幹得挺好，人最好什麼也別去做，讓它自在地生存並發展，人一旦做了什麼事，比如去鼓搗那臭氧層，或引爆炸彈來殺死海洋中的藍綠藻，事情就大大不妙了。無作為，懂嗎？無作為比起有作為，要更符合人類自身的利益。

宇宙萬物都有自己的道，是它們各自的內在構造決定了本身的存在和運動規律，不必靠外在的其他動力。現在回到我們原先的話題，你跟我學醫術，其他的都是微節細末，最重要的是要丟開醫本位的想法，能讓人體自己去做的事不要搶來做，不要用人力干預自然力，不要擾亂、分離、拆散、接管。還有，千萬記住，好死強過賴活著，生命沒有了自由意志，也只是行屍走肉。

給托普蘭家的孩子檢查過傷口並換過藥之後，兩人被留下來晚餐，晚餐過後又被請進他們家的澡堂，裡頭有一口據說是全村最大的澡桶，容得兩人對坐在桶中一起洗澡，托普蘭不斷用瓜瓢往裡面加進熱水，還不時伸手進桶中測試水溫。澡堂板壁上那盞油燈在蒸氣中發出一團團

暗黃色的光霧，佐良閉上眼睛，突然有此身如寄之感，感覺眼前的一切是如此陌生，自己來到這個陌生的世界純粹因為一連串偶發事件串出的前因與後果，如果取消掉其中一個環節，也許此刻他仍然在「那邊」過著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日子。他問自己到底後悔不，心中有一道很強的聲音立即回答「不！」他愛這片天地，在這裡，動物植物混混沌沌活在一起，人在這裡也多了些與各類生靈的親密往返，既然生命的源頭是陽光、空氣、土壤與水，怎麼能說這些基本的共同，不比他們之間的差異更加重要呢？現在來福就躺在澡堂門外守護著他們，他看著牠那身閃亮的皮毛和僨張的肌肉，隱隱覺得牠就是這個壯闊無垠的宇宙所孕育出來的一顆果實，一個精靈，牠活著，活得很好很自在，跟一朵向日葵或一條舍舍魚一樣，做為天地這個大整體的一部分存活在其中，對牠，對與牠相依存的那個世界，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站遠一點，別去碰觸別去干預，讓它自己去發展。千萬記住，好死強過賴活著，生命沒有了自由意志，也只是行屍走肉。

佐良，你在想些什麼？

我？我在想傍晚在路上你告訴過我的那些話。

那些話？

所有的話，尤其是這幾句：宇宙之美就美在於神秘，生命是如此充滿風險又如此多姿多彩，千萬不能把我們的命運交託給任何能預見並控制一切的可靠的代理人。為了爬起和站得更穩，

我們需要失足跌跤的一切機會，最重要的是，要讓心靈與頭腦保持開放狀態，如此才能讓所有的選擇都敞開在我們面前。

夜很深的時候，兩人才回到家。佐良一整夜在蟋蟀吃力又淒苦的鳴叫聲中反覆思索，把床翻了個偏。腦中的畫面，牽連著他那些已被遺忘的過去，豁現了一些褪了色的往日，細探細看，也只是一淵閃爍，只憶起城邦千層大廈裡屬於他的卡式屋中，一回黃昏玻璃幃幕未按鈕刷上色霧，一回頭星星夕照投入他迷離的眼底，瞬間綽約生姿俊彩星馳。憶及他養過的一隻機器狗，那是他送給自己的最豪華的禮物，那狗能辨識他的體味，睡熟了後會打鼾，吃錯東西還會鬧肚子，就是牠陪他參加「忠狗尋主」的電視遊戲，在一百個一式一樣的偶人中找出那個身上有他的體味程式的偶人，贏得一趟為期三天的千層大廈頂樓人造沙灘的假期。萬商廣場咖啡座的小憩，看長著三隻乳房的虛擬舞孃火辣辣的肢體表演，幸運者還可以與她共舞。城邦政府大廈液晶公告欄上功勛積分排行榜每日一換的榜單。到處都是城邦主席的半身浮雕，用瘖啞但決斷的口氣發佈一道道新的律令。生活過得井井有條，城邦政府是個人全面幸福的免費贊助商，給你安全、健康、青春、高壽、榮譽，一切一切，給得公平公正，人人按勞分配，等級嚴明。與麗亞定期的性愛約會，致幻頭盔裡進行的翻雲覆雨。城邦主席的說法如雷灌頂，克隆技術加上致幻頭盔，一舉解決了娼妓、性病、墮胎、難產及畸形兒的問題，父親母親與兄弟姊妹是舊世界的產物，性與生殖應該徹底分家，性與愛情也不必非得沾親帶故不可。更夜的時候他的腳步聲

迴蕩在條木地板上，月光清澈如水，凝結在木格子窗玻璃上的重霧往下墜，像滑下壁屏的水晶，他望著漸漸暗澹的雹子，看它化為水漬。終於來到了逃亡的日子，恐懼、疑慮、憂心，躲藏再躲藏，逃亡再逃亡，在生死之間來回擺盪，背景是溪流密樹、斷崖飛澗。也有一些恬靜時光，新剖的魚撒上海鹽軟火上烤，溪流裡跳躍的光映著女人沉靜的眼，一趟風來，她的長髮掃在他的頸根上。山洞口落日裡的遠眺，女人靜靜來到他身畔，他望向哪她的眼光跟到哪，又看他低徊舐味，臉上便出現笑容，像個驕傲的莊園主看著來客在她的地產上悠遊。粼粼水面飄落一片片鳥啼，陌生的男高音在唱夢、唱童年、唱故鄉，唱母親，唱家屋後的小河與白楊。

天亮時分，馮戈尼醫生一踏進診療室，就看見佐良迎著晨光坐在窗前，用一把利剪聚精會神剪去他掌心中那塊皮，一旁桌几上放著蘸上消毒水的棉球。老醫生眉頭緊皺，屏息凝神地注視著手術的進行，他知道佐良正承受撕心裂肺的驟痛，就算他那身皮囊是克隆出來的也一樣。終於老醫生忍不住開口了，我來，我來操刀吧。我怕留旺族人識破我的真實身分，在住到這裡來之前，我用刀子刮去了一層表皮，在上面用紅外線激光器焊上一層彈性蛋白做成的膜，把我克隆人的身分條碼給掩蓋起來。您知道我在說些什麼嗎？我正告訴您呢，我原來是個克隆人。

我知道我知道，馬薩奇都告訴我了。

尼采是對的

那人來到村子裡時，馬薩奇正在試驗他新做的木頭夾套是否靈光，他把夾套用杈撐開裝在門檻上，自己騎上夾套中看能不能拔除杈子。叫密歐的那個三歲多的小小孩拿著一支彈弓不時對著從半空飛掠而去的鳥影作射擊狀。半個小時前兩人才目睹馮戈尼醫生帶著他的助手從門口過去，聽說有人被毒蛇咬了。麵粉作坊對面的榨油廠前圍了一群人，他們提著一袋袋菜花籽或葵花籽等著換成瓶裝的油。這時在椰樹林中解手的海希爾正看著自家那隻大黑狗追著自己的尾巴打轉。村中廣場圍著一群人交頸接耳，擁在一部騾車前面，這部半舊的騾車是打魚的埃里謝用一條大鯊魚跟人換來的，一個矮個子一邊咬著黑麵包一邊評論道：「這部破騾車值條大鯊魚！下回談生意找個內行人陪你去。」

飛行汽車就降落在以騾車為中心的那一圈人外面。

是從椰樹林鑽出來的海希爾最先發現正低空飛行的那部大機器的，他的大黑狗發瘋似地對著半空吠叫，在空地上跑來跑去，才引起他的注意，於是他便跟著它往村口奔去，正好目睹它無聲地降落在村中廣場。

幾分鐘後，原來圍住騾車的人已轉移目標圍住飛行汽車，海希爾擠進人圈去看了看，正好

看到那人打開飛行汽車透明的穹頂走出來。那人瘦而高，皮膚白皙，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的，使得瘦削的下巴看上去青濕濕一片。有個孩子突然哭了起來，這突如其來的哭聲把眾人都嚇了一跳，立即有女人壓著聲音恐嚇小孩得馬上停止哭泣，卻引出了更多眼淚與嚎啕。眾人都噤聲了，下一秒鐘那孩子的啼哭聲也戛然而止，便聽見拴在不遠處一棵樹幹上的那隻公騾用嘴拔起草根的喳喳碎響。

「韓森！」人牆後面還有人硬要擠到人牆裡面，這人個頭也高，在人群中一站便高出半個頭，頸根涼嗖嗖地迎著八面來風，眾人不回頭也知道他是畲江族人佐良。可那個天外飛來的克隆人與他有什麼關係？為什麼他一眼認出了對方並直接以名字叫喚對方呢？眾人斷定其中一定隱藏著什麼蹊蹺，他們便把自己樁在那兒，等著事情一步步揭曉。

叫韓森的那個克隆人迷迷瞪瞪地朝佐良站立的位置舉步，於是那個地方立即出現一個缺口。韓森與佐良面對面站定，用一種眾人完全聽不懂的語言談論了三四分鐘後，佐良才抬頭在人堆中尋找，於是站在馮戈尼醫生前面的人便自動為他挪移出位子，方便他跟他的助手講話。

醫生和他助手的談話出奇簡短，只見長者神色凝重連點幾個頭後，挺身站到人堆中心點，告訴眾人這是一件佐良與他的朋友間的私事，兩人需要靜心長談，希望大家給他們一點時間，馮戈尼醫生並且保證，一旦兩人的事涉及到公眾利益或安危，他一定會知會大家，如有必要，則會組織一次輿論裁決。眾人沉默了，沉默意味著一種可怕的思索。

那個叫韓森的來人始終帶著木然之色，任憑眾人熱烘烘的目光灼燒著他全身。顯然他需要時間來慢慢了解他一頭撞進來的這個世界，但他不會有的，這些身上帶著驚人異味的原生人，肯定不會像對待鄧洪那樣對待他，要是這些人懷疑他的來意，他可怎麼也逃不了。現在單單他們的存在就對他造成極大的壓迫，他們呼出來的氣把他緊緊包裹住，火辣辣烘焙著他，要是他們對他動手，他無論如何也阻止不了那一棱棱造山運動般隆起的堅實的肌肉。他需要一綻豪斯讓自己鎮定起來、振奮起來、無畏起來，但是倉皇出逃時，他竟把處心積慮收集起來的三盒消魂丸給忘在辦公室裡了，現在他沒了力量與信心，連注意力都集中不起來。

來人終於被帶到馮戈尼醫生的家，那裡始終聚集著半圈人，公審人代表來了兩次。幾個大膽的孩子跑進庭院裡考察那部飛行汽車，興奮地繞著它打轉，在發現不會有立即的危險時，開始觸摸試驗各種機件。那部車子能像三棱鏡折射七色光一樣呈現出姹紫嫣紅的色彩，遠觀時它是一抹紫光，越走越靠近它時是層次不同的紅色，快步與它擦身而過時是黑色的，孩子們當然忘不了它在半空中時，看著像一塊移動的琥珀，而向地面緩緩降落時竟是通體碧綠！真是觀之不盡，為此他們再也挪移不開腳步了。

黃昏時人群散掉一些，村子裡飄出了飯香和三弦琴琴聲，人們心事重重地進餐，凝重的臉被爐火映得一閃一閃。

現在那個叫韓森的人心情總算平定了些，他坐在昏暗的油燈下，因為不適應這樣的亮度，

一直把眼睛圓圓地睜著，希望能把身邊的景物看得真確一些。門外那些人仍然威脅著他，只有老醫生那張祥和平靜的臉給了他一些安定力量。在散著木料香味的書齋裡，遠處山沖裡一片蛙鳴聲竟能壓過門外嘈嘈切切的人聲傳到耳畔。有一瞬間，他憶起了飛在半空往下見到這個村寨的第一印象，那異質的風景使他一顆心忐忑不已，那鏡面般的湖泊，那玉帶般的河渠，那黝黑錯落的屋舍都陌生得叫他打冷噤，那原是個只存在於典籍中的世界，現在突然出現在他腳下，使得他一時錯以為自己正在進行一趟時光旅行。眼下置身其間，他的恐懼淡退了些，開始有了敞亮的思索，於是他跟他的前長官鄧洪談起自己出逃的經過……

你或者還不知道你右手手掌心裡的身分條碼最重要功能是什麼，我以前也不知道的，你出逃後，上級把一項特殊任務交給了我，我才知道身分條碼真正的奧秘。是這樣的，他們讓我守著電腦監著你的一舉一動，在有特殊狀況出現時隨時紀錄並上報。全球定位系統的衛星，可以根據植在你掌心中的身分條碼隨時隨地跟監你的形蹤，那個埋在你體內的條碼利用你的體溫產生的能量對衛星系統發出訊號，同時間你所在的方位和你這個人的生理狀況都會準確無誤地傳送給地面的分析中心，不管你逃到哪裡，始終都在城邦政府的掌控之中，我的工作則是分析監控衛星傳送過來的數據與資料。

這是《聖經》裡敵基督的真面目！「……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做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他奴役及管轄人身自由，天涯海角，無所

不能及。佐良聆聽來人的敘述，想起自己剛剛出逃那段日子，一直為追捕他的人遲遲沒有出現而百思莫解，現在真相大白，他們根本不需要追捕他，除非他有插翅飛出地球的能耐，否則就始終在他們的掌控之中，「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後，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他」、「又任憑他與聖徒作戰，並且得勝。也把權柄賜給他，制服各民各族各方各國。」

五天前你用剪刀剪去掌心中的身分條碼後，我們便不再能夠監控你的行動，上級認為該是把你的名字寫入黑名冊的時候了，他們正準備派人出來獵殺你……

慢一點！你們怎麼知道是我自己用剪刀剪去掌心中的身分條碼的？這件事就只有馮戈尼醫生知道。

我們什麼都看到了，打一開始，我們就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噢，你當然不知道，很少很少人知道，置於你眼睛後面的電子晶片紀錄了你從生到死雙眼所見的一切景物，這些影像可以在電腦裡加以儲存並解讀。打從你出逃後，我們就全天候解讀由你雙眼後的晶片傳輸回城邦政府總部的情報匯集中心的影像，也就是說，你的眼睛就是我們的眼睛，我們看到了你所看到的一切。我們看到你帶著那個原生女人搭通天塔的電梯去偷了一輛浮舢飛到城郊找尋她父親留下來的車子。看著你們在荒涼貧瘠的野地裡尋找食物和飲水。看著你們像獸一樣挨著彼此睡覺。看著你們住進懸崖上的木屋。看到你們遷移到離其他人更遠的山洞裡。看到你被那隻凶惡的狗攻擊。看到你上山砍柴下海撈魚，一步步退化為原生人。看到那個原生女人因難產而死——這

一段影像曾被城邦政府截錄下來剪輯成為一部教育影片，交給幼兒教養中心，讓孩子們徹底認識胎生的野蠻血腥，讓他們進一步確認克隆文明的優越性。我們也看到你從峭壁上下來，被另外一群人吸納入他們的社群之中。看到你突然決定要除掉掌心中的身分條碼，割斷與城邦的關係。就在你動剪刀剪去身分條碼後，我們就無法測出你所在的地理方位了。

為什麼他們在我眼睛後面安置電子晶片？

他們在每個甫克隆出世的嬰兒眼睛後面安置電子晶片，一旦他成為離心或異議份子，他們就開始監控他的一舉一動，將他眼後電子晶片紀錄的影像輸入電腦加以解讀。當然，他們也用這套辦法對付各種刑事罪犯，警方可以解讀受害者臨事前所看到的一切，掌握強暴、武力攻擊和謀殺等罪行的作案經過，揪出真凶。這種電子晶片的功能一代代加強，據說最新的品類甚至可以同步收音，也可以紀錄當事人的思想與感覺，所幸安置於我們這一代克隆人眼後的型號，就只有收集影像的最基本功能而已。借助這一套情報系統，罪犯根本無所遁形，所以城邦才能保有強效的治安能力，使得犯罪率一直維持在最低水平，道理很簡單，假如警方擁有百分之百的破案能力，誰還有膽子作奸犯科？有關電子晶片的事，一直是城邦政府的最高機密，他們當然有理由把它當成機密，因為一旦人們知道了這個秘密，就會在犯罪時採取相應措施，比如在殺人之前，先毀去受害者的雙眼，甚至只消讓他入眠。當我被派定解讀你眼後電子晶片傳輸回情報匯集中心的影像這個任務後，便被徹底隔離了起來，他們害怕我會泄露這個最高機密。

一席話，使得原來叫鄧洪的那個前克隆人眼睛越張越大，臉色越變越青，不得不捂著嘴巴免得驚叫出聲，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麼他竟對自己已身所出的那個世界了解那麼淺？他怒目凝視來人，彷彿對方就是那個世界的肉身代表。雖然他在精神上已一步步叛離了生養他的那個世界，但方才的揭露仍然是一記炸雷，把他擊倒了，只覺得內心有什麼東西頃刻瓦解，留下一個巨大的空白。眼前這個他喚做韓森的人，用冷冷的臉孔和語調向他揭示了一個天大的秘密，大到超乎他的理解與想像，把他震懾得石化了般，卻感到混身細胞和體液的泡沫在翻騰。他把目光由窗口投向外頭傾斜的夜空，這是從女人那兒承襲來的習慣動作，是迷失時的尋覓，這宇宙太虛裡沒有了生與死的界限，它們從遠古綿延到如今，吸收聚攏了漫漫歲月，碩大無朋地把一切吸納在其中，在它面前，人被迫變得謙遜，因這謙遜，人也將變得無畏，無畏於所有人力的撥弄與輕侮。

叫韓森的來者則在冗長的敘述之後，陷入精神的虛脫狀態。在這個蠻荒世界之中，他又感到孑然一身無所依恃，連他前來投奔的人都顯得陌生、遙遠、難以企及，彷彿他們之間橫隔了幾個世紀，這時分外感到他正坐著的那把木頭條凳硌得他屁股作疼。作為一個原生人專家，他原以為自己與原生世界有著特殊的連繫，對它比一般克隆人多了些同理心與同情心，可以像他的同行鄧洪那樣直步跨越那道兩個世界間的鴻溝，所以才把這個文明的邊陲地帶當成自己最後的生路，可是置身在其中，在滿山松樹林尖厲的嚎泣和罩在藍霧裡的黑壓壓的群峰中的人間一

隅，他更加感到生死未卜福禍難測。可不是嘛？屋外日以繼夜聚集著一群生氣與形容都十分獰惡的原生人，他們不放心他，必得親眼監看著他的一舉一動，木格子窗玻璃上貼滿了人臉，像一塊佈滿眼睛、鼻子與嘴巴的壓縮肉磚，他剛剛從無聲無息的電子晶片的監控系統中出逃，卻逃向這個由千百隻肉眼構成的監控系統中來，難道做為一個人，他真是無所遁形於天地間？更壞的是鄧洪看他的眼睛，惡狠狠的充滿著無名的怒火，他一定被這個舊同行當成權威當局的同謀了。

果然鄧洪問了，為什麼你到這裡來？

為什麼我到這裡來？我在逃亡，我害怕被滅口。真是太恐怖了，我發現所有曾在情報匯集中心出過特殊任務的人都不見了，有一天我不小心截收到一些資料與數據，為了紀念所有「功成身退」的人，他們在中央檔案庫裡為他們每個人建立一個虛擬墓園，每天在大理石墓碑上供一束鮮花，我截收到的畫面就是正在變更鮮花的儀式。真是太恐怖了，一個個墓碑上是不同的「功成身退」者的半身肖像、名字及身分編碼，像閱軍般被掃描過去，這是城邦政府在向他們的亡靈致敬。然後我看到最後三座墓園的棺木符號是空著的，裡面還沒有人，僅標示著「虛位以待」的字樣，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仔細讀了墓碑上的肖像、姓名及身分編碼，發現自己是三者中的一個！他們馬上要汽化我來滅口了，不久以後屬於我的數碼墓碑前也會供上一束鮮花，每日一換，象徵城邦政府對我所做的犧牲的感念。這事發生在你削去掌心中的身分條碼之後，

這一點更加深了我的疑慮，他們準備獵殺你，那意味著我的工作就要結束了，我已不再有利用價值，留著我只會是個禍害，最省心的辦法就是汽化了我滅口。

兩人間落下好大一塊沉默，佐良注意到韓森的臉仍然空白著，即便當他使用「真是太恐怖了」這樣富於情緒的字眼時，也沒有牽動臉上太多的肌肉，這是一張克隆人的臉，一張疏於表情的臉。佐良瞥一眼貼在書齋木格子窗玻璃上那些大人小孩的面孔，倒覺得韓森的木無表情挺合時宜，至少窗外那些好奇的原生人無法從他的臉部運動猜測出兩人的談話內容來。

你這樣逃了出來也不是辦法，你身上仍然帶著可以被衛星偵查到行蹤的身分條碼，眼後也仍然裝置著可以紀錄你所見所聞的電子晶片，現在我們是兩條網中的魚，等著他們隨時收網了。佐良還是說出心裡的話，儘管那些話很咬口。他看著韓森的胸口上下起伏，看著韓森的目光黯了下去，真想抓住對方的肩膀，搖他撼他，搖出一些眼淚撼出一些嚎啕，但他沒敢那麼做，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故事，故事中人還沒學會在新的場景中表情與動作，連發出來的聲音也空盪盪的，像箭射入高空，卻飄忽忽地去了，再沒回頭，再沒回頭。

你害怕我連累到你？韓森竟出奇不意地笑了出來，那笑像什麼有實體的東西，從喉部彈射出來，衝破嘴皮往外蹦，把他自己都駭住了。再說話時聲音竟又是一慣的冷調，不帶那笑的餘韻。不用怕不用怕，他們再也看不到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我把情報匯集中心主管收集電子晶片傳送回來的影像的主機銷毀了。我得活命，我不願意被汽化，我還沒做好死的準備，這事兒我

得要有時間好好思索一下才行，所以我只能逃，先逃出來再說，但在出逃之前我已銷毀了那部要命的機器。說著這話時，他一個手指一個手指摘下一直戴在手上的灰手套，把赤裸的右手手掌攤開來給鄧洪看。你看，我也學你那樣，除去了我掌心中的身分條碼，我是做了最周全的準備才逃出來的。我說過我得活命，我不想被汽化，我還沒做好死的準備。

但你說過，他們已經準備獵殺我了，一旦他們找到了我，那麼連你也逃不了的，他們會有辦法的。

這點我也考慮過了，我想無非是跟你一起逃罷了。你一直在逃，逃克隆人，也逃原生人，到目前為止都逃過手了，我也可以逃呀，這總比坐以待斃強。再說，據我所知，他們是不可能發動全面性的攻擊的，原生人的存在為克隆人留下強健的野種，以防哪一天克隆人群體遭遇什麼致命疾病的攻擊時，找不到可以交換甚至更替的異種基因，基於這點，他們是不會對原生人趕盡殺絕的。

佐良轉頭看了木格子窗外的人群一眼，突然歎了一口氣，對自己說，是我把災厄帶給他們的，他們給我以德我卻報之以怨，萬能的神啊，祢為什麼如此佈局呢？

我聽到他的呼喚，從稿紙後面抬起頭來，我知道他在跟我要解釋，但是我給不了，事情往往有著它自己的內部邏輯，有時戰爭與死亡是避免不了的，也有它的必要性，因為反抗者如果沒有面對戰爭的勇氣，那種反抗就沒有力量也沒有意義，有時人們應該赴湯蹈火才能跟尊嚴相

遇，如果革命者沒有在硝煙中大步前進，如果科學家沒有在宗教法庭的柴火堆上慷慨就義，那麼人類也就是一群能發明會創造的飼料豬罷了，尼采是對的，他說過他寧願活得痛苦也不願活得快樂像豬般。尼采是對的。

戰爭來了

於是戰爭來了，戰爭突然就來了。

在留旺族人位於河彎裡的村寨，人們都可以聽見自己雙膝發抖相碰撞的響聲，一走出屋舍，便可以看到松林盡頭升起的濃煙和火光，他們平靜的生活被搗碎了，代之以飢餓、疲倦、恐懼和血跡斑斑的人與灰塵，哭泣、嘈雜和硝煙交織在一起，人們在月光下冒著寂然而過的鐳射死光把遇難的親人掩埋好，在鐳射死光不再劃破黑暗時，重新燃起希望，希望傷者能在下一波攻擊之前被撤離、被包紮。然後是向後方的撤退，拖著沉重的腳步走離已成廢墟的家園，通過峽谷往內陸密林中走。馬薩奇和另外兩個人用一個擔架抬著受傷的新來者韓森，他的孩子密歐緊緊跟在他身側，他們在一個坡道上不小心鬆了手，躺在擔架裡的傷者跟著滑落地上，呻吟起來。最後，他們到了一口井旁邊，馬薩奇在十分鐘之內喝了差不多一公升的涼水。

他們經過另一個村落，一座座木屋都已燒毀，暴露出狹窄的屋基，上頭或者留著沒有鍋的

灶口，或者只見些破瓦甕子或水缸，這支沮喪、襤褸的隊伍裡總有人忍不住向那些曾經稱做家的所在投去長長的一瞥，想必被他們拋在身後的家園如今也就是這樣的景象，這使他們憤怒得胸口急驟起伏，雙唇顫抖不已。他們在路上，帶著各自認為活下去不可缺乏的物件，犁耙、鍋盆、布匹、三弦琴，這些筐筐簍簍使他們走起路來東歪西突，因此連綿成幾公里長的隊伍是扭曲的、斷續的。他們臉黃得像油燈燈罩，眉頭緊緊糾結在一起，帶著他們的孩子和狗走上了流亡之路，傷者的創口在烈日下曬了一天，發出來的惡臭叫他們作嘔，這些景象令他們深刻地感受到戰爭是多麼骯髒的事。

佐良驚異地發現隊伍中有人背著一筐書，是一個清秀的男孩，這景象使他有了片刻的恍惚，使他想起了故去的女人，馬薩奇的妻，密歐的母親。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沒有人知道他有多麼想念她，在屋中靜坐，聽窗外樹葉沙沙作響，他會忽然想起她已經不在了，提著出診包路上趕著，也經常被一種沉重的寂寞感所襲擊，這才想起她已經不在了。她的不在造成他心靈的一個大缺口，無法用其他事物來填補，有時他會找馬薩奇去，去看她生前愛的人，他逗密歐玩的時候，動作會突然中斷下來，深深地看進那孩子的眼睛裡，要在其中尋覓她的小影，但這些只有更加深他的寂寞感，就像現在，一個背著一筐書的孩子使他憶起了她，立即遁入回憶的深淵，眼前的一切都變得恍惚不真實，連兜頭罩下來的戰火也失去了它的熱度。

經過下一個聚落時，有一支隊伍等在路邊，準備加入他們流亡的長列，臨走之前，他們對

還完好的家屋做最後目光的巡禮。那磚那瓦都是他們自己燒的，用他們山裡的樹他們山裡的泥燒出來的，也是他們親手一塊塊一片片砌上去的，可不久之後戰火就會毀去這一切，當來年的草木把這一片廢墟都吞沒之後，除了滿山流竄的野物會在其中嚎叫外，所有的生活的痕跡都會被抹去。對這類陰暗前景的預想，使得幾個婦女忍不住低聲哭泣起來，她們的孩子也跟著哀戚地流淚，這當兒有個清亮的童音發話了，既然克隆人強過我們，為什麼我們要當原生人？為什麼媽媽要生下我，而不是克隆我呢？

向晚時分這支隊伍才緩緩停了下來。這是一段彎曲上升的山路的盡頭，上面是一塊隱蔽在疏落的楓木林中的台地，偶見石板壘成的矮牆，矮牆裡是厚實的木屋，牆頭伸出一些閒花野草，逗引著蜜蜂與蝴蝶。山坳裡有個潭，被灌木團團圍住，像面晦暗的鏡子，攝盡萬相光影從而深不可測。他們就在這個深潭四周安營紮寨。

後來加入他們的那群人是柳昂族的一支，這個部族擅長用楓木與楠木造船，他們造出來的楓木船與楠木船在海上走得快也走得遠，在市集上叫價很高，卻容易脫手。現在他們中有人開始倡議由水路走，退守到離海岸線有百多水浬的康洵島去，至於渡海用的船嘛，很簡單，他們刻下置身的這塊台地四周就有很多楓木材可以利用。

成百上千的人陸續登上這個林間的台地，他們背著背包，鼓鼓囊囊的，遠看個個像滑稽的駝子，他們把死者拋在身後，只帶著對往日生活的美好回憶出發。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撤退途

中成了士兵，馬薩奇就是其中一個，他們在確立了自己的新角色後，自動以一種塹壕戰隊形行進，手裡高高地托著獵槍，護衛著零亂的流亡隊伍。等全部人馬都上了台地後，這支由前獵人們組成的軍旅自動清點人數，發現他們共有五十二個人，他們個個拳頭緊握，全身的肌肉繃得硬邦邦的，很快又把自己分編成五個小隊，以便輪班巡邏營地或外出偵察敵情。

馮戈尼醫生與佐良帶著出診包到處找傷者與病者，來福一路前前後後繞著他們打轉。傷病者比他們原先估計的多，可馮戈尼醫生已老眼昏花雙手顫抖，沒法再操手術刀了，只能做些清理與消毒傷口的工作，現在真正動手的人是佐良，他不斷縫合皮肉的裂口，紮上繃帶或打上石膏，忙得手肌痙攣脊骨痠痛。當夜深時兩人踏著樹影篩下的浮萍似的圈圈點點的月華往他們分配到的臨時棚屋走時，白日裡鼎沸的人聲已經稍息，代之而起的是一片蛙鳴，一起一落彷如一陣陣飽嗝，看來那些簡單的生命千百年來就習慣在飽食之後群集閒話家常，要是活下去如許簡單，像蛙、像鳥，嘓嘓嘓或啾啾啾，佐良腦中擬想著，或者更好一些？單單活著，不要理由，啾啾啾或嘓嘓嘓，在而且屬於一個地方，不像他永遠在荒涼曠索的人間一角，昂頭看萬里無垠中一輪月，自外於人群，自外於世界，在逃離與進入間懸置，心裡卻分外明白自己永遠無法真正逃離，也無法真正進入，只能在這兩點之間游走，哪個地方也不在。

月亮大得出奇，來福似乎很吃驚，經常昂頭對它狺狺地吠。夜色這麼好，不該有殺戮、死亡、背離家園、生死兩隔的，佐良覺得對這一切不幸負有道義上的責任，尤其在留旺族人經由

輿論裁決的程序留下他與韓森之後，這種負疚感就更深切了，它逐漸加重，儘管加重，墜得他的心累，他絕望地預感到，除了死亡，他再不可能從這個重荷下解脫出來了。

佐良，如果你留下那個傷口補丁機，這時候就可以派用場了。馮戈尼醫生突然開口說道，讓佐良從沉思中驚醒過來。那個傷口補丁機，是他做為克隆人的最後一個物證，他早想丟了它，卻因危急時可以派用場而始終不捨，可從來也不敢讓它在人前亮相，怕暴露了自己的身分，後來不用怕了，輿論公決把他與韓森納入留旺族人的社群時，他倒不想留住那玩意了，他告訴馮戈尼醫生，他要像原生人那樣生活，那樣老那樣病那樣死，他不要再假借克隆世界提供給他的任何便利了，那意思是說，既然留旺族人不計安危挺身庇護他與韓森這兩個異類，他唯一能回報的，也就只有這麼一點赤裸裸的忠誠了。他把那個傷口補丁機投進了太平洋，韓森學他的樣，也把他開出來的那部飛行汽車從半空中投進了太平洋，韓森就是在那個時候受的傷，他穿的那雙「飛羚」牌健步靴出了些問題，在打開飛行汽車穹頂往外跳之前，他那個彈跳動作幅度太小，沒有使汽缸壓縮排氣產生足夠的升力，雖然在臨著陸之前，他情急下雙腳用力互相叩擊，發動了單汽缸發動機，產生的升力承住了他大部分體重，才沒讓他跌個粉身碎骨，只落個左腿骨折的輕傷。現在老醫生又提起了那個傷口補丁機了，一定是面對太多的傷患感到無能為力罷，老醫生不知道，當他這個克隆人一針針地為原生人兄弟縫合傷口時，那種自外於人群自外於世界的寂寞感才會平息些、瀰散些，不知道他這無私的付出中其實是帶著私心的。我不需要傷口補

丁機，就像你們不需要克隆技術、儲壽銀行和靈魂晶片一樣，我有雙手，我願意用雙手去碰觸原生人兄弟的傷口，清理它消毒它縫合它包紮它，正如您說過的，我要用心醫病，可只有親自動手時心才會參加進去，拿著傷口補丁機用兩秒鐘補一個傷口，心是沒有機會參與其事的。

老醫生拍他的背，這是個決定性的時刻，他終於釐清了心中紊亂混沌的感覺，真正結束了擺盪的狀態。好幾千好幾千年前，焚城之火將起，城中有人得到預言出逃。逃呀逃呀，你要活便得頭也不回往前逃，忘掉你所逃離的那地方，預言殷殷告誡，你要一心一意往前走，千萬不可回頭看，一看你就那兒也去不了了。他一直怕自己化為一根鹽柱，那兒也去不了，方才老醫生在他背上那一拍，徹底把他內心這個隱微的恐懼化除了。

來福又吠，兩人不約而同抬頭往天空望，只見一道青藍色的寒光像一支長劍一樣直由天心刺向他們，佐良叫了一聲「糟了」，拉著老者往地面趴，下一秒鐘，他眼前一切都變成黑色的了。他心裡想，我這是死了嗎？他真想知道自己是死了還是活著，這可是一件玩笑不得的事。他試著動動手腳，手腳都還能動，他知道了，他還活著。可碰巧頂住鼻子的手這時卻感到一種濕糊糊帶著溫度的東西正裹著它，他領悟過來那是血液。他整個頭都很痛，所以閉上眼睛。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他立即睜開眼睛，還是漆黑一片。一定是眼睛被打傷了，自己整個瞎了。奇怪的是他並不怕，一顆心靜得出奇，全身肌肉跟著一鬆，只等著大限的來臨。這時卻聽見嘈雜的說話聲與腳步聲，他重新又看得見了，頭痛的感覺也消失了，原來他們移去了覆蓋在

他頭部的馮戈尼醫生的屍體，這位長者不幸被鐳射死光掃中了，倒下時把佐良頭部壓在下面，剛剛他的手摸到的那種濕糊糊的東西，是從老醫生口鼻溢出來的鮮血。

編在馬薩奇那個巡邏小隊裡的一個戰士也在同一次進攻中被鐳射死光掃死了，馬薩奇也被餘光灼燒了皮膚。他跑離已死亡的同袍，滾進灌木遮抱蔽著的一個低窪地裡，正好目擊低空飛掠而過的那部蛋形飛機，他甚至看到了飛機裡機槍手的眼睛。他用獵槍朝它開了三槍，看到爆裂的飛機的碎片從半空中飛濺下來，看見它墜落在松樹林的另一端。後來當他知道就是他打落的那部蛋形飛機殺死了馮戈尼醫生時，痛苦的臉上終於有了片刻的舒展。然而他是悲觀的，他告訴佐良，克隆人如此迅速地追趕上他們，這意味著克隆人始終掌握著他們的行蹤，如此一來，戰局是很難對付的，因為他們處在明處，敵人卻在暗處。

這真是一場殘酷的戰爭，棚屋中不斷傳出臨死的人的呻吟和要水喝的呼喊，受輕傷的人拉著拐杖在營區游走，活像一個個牧羊人。巡邏小隊又收編了一些新的成員，現在他們又新添了一項工作內容，那就是到各個棚屋中去送配給的飲水和乾糧。

可對發動攻擊的城邦來說，這遠遠稱不上戰爭，這只是一種試探性的懲戒，同時是官方電視台新推出的一個極具娛樂效果的電視即播節目。在「萬商廣場」地標建築的數位牆面直播出來的畫面中，坐在圓形劇場台階上的克隆人看著那些食不飽腹、衣不蔽體的原生人像蟻螻一樣往密林中遷移，看著他們在鐳射死光的掃射下撲倒在地，看著他們在瘧人的寂靜的林中安營紮

寨，看著神出鬼沒的蛋形飛機用紅外線偵測儀偵測出地面的生命跡象，準確地發射死光的精采場面時，不由得發出一陣陣驚歎聲。這裡頭的戰鬥與死亡不是虛擬的，所以分外動人心魄，這裡的交戰者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軀，所以他們流出的血才有灼燙人心的熱度，那是最高純度的真實，恢復了攝影機寫真的看家本領，觀眾覺得過癮極了，他們當中大部分人回到屬於自己的卡式屋中後，還會打開佔了一整面牆的電視屏幕，繼續收看那場文明與野蠻的對決。

當局發現人們對真實有著如許驚人的胃納，他們如饑似渴，如痴似癲地消費著真實，不管那畫面多麼鬆散貧乏，一旦他們知道那是真實的，便可以在瞬間全神投入、渾然忘我。城邦公共電視台本來是個冷門頻道，從開播以來只有三次收視高峰，一次是火星上地球人城舉行建成儀式的實況轉播，一次是原生女人生態實況播出，再來就是眼下這次對原生人的清剿行動的同步播放，看來真實就是收視率寶礦的礦點，它勝過一百個最好的影像解析和編程師的精心勞作。

當局沒有公佈清剿行動的肇因，只簡單地在每一回播放之前打出字幕，「由於原生人不斷進犯城邦，城邦被迫加以清剿」。兩個克隆人出逃的消息一開始就被封鎖了，那是一種最危險的示範，公眾一旦知道了，難保他們不去追究背後的原因，而這原因裡包藏著城邦聯盟的最高機密。沒有人會叛逃，這是一個人間樂園，沒有任何人有理由背棄它。異議份子是不存在的，因為城邦文明是人類登峰造極的成就，不容懷疑更不容否定，這是城邦聯盟領導層峰的基本共識。

清剿行動由於廣大民眾的參與而成了一個全民狂歡節。當第一架蛋形飛機被擊落時，民情沸騰了，公共電視台公開遴選自願出獵者，為第一批準獵手組織了一個短期研習班，把從眾多與賽者中脫穎而出的三十個人集中到一處虛擬叢林中，讓他們穿上獸皮衣服，戴上猙獰面具，摹仿野獸嚎叫著爬行出擊，或擂鼓相互撲打格鬥，用近乎原始的儀式來喚醒沉睡在克隆人心中的剛烈勇武氣概。而這出獵前的遴選及集訓，又成為清剿原生人實況直播節目的一部分，並將由電視觀眾根據三十個準獵手們的表現淘汰掉其中的半數，這十五個在決賽中脫穎而出的行動英雄，又將各自設計一套出戰謀略來一拼高低，爭奪領導者的寶座。

於是在接下來的那一星期時間裡，各路英豪們一一推出他們自認最大膽最別出心裁的作戰方案，觀眾則不斷透過電視這個「個人窗口」把意見回饋給製作單位。當七號獵手朱力的叢林食肉怪獸出場時，收視率達到了這個熱門節目的最高峰，他把已退休的自動食草機的程式加以修改，把它們由嗜草怪獸變成嗜肉怪獸，讓它們一見到原生人就飢腸轆轆、食指大動。有了這支精銳先遣部隊打前鋒，克隆人就有了與原生人打短兵接觸的叢林戰的可能。

觀眾中的大部分人對叫「嚼嚼」的這種食草怪獸有著無比的親切感，那造型滑稽笨拙的機器聯結著他們往昔生活的回憶，當城邦政府還沒下令全面種植永遠不會長高的侏儒草時，幾乎所有的草坪上都可以見到這種有著臘腸狗外型的機器怪獸在遊弋，它們一見長到超過十八公分的草就開口大嚼，同時排出一粒粒肥料丸滋養草地，它的胃是一具微生物燃料電池，運用一群

大腸菌分解食物，將化學能轉變為電能。現在朱力把這批老古董從博物館請出來，修正了它們的程式，由草食性改成肉食性，尤其是對帶著濃烈體味的原生人的肉特別具有食慾。朱力帶著兩隻嚼嚼刺進虛擬叢林時，觀眾看到嚼嚼伸長頸子到處嗅，它對以往視為美食的長草完全無動於衷，它也不吃青蛙、蛇、松鼠，見著這類無害的生物時，只是迷迷瞪瞪地前進，可是當第一個原生人及他的狗進入它的視線內時，它立即睜大眼睛豎起尾巴進入備戰狀態，這時朱力說話了，「要吃肉，它得先有本事把它抓住，這需要消耗更多額外的能量和複雜的動作。」這時嚼嚼已逮住了那個看著非常勇武的原生人，大口一張，便扯下他的一塊小腿肉，又追在那個負傷逃跑的野蠻人後面，再一口，又咬掉他的整個足踝，這當兒朱力正在幫觀眾溫習關於食肉獸運作的基本常識，「嚼嚼胃裡的微生物可以製造酵素，分解碳水化合物，每次它把葡萄糖之類的大分子分解成更小的分子，就會釋放出電子，這些電子經過氧化還原反應，不斷對電池充電，這好比哺乳動物的血液循環和呼吸作用，只不過輸送的是電子而非氧氣。」

觀眾給了朱力二十分的最高評價，不僅因為他的作戰策略最大膽最具創意，也因為他的造型最具戲劇色彩，現在他戴著仿象牙的鼻環，頭上綁著紅色飾帶，黥面紋身，一手拿著鐳射鎗一手拿著匕首，每隔幾分鐘便把這兩樣武器擺入繫在腰間的囊袋，以便騰出雙手來擂自己的胸脯，這麼做著時，還不忘引頸發出野狼般的長嘯聲。在成為一個好獵手之前他首先是個好演員，而這點對電視觀眾勿寧更重要，日子過得那麼單調，總算有人挖空心思給了他們一點尖新的刺

激了。

現在城中的兒童最熱中的遊戲便是花兩丁尼帶著六隻嚼嚼殺入密林中去捕獵原生人了，他們上育樂中心去，攤開右手巴掌刷一下身分條碼，便坐進一個造形與蛋形飛機近似的蛋形遊戲機裡，一戴上致幻頭盔，往窗外一望，發現自己置身密林的心臟地帶，這時窗外呈現的景物被映入眼中，激發了腦中的想像，想像中的景象又立即被映像化，編織進遊戲的情節中。現在勇敢的克隆人小兵已越過沼澤，載送他入密林中的蛋形飛機已飛離現場，接著槍聲劃破叢林的靜寂，一枚炸彈爆炸，跑在最前頭的兩隻嚼嚼被炸成碎片，小兵舉起鐳射槍一陣掃射，只打下一陣葉雨。頭盔中的電腦裝置提醒他前有險情，果然，在下一秒鐘的前進路線上，他就發現了一個躲在灌木叢後面的原生人，那個原生人在他鐳射鎗的瞄準下先是投降，接著又反悔起來，想要逃走，他不得不對準對方的頭部開了一鎗。那人臨倒下死去之前，直直望著他的眼睛，這使他心中不由一震，感覺與一個正被自己奪去生命的人四目交望，是一件非常奇怪的經驗。就在他片刻的恍惚之中，一枚曳光彈朝他所在的位置飛過來，他倒退著逃避時踩到一枚地雷，整個人被炸得騰空飛起，這時窗外的場景消失了，變成一片空白，屬於他的戰役已結束，螢幕上出現一行警句來總結他在此役中的失誤：「一旦把敵手當成人看待你就處於敗局。」

城邦當然不想把圍剿原生人升格成一場真正的戰爭，戰爭會破壞生態平衡，擴大臭氧層的裂縫，增加地球的溫室效應，現在連智利冰川集中的南方海域的冰帽都快融化光了，海平面不

斷升高，島嶼一個個消失在茫然巨浸之中……城邦政府早已達成共識，為了保護環境就得避免戰爭，對付原生人也用不著發動戰爭，幾個自告奮勇的人組成的週末狩獵隊看來綽綽有餘了。

死亡的長影

那時台地四周已挖出了些戰壕，每道戰壕都有密密麻麻帶刺的鐵絲網保護，日以繼夜派兵員鎮守著。臨時委員會已商議出萬一台地淪陷時的撤走路線，決定到時由台地北端突圍出去，那是台地最難攻克的部分，在那裡，早就廢棄的萬福運河流經一條七公里長的隧道，在隧道裡，擅長造船的柳昂族巧匠們正日夜趕工，把砍伐來的楠木與楓木做成駁船，這些駁船在危急時可以運送重要物資與一部分傷殘老弱人員由水路撤退。

撤退往哪兒去呢？萬福運河接通流入太平洋的昆丁河，如果沿海地帶不能留人，只得刺入太平洋的怒濤中，渡海到那個叫康洵島的無人島去。委員會甚至想到更長遠的對應策略，如果連杳無人跡的康洵島都無法棲身，只好再造更大的船由阿拉斯加往上溯，穿越波福海，行經格陵蘭，進入所謂的「北極捷徑」，前往亞洲找落腳之地。那當然會是趟痛苦艱辛的顛沛之旅，稍堪安慰的是，做為終極目的地的東北亞，本來就是柳昂族與畲江族人的發源地，兩三百年前，也就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亞洲富有階層對北美洲的大規模移民，才把他們從那塊祖先世居的土

地連根拔起，現在前去，可以安慰自己說那是回歸之旅。

馬薩奇不想上康洵島那座無人島，也不想穿越北極捷徑到東北亞去，他告訴佐良他自己是個地域性的動物，就喜歡這一塊豐饒富庶的沿海三角洲。說這些話時，佐良正陪馬薩奇摸黑下台地，去檢查幾個馬薩奇設置在通往台地入口處的木頭夾套，馬薩奇想用它們來捕殺那些食肉的機器怪獸。那時月亮很圓很白，眼前只見一片濃濃的光霧，不遠處有倏溪橫在那邊，嘩嘩聲中有一片銀光灼灼的流水，蛙聲已歇息了，大概牠們也睡下了，唯有唧唧蟲聲從來不曾稍息。

他們走在籠罩著大地的雲霧之中，為了方便壓著聲音交談，兩人挨得很近。在月光下，佐良可以看到馬薩奇臉上每一條皺紋和每一根毛髮，對於這個前克隆人，那些皺紋與毛髮都聯繫著一個他不曾參與其中的神秘世界，然而他卻喜歡這個人，這個人動情時的友善與無情時的冷漠與寡言，都那麼真實那麼有力。打住進留旺族人的村子後，他開始了艱難冗長的「化歸原生人」工程，私下模仿的榜樣就是馬薩奇，馬薩奇是情人、獵人、戰士、朋友、父親、組織者、行動者、保護者的綜和與總合，一個最豐滿的角色，他身量高大，皮膚黝黑，那黝黑深入到指縫、耳輪、頭皮，使他整個人看起來精粹堅硬，宛如銅澆鐵鑄似的。人們告訴他，馬薩奇是個美男子，他也慢慢發現馬薩奇與其他同齡男子不同的地方，這層發現叫他感到欣慰，為死去的女人感到欣慰，為密歐感到欣慰。然後又透過馬薩奇的眼光，回過頭，把已故去的女人當個異性來審視，發現她也是女人中最美的一種類型，她的美主要來自健全的身心，和充盈的妻性與

母性。

他們開始檢查安置在灌木最後面的木頭夾套。關於用這些木頭夾套來捕捉機器怪獸的構想，使得佐良發現了馬薩奇有勇又有謀的另一面。馬薩奇曾問他，那些叫嚼嚼的怪物是怎麼分辨出他們的獵物的？為什麼它們會懂得專門去啃原生人的肉？他告訴馬薩奇，它們跟真正的狗一樣，靠分析氣味來辨認獵物，動用這批怪物來當作戰武器的人，一定把原生人的氣味加以程式化後再輸入控制它們的電腦中，要它們只有在「聞」到這種氣味時才進行攻擊。那些話似乎打通了馬薩奇某些想法，只見他兩眼發亮，迫不及待又問道，那些人怎麼知道原生人氣味的成分的？佐良想了一下才答道，他們曾經抓到一個原生人，就是你的妻子，他們把她關在一個地方很久，他們可以去她待過的地方，在她用過的東西上頭收集她的氣味。這麼說來，我們也可以收集我們身上的氣味來騙那些笨機器怪獸囉？說這些話時，只見馬薩奇雙掌對拍一下，連道別都來不及便轉身走人了，一個多小時後，已見他抱著一綑破衣服，身後跟著十幾個壯漢，急匆匆地往台地下去了。後來才聽他說起，他們那行人是到台地下設置木頭夾套，在每個木頭夾套中各擺一件髒衣服，用以誘引機器怪獸往陷阱裡鑽。

他們開始檢查夾套。頭一個夾住了一隻肥碩的野兔，看到那個意外的捕獲物，馬薩奇開心得輕輕吹了聲口哨，在把兔子從夾套中解下來時，還告訴佐良幾種烹煮野兔的方法。第二個夾套還是空著，他們便穿過雜木林去找下一個夾套。這是春末夏初的夜晚，清新的空氣裡洋溢著

樹木的芳馨，微風從已開始結花苞的枝葉間輕輕吹過，此時此刻，使佐良想到流血的只有甩在他肩上的那隻猶帶體溫的死兔子，但是他內心卻翻攪著一股不安的混濁暗流，他感覺到在眼前這一派平靜的夜色中，隱蔽著一股殺機。

第三個夾套夾住了一隻嚼嚼！它的頭部整個伸進了機關裡面，被牢牢卡在那兒，身軀還能活動，只見它四肢拼命刨呀扒呀，在地面弄出一個大窟窿來。馬薩奇問他說怎麼處置這個戰利品，佐良說由它去，讓它被夾在那裡把它身上的能源耗光為止。馬薩奇不同意，他想把它從夾套中解下來，以便夾套可以再發揮陷阱的功能。正當馬薩奇動手的時候，一道鐳射死光突然由遠處射向他，佐良不由銳叫一聲，嚇得往前扑倒，撞倒了正解開夾套活動軸的馬薩奇，兩人一起倒向木頭夾套，巨大的撞擊力加上兩人的體重，把夾套壓得四分五裂，此時原被卡在夾套中的那隻嚼嚼正好脫身出來，張口一咬，便連皮帶筋咬下馬薩奇背脊上一大塊肉，它挺身起來準備再發動攻擊時，適巧以身體迎住了第二道鐳射死光，這一擊把那機器怪獸的機件徹底破壞了。

待兩人回神過來，從橫七豎八的木頭上爬起來時，卻聽到啪的一聲，又本能地抱著頭倒臥在地，那道耀眼的青光仍咻——咻——咻地進行弧形掃射，搜索著目標。馬薩奇感到左肩一陣劇痛，用手一摸，才知道那地方在他扑倒之前被鐳射死光的尾光掃到，整個兒地被烤熟了。他咬緊牙關忍受痛苦，強行抑制住從肺葉深處湧上來的呻吟聲。他在最危急的時刻表現出來的自制力後來證明是正確的，就在他與佐良一動不動地縮在原地時，有個雙手緊握鐳射鎗身穿閃光

隔離衣的克隆人正一步步靠近他們。佐良的身體緊緊貼靠著他的，兩排牙齒因為恐懼而響亮地互相叩擊，馬薩奇這時緊緊地抓住一個念頭：「做為一個戰士，無論如何，都得積極挺身戰鬥而不是積極逃避死亡。」

那念頭果然給了他行動的力量與方向，就在那個克隆戰士鼻息咻咻地來到他們跟前時，馬薩奇出奇不意地從地面彈躍而起，同時飛出一腿，踢中來人的右膝，只見對方一記顛躓，隨即撲倒在地，馬薩奇見狀立即飛撲到他身上，把他壓在自己壯碩的身體下，讓佐良從容拾起那把彈落在兩步之外的鐳射鎗，解除了敵人的武裝。

現在周圍又平靜下來，馬薩奇從那人身上翻滾到地面，一陣徹骨的劇痛幾乎癱瘓了他的手腳，他聞到血和烤焦的肉味，知道那都是從他身上發散出來的，他同時發現自己右腳骨骨折了，挪移不得。他把自己的傷勢告訴佐良，問佐良受傷了沒，佐良這才迷迷瞪瞪地把自己周身檢查了個偏，吃驚地發現自己竟然毛髮未損。

眼下兩人面對著一個俘虜，馬薩奇看著那人身上閃著螢光的隔離衣和奇怪的面罩，聽到那人發出些喉音很重的含混話語，突然意識到他面對的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克隆人，一種大夥經常想像並且談論的神秘叵測的人種，那個人種沒天沒地沒父沒母，無性繁殖自我複寫，端靠權力寡頭批發的一塊晶片就規定了人民的全部生活；那個人種摒棄了自然進化轉而追求科技進化，以電腦的計算能力企圖把一切真理都加以公理化加以窮盡，從不犯錯也從不寬恕，是徹頭徹尾

的非我族類，奇怪的是，當真面對那個人種的一個樣品時，他心中卻毫無恨意，相反地，令他自己也驚奇的是，竟還有著微微的憐憫，憐憫那人無父無母無天無地，活著時沒人為他牽腸掛肚，死去時沒人為他傷情落淚。

佐良憑直覺知道馬薩奇不會殺眼前那個人，眼前那個人雖不善卻也無惡，若那人有惡也是體制之惡，因為做為一個人，那人幾乎已喪失了主體性，他是所謂的半人半電子機體，看得見紅外線與紫外線，能直接解讀無線電波與電視傳送訊號，透過不斷更換肉身，估計可以活上幾百年，是關於超人古老幻想的實現，是超乎人與機器人的科技怪胎，是已故的女人最愛引述的詩人E．E．康明思為之惴惴不安的Human Unkind——「人不人」或「人不仁」，除了按按鍵鈕，並無真正的作為，因為在那人寄身的那個社會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已成了權力邏輯牢不可破的一部分。

這層認知於佐良也不無愉快的部分，他之所以能把那個社會看透，是因為他已從中徹底抽拔出來了，由那人看他的充滿疏離與排斥的眼光就可以確定這一點——那人完全把他當成異類，當成一個原生人，這於他是種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勝利。

一隻貓頭鷹在梟叫，接著一架蛋形飛機低空掠過，在台地上方，傳來低沉而緩慢的爆炸聲，當響動慢慢平息下來的時候，聽起來就像熟睡者的打呼聲，戰爭也需要休息了。但佐良隱約感到死亡長長的影子，比黑夜還黑比黑夜還長的影子，正從四面八方向他們進逼。那時正值凌晨，

寒氣襲人，他歪躺在冷地上，一顆心被恐懼與絕望啃噬著，周身直打哆嗦，整整半個多小時，他就縮在黑天黑地裡，看著頂上那棵松樹的椏杈在微風中一動不動，越來越煩躁，覺得活得特別不舒服，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非得嘶喊幾聲才痛快，可他終究沒有喊出聲，相反的，借助背誦一首故去的女人教給他的詩，才使自己的心情慢慢平靜下來。

一切都是命運
一切都是煙雲
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
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追尋
一切歡樂都沒有微笑
一切苦難都沒有淚痕

啊，這是那回與女人在峭壁下的河灘上採集谷種，兩人為躲風暴而捱擠在岩石間時，女人為安撫他的心緒而誦讀的那首詩，顯然女人也為馬薩奇誦讀過它，只見馬薩奇雙眼一亮，停止呻吟，豎起耳朵傾聽他的詠誦，在他詠誦完一節之後插嘴說道，佐良你瞧，生是偶然，死是必然，日子裡要不是有詩有歌，我們怎麼支撐得下去？

一切希望都帶著注釋
一切信仰都帶著呻吟
一切爆發都有片刻的寧靜
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回聲

假如麥子不死

佐良聽到一把小提琴在一個帳篷中發出嗚咽的樂音，聽起來那個小提琴手的心彷彿碎了，連帶地使聽到他拉的琴音的人心也跟著碎了，後來有回他在回憶中響起那濃稠得化不開的憂悒曲調時，突然記起來，那正是城邦政府一口氣空運了一百隻嚼嚼入密林中追獵原生人的前夕。

同時他還會記起一張臉，一張胖乎乎的老太婆的臉，他曾替她治療過關節炎，在大流亡的隊伍中也打過幾次照面，她脖子上戴著一串真珠項鍊，懷中抱著一隻叭兒狗，狗的脖子上也戴著一串真珠項鍊。就是這個老婦人，在大批嚼嚼全面包圍台地時，從容不迫地吞下她的最後一口食物，從容跟她的叭兒狗吻別，然後走向死亡，以自己肥碩的身軀餵飽了一群嚼嚼，讓原生人同胞找到一個突圍出去的缺口，從而保全了族群的延續。

是個叫呂西昂的孩子發現嚼嚼這種嗜肉怪獸的秘密的，原來第一隻嚼嚼到了台地下時，那孩子正帶著他的狗在那兒獵野兔，那隻狼狗對著外型古怪的嚼嚼一邊狂吠一邊倒退，呂西昂便機警地躲入灌木叢中，於是目擊了嚼嚼生吞活剝狼狗後倒在路邊呼嚕大睡的全過程。後來佐良分析，嚼嚼做為獵殺原生人的致命武器，存在著一個先天的缺陷，也就是在它飽食之後就暫時失去攻擊的內在驅力，必須等它把攝取到的碳水化合物充分分解之後，才會發動下一波攻擊，就像一隻真正的食肉獸一樣。

那個犧牲自己為族群保存一條活路的老太婆，正是獵兔少年呂西昂的奶奶。後來在從台地撤退的過程中，又有好幾個病弱老人主動脫離隊伍往反方向跑，把自己往敵人的虎口送，以便為族人爭取一些緩衝時間，讓大隊安全撤離。這一樁又一樁高尚又壯烈的死亡，給了佐良極大的震撼，事過很久之後他把自己的感受告訴了馬薩奇，馬薩奇回答他，一旦碰上族群存亡的關鍵時刻，任何一個原生人都會義無反顧犧牲自己保護族群的，「我們把這種為愛犧牲的本能寫在基因裡，一代代傳下去。」接著他又告訴佐良一個他自己親身經歷的事，以佐證那種愛的本能並不是人類的專利，「那是一種使萬物生生不息的自然力」的看法。

那是獵人馬薩奇一次圍獵班羚時目睹的景象。那回他們狩獵隊一行九人嚴密堵截，把七十幾隻羚羊逼到恩主山的斷命崖上，想把牠們逼下斷崖摔死，以免浪費寶貴的彈藥。人羚相峙了近一個鐘頭，一頭大公羚突然長吼一聲，整個羚群迅速分成兩邊，馬薩奇看得很清楚，一個陣

營年富力盛，另一個陣營年老體衰。就在眾獵人疑惑不解的眼光下，從老班羚群走出一隻羊角已殘缺不全的老羚羊，牠走出隊列，朝那群年輕的羚羊咩了一聲，一隻青壯的班羚應聲而出，一老一少兩隻班羚便往斷崖走，這時青壯班羚突然朝前飛奔，差不多同時老班羚也揚蹄快速助跑。青壯班羚到了斷崖邊縱身一躍，朝山澗對面跳去，老公羚緊跟其後，頭一勾也從斷崖上躥躍出去。那一老一少起跳的時間稍有先後，步幅也略有差異，少的偏高老的偏低，於是便在半空中劃出兩道一前一後一高一低的弧線。這時馬薩奇吃驚地想，怎麼羚羊自殺也要老少捉對進行？眼前那兩隻羚羊除非插上翅膀，斷無可能飛躍到對面那座山崖上的。可是奇蹟就在下一秒鐘發生了，老羚憑著嫻熟的跳躍技術，在壯羚從最高點往下墜落的瞬間，身體出現在壯羚蹄下，只見壯羚的四只蹄子在老羚背上猛蹭一下，如同借助一塊跳板一樣，又在空中再次起跳，下墜的身體又一次彈高，老羚則在壯羚的猛力踢蹬之下，筆直朝深谷墜落下去，這時壯羚已輕巧地躍落在對面山岩上，昂首咩叫一聲，隱身磬石後面不見了。

試跳成功！於是一對對老少羚羊凌空躍起，在山澗上方劃出一道道箭拔弩張的弧線，老羚一隻隻全摔得粉身碎骨，壯羚則一隻隻上了對面山岩。馬薩奇沒有想到，在面臨種群滅絕的關鍵時刻，班羚群竟想出犧牲一半成全另一半的方法來贏得種群的生存機會，更沒想到，老班羚會那麼從容赴死，心甘情願地用生命為下一代殺出一條活路。

「只有曾經幸福地生活過的人，才有能力愛人。只有他是滿足的，他才有能力分享。就說

呂西昂的奶奶吧，她幸福地生活過了，她知道生命是美好的、可貴的，她希望這種狀態繼續下去，所以當維持這種狀態必需付出她個人的生命時，她也情願，因為她要她愛的那些人繼續幸福地生活下去。有些人也許會把捨己精神說成人道主義的最高形式，可在我看來並沒有那麼複雜，那就是愛，而在愛中，我們越使我們所愛的人感到幸福，我們自己也就會越幸福。我想呂西昂的奶奶準備把自己往那些機器怪獸的口中送時，她是幸福的，幸福得壓下了對死亡的全部恐懼。」

這些都是後來發生的事了，是全體人員從台地上撤退時的幾個重要細節，現在還是讓我們由佐良與海希爾兩人架著馬薩奇回台地那節說起吧。

海希爾跟他的大黑狗也是下台地去檢查木頭夾套，可還沒走到第一個夾套時，就遇到攻擊。那當兒他正走在一個廢棄的農舍荒蕪的菜園裡，左面還可以看到農舍頹敗的屋頂，這時一種不熟悉的颯颯聲從頭上飛向台地，突然一聲巨響，泥土、石頭、樹根和硝煙騰空而起，原來後面的山壁被削下一塊。在濃煙和飛揚的泥工織成的屏幕中，海希爾發現一隻食肉機器怪獸正往他這頭撲過來，慌亂中，人與狗本能地逃向農舍，眼見農舍門窗緊閉，情急下就翻身爬上右翼箱房窗下的柴垛，再由柴垛爬上屋頂。人狗被困在屋頂上，與繞著農舍團團轉的兩隻嚼嚼對峙著。海希爾發現他的狗混身顫抖，這真足夠他受的，他聽說過人會嚇得發抖，沒想到狗也會嚇得發抖，更壞的是，不久後他也跟著發起抖來。站在農舍屋頂上，他看得到台地上方的天空不斷掠

過一道又一道青藍色的光，一旦那光落在什麼物體上，便辟辟啪啪響得像大篝火。他把獵槍裝滿子彈，緊緊握在手中，不斷提醒自己，只要敵人一進入射程，他就開火。他曾拉上槍栓，瞄準那兩隻嚼嚼扣扳機，獵槍猛烈的後挫力差點使他從屋脊上閃足。後來那兩隻怪物不見了，天也差不多亮了，人狗才從屋頂上下來。

農舍後面原來有一條小徑通向台地，可那條通路在夜晚的攻擊中被落石封死了，海希爾只得跟他的大黑狗另覓回台地的路，人與狗三轉兩轉，就走到了馬薩奇負傷的地點，看到佐良與馬薩奇和他們俘獲的那個克隆戰士頹然歪倒在一棵枝椏被削去一大半的松樹下。佐良看見他，老遠就打響一個長長的呼哨，如獲救兵。

在馬薩奇發現自己嚴重負傷時，他與佐良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佐良把馬薩奇和那個俘虜留下來，獨自一人摸黑上台地搬救兵來抬走馬薩奇；另一條是一起躲在台地下那個小山坳裡等天亮再做打算。馬薩奇選擇了後頭這一條路。後來佐良推敲出馬薩奇當時的心理，馬薩奇遍身是傷，痛澈心肺分秒難捱，那是他最脆弱最需要依靠的時候，所以寧可不要救援也不能不要伴侶。果然在長夜的等待中，他不斷在與佐良緊握的雙手中使力碾擊他體內蓬勃的痛感，那痛一次次割裂了他的表情，他一定以為死亡正步步進逼，所以時時在兩人啞默的目光對視中，掙出一些存放在心靈褶縫中的話來。萬物皆有盈虛，只有時間永無窮盡，然而屬於他的生命之旅似乎即將終了，變在瞬息，他分外留戀人世的溫潤有情，種種感慨與歷歷往事全上了心頭，他跟

佐良談到愛情，談到自由，談到苦難的日子與美好的日子，談到生也談到死，在感情的回溯中，所有的人，他愛的和愛他的，都隱身在陽光與鳥語深處，到後來訴說者與傾聽者的耳旁只餘下哲人們遙遠的絮語。

很多很多年後，佐良還會越過空明月色，回到與馬薩奇挨在一起度過的那個晚上，馬薩奇在死神黑色衣角的撫觸下，整個人沉浸在一片純淨明亮的思索之中，他對佐良完全敞開了心扉。他說，佐良你瞧，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如果沒有愛，我們怎能承受這樣的苦難？我曾問過馮戈尼醫生死亡的積極意義，他告訴我，沒有死亡來規限生命，就如沒有重力作用的跳高，沒有重力作用的跳高是沒有意義的，馮戈尼醫生是這麼說的，如果沒有死亡的自然限制，生命會完全失去張力，人們會在茫茫的時間之海迷航，失去了前進的方向與動能。正因為有時間可以去做一切事情，人們反而什麼也不做。正因為肉身不死，所以人們不再企望透過立功、立言、立德來延長他的社會生命，不再企望透過文學與藝術創造來延長他的文化生命，也不再企望透過與異性結合以繁衍下一代來延長他的生物生命。生命永存，但是生命的光與熱卻熄滅了。

假如麥子不死，馮戈尼醫生說，對這他得好好考慮。假如麥子不死，對這我也得好好考慮。

寒冷混在夜霧中漫淹過來，那當兒，螢火蟲在黑暗中游弋，他們間的交談，聽在那個克隆戰士耳中也只是輕風一陣而已。那人被繳了械之後已毫無攻擊和防衛能力，可他臉上的表情是如此冷漠無感，彷彿把生死問題完全置之度外了。佐良對那人的靈魂沒有任何好奇，在他眼中，

那人非但心靈一片空白，判斷力也付諸闕如，如果城邦政府告訴他，在這個肥沃的沿海地區，大聲梟叫的翼手龍成群結隊滿天翱翔，把三角洲的上空攪得天昏地暗，四十噸重的雷龍在沼澤地上一面曬太陽一面交媾，那人肯定也會深信不疑，城邦政府如果要那人拿起鐳射鎗去把那些子虛烏有的恐龍消滅掉以保衛城邦的安全時，那人肯定也會一個指令一個動作。佐良受不了那人的麻木不仁，決定刺激刺激他。佐良用城邦通行的標準語言說，聽著，我們可以殺死你，你不怕嗎？那人大吃一驚，倒不是因為那些話的內容，而是因為從一個粗莽不文的原生人口中聽到一口標準的城邦話。他對佐良原生人的身分完全不起疑心，因為他從未聽聞有克隆人叛逃到原生人部落的事。

你們可以殺了我，要是願意，你們現在就可以動手。

你不怕死？你死了後，就不「在」也不「是」了。

不，你們搞錯了，那是你們原生人這種低度進化的人種可悲的宿命，我們克隆人不同，要知道，我們克隆人有進步的「儲壽銀行」，現在我們更研發出最先進的「靈魂晶片」了。如果我就這樣死了，我將成為「衛國戰士」，城邦政府已允諾我們這些主動參戰的人，一旦我們中任何人戰死沙場，便立即克隆出他的分身，城邦政府在我們每個人出戰前，就讓專家把我們每個人的靈魂謄錄在一個晶片中，隨時可以植入我們的克隆分身裡面，讓我們風風光光的再生。

佐良腦袋嗡了一聲，有了幾秒鐘的空白，接下來他腦中出現了城邦主席的活動肖像，彷彿

看到城邦主席那密密麻麻連成一線的銀色眉毛，和那雙揮舞著權利大刀的手。「靈魂晶片」果然成了門應用技術了！在他出逃之前曾一度悲歎自己與這項幾乎意味著永生意味著不朽的福利無緣，可現在聽到這項技術已發展成熟付諸實行時，他卻感覺恐怖與不潔。

他把與那人之間的對話翻譯給馬薩奇，馬薩奇臉上沒流露太多表情，佐良跟馬薩奇處久了，知道這是馬薩奇心緒波動時慣有的表情，便再也無話，只是順著馬薩奇的目光望向茫茫遠山，看見了越嶺逾山的邊牆殘跡，斷斷續續的虛線，在遠方彌合。

那麼殺是不殺那人呢？這倒真成了個問題，既然那軀體已不再是靈魂唯一的寓所，既然那軀體像是什麼用過即丟的一次性消耗品，又何足以用心去消滅或用心去保全呢？思索到後來，馬薩奇竟哈哈大笑起來，他一面拭擦因狂笑而迸出來的淚水一面說：「天哪，人怎麼能這樣對待自己，人怎麼會走到這一個境地呢？」

那是個天問，就帶著那個天問，他們把那個克隆戰士押上了台地，交給了臨時委員會，讓那個難題自然易手。

關於那個克隆戰士的下場，這裡預先做個交代，因為接下來便找不到提這個細節的恰當時機了。那個克隆戰士在全體人員準備從台地上撤退時，偷了一把獵槍，交給一個照管彈藥的男孩，刺激那男孩朝他連開了七八槍。臨時委員會在撤走之前，原本交給他一架俘獲來的蛋形飛機，要他把一個信息帶給城邦當局，委員會當時已決定要全面性從沿海地區撤走，希望城邦當局在全員撤走的過程不要發動攻擊，這當然是個極大的妥協，但除此之外，也沒有別的路可走了。

這個信息當然沒有被帶到，因為那個克隆戰士後來死於一個十三歲男孩的獵槍下了。只有佐良和馬薩奇知道他一心向死的原因，那人之所以爭取死在原生人手中，是如此一來他才算得上是個衛國戰士，城邦當局才會克隆一具將植入屬於他的靈魂晶片的他全新的軀體，讓他在更優越的生理條件下重生。

撤走

蛋形飛機的攻擊時斷時續，聚集在台地上的一萬多人已有近兩千人遇難。這時又爆發了流行性感冒，挨擠在同一個棚屋或帳篷中的人，只要有人染病立刻傳染給周圍的人。佐良連著一個個棚屋與帳篷去探視病人，可他自己已困乏至極，簡直不知道腳下的路是怎麼走過去的，不得不在看了幾個小時的病以後，先回自己的棚屋睡個半小時一小時再爬起來繼續工作。

韓森早已病倒了，由於韓森的發病，佐良確定自己也有染上流行性感冒的可能。出逃以後，他還不曾生過病，對於自己這具克隆出來的肉軀能抵抗多少種病毒與病菌的侵襲他完全沒有概念，由於這些年來從未受過病魔的折磨，慢慢地他有了些盲目的樂觀，以為自己百毒不侵金剛

不壞，韓森的得病給了他一個警訊，為了強化抵抗力，他不得不用以前女人教給他的偏方，不斷灌自己喝新鮮的檸檬汁。

馬薩奇傷得挺嚴重，背部的傷口已潰爛了，燒退了又來，腳部骨折也一時復原不了，完全沒有自理能力，幸虧這時他身邊來了個女人，那是另一個畲江族女子百瑤，那個年輕的女人在他最需要照料時，主動走向他，最後一回佐良到馬薩奇的棚屋去為他清理傷口，多情的百瑤就在那兒，她坐在馬薩奇的病榻旁，不斷用冰毛巾拭去他額角的汗水，望著他的款款目光中包含著多少話語與愛意！那目光可以使最狂暴的人變得溫柔，使最粗心的人變得明察秋毫，使一心積怨的人變得寬宏大量。像馬薩奇這樣富於男子氣概的人，佐良想，必然需要跟一個柔情似水的女人在人生的路上分工，在角色上互補，也總有女人在他身畔空出來時，及時把自己遞補上去。佐良在替馬薩奇感到欣慰的同時，心中卻有些悵然若失，他想到，馬薩奇那因女人的亡故而空了一塊的心馬上就要被另一個女人填滿了。

委員會決定從台地上撤走的時候到了，臨行動之前的最後一個白日，有個行動小隊一吃過早飯就奉命出去尋找並埋葬死者的屍體。這個夏天似乎來得特別快，一開始氣溫就往三十攝氏度衝，暴露在太陽下的屍體很快就腐爛了。他們一共找到五十九具原生人的屍體，十三具克隆人的屍體，這些屍體因為散佈在台地外緣，才沒被及時掩埋，發出來的屍臭味，足足有兩百匹馬力的勁道，它撲面而來時，簡直可以把人撞倒在地。當行動小組的成員強忍嘔心感動手搬動

屍體時，發現它們已腫脹得像皮球一樣，手腕和面部早已發黑。當他們用鐵鍬撬起屍首的時候，其中一具後面的頭皮脫掉了，裡面爬滿了蛆。屍首都非常沉重，他們將之一一撬進一個預先挖好的大坑，當屍體往坑中滾落時，無不發出了鼓脹的球囊一樣的聲音。有具屍體外套口袋中有一封信，看來是寫好卻尚未發出的情書，他們好奇地圍著把信的內容讀了一遍，發現那是一封求婚信，信中表示，「希望能在這最為動蕩不安的時節找到一股支撐力量」，他們望著躺在地上那個渾身腫脹、滿臉烏黑、臭不可聞的死者，想到幾天以前他還以最熱切的心情寫下那些動人的字句時，不由得淚濕眼眶。

其他的行動小組被分配去製作擔架，以便撤退時搬運傷者，這同時還得騰出一部分人力去調查統計傷員的傷勢與總數。一個叫庫利爾的年輕人來到馬薩奇住的棚屋，調查他是否有能力自己行動，望著馬薩奇健碩的身體，心中不由一黯，心想要搬動這麼個壯漢非得用上四個人不可，同時祈禱這個重任不會攤到他肩上。出乎他意料的是，馬薩奇告訴庫利爾不必把他列在必需救護的傷員名單上，因為他不走，他要留在這塊他出生並成長的土地上。

近黃昏時，百瑤找到正在營區空地上為等待被擔架抬上駁船的傷員與病員診療的佐良，她帶來馬薩奇的口信，問他是否願意跟著一小夥人留在這個三角洲，她還告訴佐良，除了馬薩奇、密歐和她之外，準備留下來的還有托普蘭與傅立葉兩家人。

佐良想留下來，很想很想，海灣裡那個小村寨早已成了他的家，退守到台地上來這些日子，

他一不留神就會回到那個地方，日日夜夜盼望著的，也就是戰爭早點過去，大夥可以重回家園，沒有人知道他多麼渴望在瀑布下洗澡，在斷崖邊誦詩，在河灘旁燃起篝火。可這些念頭同時又讓他有犯罪感，好像那首古老的流行歌寫的那樣，為一塊牛排出賣巴黎。他拿自己沒辦法，他太喜歡河灣裡那個家。

公廚趕在夜幕落下之前張羅出最後一頓晚餐，讓全體人員在從台地上撤退之前飽食一頓，這時鎮守在台地外緣戰壕邊的兵員傳來一個消息，有十幾架蛋形飛機陸續降落在台地下的幾個入口處，放出一隻又一隻的嚼嚼，初步估計大約有近百隻，已把台地團團圍住。這個壞消息使得進餐的氣氛變得分外陰悒，大家都默不作聲。海希爾第一個放下碗盤，抽身出來，他召集幾個夥伴要去收集舊衣服，上回馬薩奇用舊衣服誘捕食肉怪獸大獲成功，一舉捕殺了二十幾隻嚼嚼，現在海希爾想再如法炮製一番。

馬薩奇的晚餐是在自己的棚屋裡吃的，他身體極端虛弱，無法撐持背脊坐上十分鐘。外頭空地上的集體晚餐進入尾聲時，夜幕也幾乎完全落下，這時夜空出現第一道青光，克隆人又開始空襲台地了。蛋形飛機幽靈般出現，鐳射死光在夜空交織成亂針刺繡般的圖案。馬薩奇這時又發起高燒，但他機警地吹滅棚屋中的煤油燈，扶著一根牆柱站起來，他望著割裂黑暗的一道道鐳射死光，不由大罵出口：「這幫豬玀連鎗都不會打，還來冒充戰士。」他壓下胸腔的怒火，抓起橫在木板床下的獵槍，屏息凝神地瞄準一架正低空飛行的蛋形飛機，在扣下扳機之後，只

見閃著幽光的穹門部位冒出一團黑煙，那架戰鬥機已顛躓著往不遠處的海平面墜落下去了。他的眼前再次一片漆黑，只得跌跌撞撞地摸索著回到病床，把滾燙的腦袋深深地埋入被單和枕頭下面。

撤退的時間到了。入夜後的第一波空襲暫時中止了，夜靜得出奇，這多少有些令人毛骨悚然，因為大夥幾乎已經忘記了寧靜的樣子了。方才的空襲又死了二十幾個人，其中有八個小孩。行動小組在沒有接到指令的情況下便出動掩埋死者，因為不忍心見同類曝屍荒野。人們紛紛扛上自己的家當，帶上自己的孩子與狗，成一列縱隊匯入撤退的行列之中。這時人們才情不自禁地想念起那些死去的同伴來，意識到他們已不在人間，在此之前，他們是很難意識到這一點的，因為他們一直與死者同在一塊土地上，離死者很近，他們自己也經常徘徊在死亡的邊緣，但他們眼看就要離開這塊土地往他方另覓家園了，死者卻將留在這裡，留在這個荒無人煙的戰爭廢墟上，這才叫他們分外傷情起來。

這時負責放哨的兵員又回來報告狀況，百來隻嚼嚼已攻上台地，正一步步縮小包圍圈，準備把全體人員圍堵在台地中央，逐一生吞活剝掉。原來這一批嚼嚼又更新了電腦程式，不再會把原生人的舊衣服當成獵物，傻呼呼地往木頭夾套的陷阱衝。聽著這個壞消息，臨時委員會的幾個長者神色沉重地下了個決定，要全體人員由台地北端加速撤出，並優先把老弱傷病護送上泊在運河隧道裡的駁船。

臨上路之前，佐良趕到馬薩奇的小棚屋去跟他道別。百瑤正在屋中收拾東西，做事時她神態安適平和，顯然外頭那團亂局並沒擾亂她的心緒。這是個令人心動的女人，她面部沒有化妝與虛矯的表情，她的媚人之處在於她是那麼不善於風騷。蜜歐則繞著她的裙裾轉，看得出來那個小男孩也愛上她了。佐良不了解愛情本身，卻可以想像因為愛而產生的痛苦是什麼樣子。現在他多少經驗著一種類似的痛苦，他馬上要被迫離開他喜愛的地方與朋友，他的心像在黑暗中，盲無所從，滿含淚水與愛的鹹鹹滋味。然而總是在邊緣上，什麼地方也到不了，只能於孤獨中尋求感情的淨化與昇華。

馬薩奇從病榻上把手伸給他，說，那麼你就走吧，你是個醫生，戰爭沒完全摧毀的生命就等著你去挽救。他把手掌從馬薩奇的手掌中抽出來，可感覺上頭仍然殘存著對方的手勁與體溫。他心裡想，只要馬薩奇再一次開口邀他留下來，他就留下來，然而馬薩奇卻讓他走，讓他去救助那些戰爭沒有完全摧毀的生命。

從馬薩奇的棚屋出來後，他站在黑暗中眺望遠處的海好一會兒。海岸的岬角看起來像一列戰艦等待著出航，它們正搖動著龍骨，彷彿準備好要航向茫茫巨浸之中。海灣裡這一大片腹地好像也起了錨，隨時可以跟著出航。夜柔如水，溫文輕緩，一把小提琴從不遠處某個帳篷中發出嗚咽的琴音，聽起來那個小提琴手的心彷彿碎了。

佐良的心也幾乎碎了。眼前這一方天地原來一片靜好，許多村莊依著自然地勢簇擁在一起，

人們披著白袍，襯著湛藍的天空呼吸著、行動者。村莊狹窄的街道兩旁植滿巴巴利無花果樹、棗樹與棕櫚，雜樹下方則長著野薔薇。走在路上會遇見些白色的、黃色的或褐色的臉孔，這些人定居在山與海之間，帶著一份慵懶閒逸和對命運的尊敬，生活在古老的信仰之中，完全無需外力的干預。

琴音憂悒濃稠，尾音像一條細細的鞭，抽打著佐良的神經末梢。這時正準備拔隊出發的人群發出一陣驚呼，佐良不由拔腿快步跑向人群，卻見眾人驚惶失措地往一個看不見的圓心蝟集在一起，原來那群銀光閃閃的嚼嚼已攻上台地，正從四面八方逼向人群。

圓心中央是一小撮開拔前最後一批用餐的老人，他們手中仍然捧著食缽挨擠在一起，怔怔地看著人群被那些食肉怪獸逼著往後逃，打斷了他們出發前的最後一餐飯。嚼嚼已把台地團團圍住，並不斷縮小包圍圈子。驚慌萬狀的人群沒命地四處逃竄，直到一名行動小組的成員高喊要他們保持鎮靜才停下來，這時又有命令下來要兵員集中火力殺出一條血路，以便全體人員火速撤退，於是幾百桿長槍便匯集在一起列隊射擊，人群在火力的掩護下從高地北面倉皇潰退。

背著醫療箱雜在人群中的佐良經歷了他這一生最驚心動魄的一刻，他目擊一大群嚼嚼突破火網向手無寸鐵的人群衝來，一個落在後頭的孕婦第一個成了祭品，只見四隻嚼嚼把她團團圍住，兩分鐘不到又一哄而散，在原地留下一灘殘肢與血水。

隊伍的龍頭已上了通往運河的山徑，尾巴仍然在台地上，這時食肉怪獸已三面咬住這條尾

巴，向前推進的隊伍又遭到來自空中的無情襲擊。有個男孩上半身被鏢射光掃中，佐良給他檢查傷口，一眼看出來那個孩子活不成了，果然在吐出一句「告訴媽媽我永遠愛她」之後，便斷氣了。

敵人的空中攻擊時斷時續，前進的隊伍不斷有人倒下來死去，揚起的塵土飛進倖存者的雙目與嗓眼。有一回隊伍似乎膠著在原地了，大群嚼嚼排成U型陣勢把人群團團圍住，小孩和婦女開始嚎叫哭泣，這時一個肥碩的老婦突然挺身走出隊伍，只見她嘴裡還含著最後一口食物，懷中抱著她的叭兒狗，在眾人的驚呼聲中，從容吞下食物，從容和她的狗兒吻別，然後彎身把狗兒放到地上後，吹著哨子走向那些凶相畢露的食肉獸，同時揚著聲音叫：「快逃！你們快逃呀！」

老婦的捨身使得嚼嚼的包圍圈出現一個豁口，人群就從那兒突圍出去。行動小組機動地排成一個矩陣保護撤退中的隊伍，以手中的棒棍與長槍迎面痛擊那群窮凶極惡的機器怪獸。這當兒撤退的長龍的龍頭已折入遠方的山坳，向更深的夜刺進去了，但人的聲息仍然從滿山墨黑的空氣透出來。隊伍的尾巴再次讓幾十隻還沒被消滅掉的嚼嚼咬住，為了幫大夥擺脫那些食肉獸，又有幾個病弱老人脫隊出來以身相殉。漸漸地，山沖靜了下來，行進中的隊伍感覺鬧聲越來越大，他們不知道其實這是因為夜越來越深的緣故。戰爭也要入睡了。

這時山的另一面也走著另一小撮人，那是以馬薩奇為首的一支小隊，他們正向著海灣裡的小村寨前進。一行人走著曲曲的山路，在一個多小時的步行後，眼前突然亮了一些，看來是走出了一個山口。來福猛一竄，在空中劃出一道黑色的弧線，遠遠跑在前面，像是要為他們嚮導。

在喘息間歇的寂靜裡，有山徑上輕輕的腳步聲，就著月光可以看到傅立葉與托普蘭兩對夫婦四個成人抬著一個擔架，上頭躺著馬薩奇，半睜的眼睛直勾勾地瞪著虛空，腹部癟塌下去，喉結從頸皮下刺出來，密密鬍樁包圍著的一嘴白牙正緊緊咬在一起，把痛苦的呻吟硬是封在喉頭。抬擔架的人步子越來越彆扭，於是有人提議喊號令來合步子，可號令喊開來，擔架仍然不見平穩，篩子般簸來簸去，顛得擔架上的人腦袋直搖晃，嘴角也微微抽搐著。

但是路不是太遠，因為我已從馬薩奇眼中看到月光下海灣裡那片嵐霧托起來的屋頂了，那個夾在山與海之間、我按照我喜歡的方式創造出來的伊甸園，我彷彿看到八月份某個暴風雨過後的晴日，天空藍得叫人無法逼視，眼前的一切美得非常折磨人，美得叫人無法忍受——是的，「美」不論對眼睛或對靈魂都是一種折磨，它驅使人希望又驅使人絕望，因為它讓人在剎那間瞥見永恆，而人卻希望將這「對美剎那間的瞥見」延伸至整個一生的時間。晚風掃過海灣，掃過谷地，也掃過馬薩奇的衣角，如此隔絕又如此親近，他像獸般撐圓了鼻孔去捕捉那股清新的氣流，的的確確感受到一股生的歡愉及它的沉重，然而這一些他都受得住的，因為他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佐良也瞥見海灣裡被嵐霧浮托起來的那片屋頂，它鮮明地刻在他腦板，一閉上眼睛就看到

了。海灣的弧形極其優美，從遠處的地平線可以看到大海溫柔的呼吸，地面逐漸升起煙火味，海鷗群棲在露出海面的礁岩上，灰灰的一團。那個海灣於他有個寓意，那是生、死，及生死之間的美與憂悒。然而他正在走離它，他的家不在此處也不在彼處，整個世界於他就像雨中的一朵巨大的蒸氣雲，他的心一無所寄，也就在這個時候，他意識到，對終極的發問並不能贏得終極的解答，生存終究以問題的方式而不是以答案的方式伴隨著我們。

草鞋與風氅

後來天空響起了可怕的隆隆雷聲，接著便是傾盆大雨，摸黑前進的人們得以在茂密葉海的遮蓋下避開雨勢，但大雨下了十幾分鐘以後，黏土路變得泥濘難走，不少人滑進了溝渠，摔得全身泥漿，不得不立即爬起來讓雨水把自己沖刷乾淨。在狹窄的山徑成一列縱隊前進時，後面的人不得不抓住前面的人當支撐物，一個緊跟著一個摸索往前。他們身上背著一走動就碰撞得叮噹作響的鍋碗瓢盆，把原本就亂的心搗得更亂了。他們當中很多人在出發前的空中襲擊中失去了親人與朋友，甚至來不及掩埋死者就倉皇逃命，這事將在他們心中鑿出一個深深的空洞，他們會在回憶中嗅到死者領口滲溢出來的一波波濕熱，嗅到死者腋下汗漬的一陣陣微酸時，猛然記起那具鮮活的肉軀如何被他們棄置在某座山中的一角，在微生物的分解下成了一個模糊而

駭然膨大的肉球。

隔日正午過後不久，人群才到達萬福運河上的隧道口。運河旁原是個小山村，一些廢棄的屋舍散佈在一片樹林外圍。他們在繼續行進前，先停下來煮開水沖茶或咖啡，一邊吃著麵包、肉乾和果醬。在太陽下，他們被雨淋濕的衣服便直冒熱氣，而樹林則像一個大型的土耳其澡房，酷暑折磨著人，使人又累又乏，頭暈眼花。

就在行動小組正把糧食與傷員搬上駁船時，敵人就開始了猛烈的空中射擊，土地的芳馨氣息消失了，空氣中充滿了燃燒味，像是悶燒著的篝火發出來的氣味。佐良跟著一群人穿過一個籬笆的缺口躲入一戶廢棄屋舍一截殘牆後面。大地被震得上下抖動起來，左右搖晃起來，樹葉被震掉了，天塌了下來，地蹦了上去，人們忘掉了饑餓和乾渴，忘掉了長滿水泡的腳、痠痛的關節，也忘掉了身上黏嗒嗒臭哄哄的衣服。這是捲進了成千上萬條人命的戰爭浪潮，這股浪潮就在佐良眼前翻滾，然而他來不及對它進行任何思考與評斷，因為他置身的地方抖動得像一條急流中的小船，濃煙伴著飛揚的泥土在眼前到處瀰漫。嘶——嘶——嘶——砰！有一顆炸彈落到農舍裡面來了，升起一股巨大的塵土柱，幾個人被拋到空中。佐良右手邊一個瘦小的女孩銳叫一聲，用手捂著下腹腔，面色慘白，額頭滲出了大顆大顆的汗珠，只見她緊捂著腹腔的雙手指間湧出大股的鮮血，幾秒鐘後她頭一勾，死去了。

佐良臥倒在原地，可仍然感覺到氣流的沖擊，泥土像雨點般落下來，不遠處又一枚炮彈爆

炸開來，先是一股熱浪，接著是一股難聞的火藥味，他聽到一個嚴厲的聲音大聲喊：「放棄重傷號！全體人員儘快躲進隧道裡！」

爆炸聲停歇下來時，佐良終於從地上爬了起來，看到原先躲在農舍裡的一些人已紛紛穿過籬笆的缺口往運河方向跑去。有些人半路停下來搜查死者的背囊，把死者水壺中的水喝掉，狼吞虎嚥地吃下所有找到的食物，連發霉的麵包也不放過。傷者不停地哀叫著，呼喚救援，但他們數量太大了，佐良簡直不知從何著手，只是瞪大眼睛看著一個又一個斷了手斷了腳的人在地上翻滾哀號，心中暗暗羨慕著那些已在前進的路上倒下來的人們，至少那些人眼下已不必再受種種煎熬了。

連續不斷的空中攻擊把人們嚇壞了，他們驚恐萬狀地奔竄著找掩蔽處，有些人乾脆跳入運河中泅水前進。出發的號令下來了，駁船像一隻隻巨大的海龜一搖一晃地向隧道駛進去，消失在洞中。這時成批成批的蛋形飛機又突然俯沖下來進行掃射，在幾乎沒有還擊能力的情況下，人們只能像獸般拼命逃走，在半小時不到的時間內，就完成了撤退行動，大凡還有一口氣的人，全都水遁去了。

佐良跟所有的重傷號留下來，這是他的職責所在，也是因為他對逃命這件事膩透了。眼下四週突然靜下來，氣氛瘆人得很，人群的撤離把敵人的密集火力也引向山的另一頭去了。只見雲在天上走，鳥在雲裡飛，地上躺著一批將死未死不被神明過問的人，這些人以極快的速度在

他眼皮子底下一一斷氣，他看著一張又一張臉在極度扭曲之後瞬間被死亡撫平，滌去了七情六慾，發現或者死亡也不是太壞的事，至少那意味著苦難的終結。

荒地上處處可見一攤攤暗紅色的血漬，在新雨的地面散開曲曲折折的流痕，流痕邊上有些黑點叮在上頭蠕動，是被血腥氣引來的蒼蠅。這景象使佐良感到噁心，逼使他掉頭他顧，一眼望見不遠處一片青翠的山坡，上頭長著左一朵右一朵陽紅色的罌粟花，明明滅滅於淺淺的草浪中。他極目而望，彷彿又看到在波光熄滅的那片河灘旁的小村寨，精神突然一振，一瞬間找著了自己的方向，不由得拔腿往前跑。為了躲開可能的攻擊，他先衝進了齊臀高的草叢，在草叢中匍匐前進，準備重回樹林，在林木的掩蔽下找路回海灣裡那個留旺族人的小村寨，他相信此時此刻馬薩奇一行人已回到那兒。他心中非常寬適，這是開始流亡以後就不曾有過的心境，張口恣意呼吸著撲面而來的一股碧綠的氣流，卻覺得身後有人叫他，不由停住腳步四下張望，看見不遠處一棵歪柳下橫躺著一個人，身畔的草在微風中搖著尖尖的葉片。是韓森，一個他差不多給忘了的人。

韓森病了很久了，在台地上最後一回看到韓森時，病人正發著高燒，半睡半醒中哼哼地叫，叫聲有時轉成惱怒的控訴有時轉成上氣不接下氣的乞憐，他老以為韓森死了。後來在撤出台地的隊伍中他又見到韓森被當成重病號用擔架第一批撤出去，如此抬了一路，抬到了運河邊，才在「放棄重傷號」的命令下被丟在眾人身後。現在他獨自一人躺在一棵歪柳下，雙目發直，腦

門上青筋一根根突暴出來，痙攣的手腳不時不由自主地突伸突縮，這是在與死亡進行拉鋸戰。

他蹲跪在韓森身畔，韓森停止呻吟，對他有凝視的一瞬，眼神向他透露出故舊間的熟悉與安適。他把韓森攫入自己懷裡，讓垂死者上半身貼靠在他胸口，這麼做時他痛哭出聲，哭韓森恩重如山的信任，哭韓森在這遙遠的邊陲地區孤獨面對死亡，哭自己竟始終沒把韓森當朋友，哭自己這些日子一直避免和韓森走得太近免得提醒眾人自己克隆人的身分……，他心中充滿羞愧與悔恨的齒痕。

暮色下來的時候，他把韓森拖到附近斜坡上的一個地洞裡，那兒比較安全也比較溫暖。韓森瀕死的過程漫長而痛苦，他則滿懷哲思地體驗這過程可能蘊藏的意義。韓森似乎在還未摸清生死的意涵之前不肯輕易撒手，鼻翼僨張，嘴角向耳根處裂去，抓住他手臂的那隻巴掌一直往他的肉裡扣，與死亡的拉鋸戰已耗盡了韓森全身的力氣，然而韓森仍然不歇手。他不斷拍撫瀕死者的臉，把打成結的眉頭撫平，同時思及，韓森面對死亡時大大不如馬薩奇來得爽氣，這是能理解的，韓森死了就死了，再也沒有人懷念他追憶他，這種被忘卻不就是真正的死亡嗎？比如馬薩奇死了，那麼他兒子他朋友他親屬他鄰人他夥伴都會在有生之年憶及他這個人，他還會把他亮烈的眉眼傳給他的兒子，把濃密的黑髮傳給他的外孫女，遺傳這飄忽又神秘的自然律將把他的生理特徵與心理特徵散播在人間不同的角落，融入茫茫的人海裡，這樣的死亡是死而不亡，不像韓森的死那樣，一旦斷了氣，他那個人便不「在」也不「是」了，那是幾天前馬薩奇

對他們的克隆人俘虜說的話，那句話因為一箭射中紅心，便銘刻在他心板上挪移不去。

他一直握著韓森的手，直到昏昏睡死過去後才鬆開。他整整睡了一個晚上又一個早上，夢中不斷到處找水喝找東西吃，終於他找著了食物，是一整隻被炸斷的人腿，待他張口要咬第一口時才發現上頭早已爬滿了蛆。他是餓醒過來的，醒來後發現韓森已經死了，周身冰冷，他細細端詳眼前的死者，甚至看見了那人細微的毛孔和肉紋，卻發現那人已失去了做為一個人的個性與特色，只是一個容納死亡這個生物共同經驗的容器而已，看起來一點也不像那個曾給了他二十錠豪斯的叫韓森的男人了。韓森韓森，你發黑的臉膛是洪荒時代拜月的篝火薰出來的嗎？你下陷的眼窩又承住多少人間的背叛與不義？你這個幽靈就在我的注視下誕生了，現在你在我眼中既無法理解更難以想像，與神或鬼同格。韓森韓森，你這個可憐的游離子、兩棲類，我哭你的同時也在哭我自己，我們就在活著時，也已不「是」和不「在」了。

他到溪裡洗盡一身汗鹽，站在岸上單腳跳躍，震出耳朵裡暖和的水珠。他腳下厚厚的落葉層發出細微的聲響，聽來像疲憊的呻吟。他擔心迷路，提醒自己不能走離溪岸，他思忖，這條溪是從山中的瀑布那兒得來的水源，它一直流一直流，流到海灣上方那片水草沼澤地，再打從海灣裡那座小村寨旁經過，緩緩注入大海。只要沿著這條溪流往下游走，他就會走向馬薩奇與密歐，走向他的家，找回「是」與「在」的感覺與信念。

溪流時急時緩，時深時淺，走在溪岸上的他便不時由喧鬧走向寂靜，又由寂靜走向喧鬧，

這樣走上一大截路，他才發現這條溪是從山上成梯形一級一級奔瀉到海裡去的。他心中有個越來越熱切的願望，就是趕快回到海灣裡的那個小村寨，為了這個目標，他不斷鼓足勁往前奔跑，他摔倒，又爬起來，再摔倒，再爬起來，不停地張大著嘴喘息，一直走到風漸漸冷了，太陽由又小又白變成又大又紅，終於跪倒在岸邊，那要命的疲倦很像潮水，一漲再漲，一點一點地淹沒他的意識，有時他幾乎完全給淹沒了，只能搖搖頭，勉強睜開眼睛，好從那混混茫茫的一片掙脫開來，這時人間其餘的一切成了一片遙遠的擾攘的幻影，像夜晚北方的光那微弱的閃動，無情、無名、無端、無意義。

但是饑餓總是強過一切，甚至強過疲倦，他已經整整一天一夜不曾進食了，腹中那團持續燃燒著的旺盛饑火如果具有什麼正面功能的話，那就是維持了他頭腦的清醒。強度的饑餓與強度的疲倦，使他充分意識到自己肉體的存在，這對他具有極為強烈的諷刺意味，為什麼我們只有在吃苦與受罪時才分外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呢？

天空是冷寂的將晚的橙紅，不久黑暗將再度包圍著他，宇宙又會再一次落下大幕，但這不會是最後一個夜晚，在他「在」之前與之後各有著無盡的這樣的夜晚，他如何叫自己相信自己是最後的象徵與見證呢？誰看見了他經歷過的啐吐與嘲弄，放逐與逃亡？誰看見了他走過有著炙腳砂石的骷髏地，扛過壓塌肩膀的大木頭？誰又體會得出他割掉自己掌心皮肉時徹心徹肺的痛楚，和他呼喊「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時的絕望心境？

現在天又將要黑了，他注視著那即將到來的空洞洞的死寂的深淵，不由得打了個寒噤，同時深深地垂下了頭，讓它垂墜向毀滅，垂墜向死亡，垂墜向地獄。

我居高臨下，以大角度的透視俯看這個被灰心與絕望擊打得垂下了頭的人，這個神的兒子，這個最後的象徵與見證，他正放任自己向著死亡靠攏，那胎衣般溫暖寧靜的死亡啊，接受它是那麼容易，依傍著它，甚至有著飲鴆酒般的陶醉，他有什麼理由要卯足勁去躲避它抗拒它呢？但我不能讓他死去，他是我的水瓶我的酒漿，他是我的衣裳我的職能，失去了他，我將沒有歸宿，他是我的草蓆與風氅，為了奪回他，我不惜赤裸著勞倦的雙足跋涉千里去尋覓。只要他抬起頭來，挺起胸脯，往前邁步，以行動做「在」的宣告，這一切又將再被賦予意義。我得奪回他。

從他頭顱後面射過來一片溫和的光，把胎衣裡的黑暗推開一角，那光接著照出他的整個身軀，他在光中重新睜開了眼睛。我說要那裡有光，那裡就有光，是我提了燈來看神的兒子，我的兒子，他的雙眼承受我的注視，就像輾枕承受勞倦的頭顱一樣。現在借助這光，他重新看到外在的世界，感到生命的波顫，又憶起了禾苗與果實，金麥穗與葡萄園，憶起了旭日噴薄而出時天與海如何被塗上一層炫霜，還有雨後那道斷斷續續的彩虹如何從地平線一腳跨到山後。他還憶起孩童的笑靨與淚眼，英雄的言說與行動。夜無邊而且寂靜，只有往昔的歲月在他耳畔絮絮低語，使他感到一陣心悸，猝不及防地，他又站了起來，向著那片偎在波光熄滅的河灘旁的

小村寨奔去。

我迎向他，這是唯一我能容忍的結局。

月光亮得出奇，整條溪都籠罩在骨質白的月華之中，看上去會在下一刻飛升起來。他又一次倒下來的時候，黎明已經等在海那邊，看見在天幕穿梭的黑影嗎？那是殘夜的影子，盲目而冷酷，可是當第一道陽光射穿雲層時，它們就會在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抬起頭來，發現自己正倒在自己熟悉的那片河灘上，小河在前方打個彎，隱沒在水草和鼠尾草草叢中，村寨在他右手邊的草坡盡頭，村寨的背景是一片峭壁，峭壁上立著一棟木頭房子。眼前的圖景使他看得目瞪口呆，他不相信自己竟然在沒有任何路標與地圖的幫助下，當真一程又一程地趕完了以家為終點的歸途，他思忖一定有什麼神秘的力量牽引著他，把他領上這條連接著夢境與現實的幽徑。這時風停了，太陽出來了，一些泛著珠光的字眼進入他的心裡——

你是口笛，是無言之歌，是石雕低垂的眼簾——
在我與世界之間
你是日曆，是羅盤
是暗中滑行的光線
你是履歷，是書籤

是寫在最後的序言

他不知道自己處於什麼時代，堆砌在他記憶中的歷史已經淹滅，世界復歸于沒有紀年紀月紀日的太初洪荒，只有一個初生的日子劈頭劈腦籠罩著他。這時另一個生命鼻息咻咻地靠上來了，腿、臀、尾一個勁兒的又扭又擺又搖，散發出熱騰騰的友好與歡忻，還用一條又濕又熱的舌頭品嚐著他佈滿汗鹽的臉頰，「來福！」他大叫一聲，把那一百磅的忠誠及友好整個兒地摟入懷裡。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父親」與「母親」成了難以啓齒的骯髒字眼，再沒有「己身所從出」的人，也再沒有「從己身所出」的人，借助人造子宮，一個人可以監督政府的專責機構克隆自己，沒有汗水與血水，沒有痛苦的呻吟與嚎叫，沒有產褥熱與產後憂鬱症，人類便完成了單性繁殖自我複寫的偉大工事。接下來的養育及教育工作，也有政府的專責機構負責。人造子宮的投入使用，使得以克隆技術生產人類後代變得可行，這發展遠遠超出克隆哺乳動物技術的先驅人物威廉馬特博士的預料。早在兩個半世紀前，當那隻叫「桃莉」的克隆羊出生時，他曾指出用克隆

方法大量生育同一基因的人類後代並不實際，因為首先成熟卵子的獲得就是一大問題，另外還需要將形成的胚胎植入某個健康婦女的子宮中育成後再產出，這些操作程序既複雜難度又大，使得大多數婦女仍然願意按照傳統方式生育下一代，這種守成心態把偉大的變革往後延了幾十年。

威廉馬特博士這位務實的科學工作者大概沒有讀過比他早半個多世紀出生的同胞赫胥黎寫的那本膾炙人口的科學幻想小說《美麗新世界》，在那裡頭赫胥黎預言了「人造子宮」的可能，並細緻描寫了人工母體孵育器如何一次孕育由一個孵細胞產生出來的一千五百個以上的孿生子，如何控制著個體的性別、智力、體格等等特徵，如何配合社會的需要，源源不絕地生產出一批批品質規格化了的、依職能被分類分等級的人，才會以為克隆人類比傳統的生育方式效率來得低，才會以為在生產線上「批量造人」成為一件遙不可及的事。他悲觀——其實該說樂觀——得太早了。

還是回到「桃莉紀元」這口人造子宮上頭吧。這是一口泳池大小的水晶妊娠箱，裡頭裝滿人造羊水，由機器代替胎盤，用氧氣處理血液，然後將血液經由管道輸送到胎兒的臍帶，以供應胎兒新鮮的養分。妊娠箱中的羊水始終保持與血液同溫，人們可以通過透明的箱面監控胎兒的發育情況。

這回克隆的是包括朱力在內三十一名清剿原生人有功的「紫心獎章」獲得者的分身。這是

個陽光明媚的秋日早晨，一個小時前，朱力與另外三十個共享殊榮者懷著虔敬的心情參加了城邦政府為把他們的再生細胞送入人造子宮而舉行的隆重儀式。現在儀式結束了，他們已魚貫進入「克隆大廈」裡面，這是一棟充滿形而上美學風格的建築物，牆上的鑲嵌非常細緻，帶著拜占庭的味道，許多腳穿皮編涼鞋頭頂累累熱帶水果的美女，和一群腰圍丁字布手執魚叉與箭囊的原始人，匆匆走向一位披頭巾穿雪白罩袍的先知型人物，先到的人早已匍匐在他腳下了。

牆上鑲嵌畫中那位先知就是克隆時代新生活運動的倡導人，他主張以理性引導生活，他把理性分為兩種，一種是倫理的，一種是美學的，倫理的與美學的理性所涵蓋的範疇，便足以照亮人類集體與私己的生活。理性是什麼?先知說與其列舉什麼是理性，不如列舉什麼是不理性，謊言、挑撥、詆毀、中傷是不理性的，戰爭、殺戮、擴張、侵佔是不理性的，闖紅燈、亂插隊、丟垃圾、排廢氣排廢水是不理性的，暴食暴飲、好逸惡勞、無所用心、放縱情慾、寧信玄學不信科學更是不理性的。當理性被當成行事為人的最高指導原則充分發揮時，人類便有了美與自由。對智者來說，世界無所謂神秘，一切一切都可以加以量化加以分析，連忠誠、信心、友誼和愛情都一樣。既然大部分的創作者都只是以自己的藝術來表演自己的悲劇，我們大可不必妄想要透過審美活動讓心靈漂泊到永恆去，倒是值得為如何讓這具肉軀成為擺渡到永恆去的舟楫而用心。

讓肉軀直接把自己擺渡到永恆去，這是克隆人眼看著就要實現的夢想了，科學一日千里，

朱力望著牆上的城邦主席的半身浮雕時，不由思忖道，他的祖父那一代舊人類仍然有父母、家鄉、童年，經歷過傳統的兩性關係與家庭建制，到了他父親那一代就不同了，他父親是少數在年輕時以一枚精子讓一個女人為他製造分身術，年老時又以一枚細胞由一群科學家為他複製另一個新我的幸運兒。他父親活了一百七十九歲，在當時也算是高壽了，死之前曾做過九次器官移植手術，年過八十歲以後，每個月定期接受一次強效荷爾蒙的注射，使他的老化表徵一再延後出現，可是有些老化現象是當時的醫學界無力控制的，在他死前三十年左右他一直承受著記憶力流失與痛風之苦。到了他的時代，科學又有了大跨步的進展，連靈魂晶片這種尖端科技產品都出籠了，使得肉體與靈魂雙雙不朽直達永恆成為可能。科技進化取代自然進化，人是萬物之靈，是宇宙的主宰！他多麼慶幸自己生對了時代。

他也感激生他養他育他的城邦政府，它至真至善大公無私賞罰分明，拿他自己來說吧，生來就是個公共交通系統調節員，職業層級只比雜役高兩階，但是由於主動參加了城邦政府清剿原生人的戰鬥行動，成了個衛國戰士，竟在有生之年就得到克隆自己的分身的殊榮！據他了解，這項榮譽在他們這批人之前，只有參加開發火星的高級技術人員中十八個紫心獎章的獲得者得到過。把自己的靈魂載入一塊晶片中，在有生之年提前更換肉體，在一具更新性能更優越的軀殼裡重生，這是何等崇高又實惠的獎譽啊！這差不多意味著不朽與永生啊。

而這還不是全部，在獲准克隆自己的分身的法令下來之後，他們這些幸運兒分別拿到一份

表格，就自己個人的偏愛選擇自己未來肉軀的種種生理特徵，從髮色、膚色、眼珠子顏色，到成年後的身高與體重等等細項，都可以隨心所欲進行選擇，如果對自己的審美觀缺乏信心，還可以聘請專家給予輔導，拿他來說吧，他本來傾向於選擇藍眼珠，但是專家告訴他，由於選擇藍眼珠的人會越來越多，幾十年後將會成為眼珠子的「國民色」，流於平庸，不如選擇綠色眼珠，最好是那種晶瑩透徹的加勒比海綠，再配上一頭酒紅色的頭髮與一身雪白的皮膚，保證百年之內不過時不失色。專家真有先見之明，後來他與另外三十個人交流訊息，發現他們當中有二十三個人選了藍眼珠子，可想而知這號顏色馬上就要淪為靈魂之窗的國民色了。

現在他們莊重地站在一個太空船座艙式的大房間裡，牆上佈滿了各種標尺盤、計數表和控制器，幾個工作人員都戴著有護目鏡與耳機的帽子。房間中央擺著一張擦得雪亮的長木桌，兩邊有兩排椅子，它們都是鑲嵌固定在地板上的，長桌前方牆面是個巨型銀幕，銀幕下面是幾排按鈕和儀表。他們依照工作人員的指示在各自坐位坐定，這時房中燈光全部熄滅，只有頭頂還留有一盞燈亮著，另外就是巨型銀幕下儀表板裡有幾點搖晃的紅光，在房間內投射著一層幽暗的光線。

銀幕亮起，景觀是座中人共同熟悉的那片原生人蝟集的沿海低窪地，這是他們接下來要看的紀實影片的大背景。下一幕，只見一個衣衫襤褸滿面于思的原生人對著鏡頭說：「我們可以

殺死你，你不怕嗎？」靜默片刻後，畫面中見不到的一個人答道：「你們可以殺死我，要是願意，你們現在就可以動手。」只見那個原生人夷然答道：「你不怕死？你死了後，就不『在』也不『是』了。」看不見的那人答道：「不，你們搞錯了，那是你們原生人這種低度進化的人種可悲的宿命，我們克隆人不同，要知道，我們克隆人有進步的『儲壽銀行』，現在我們更研發出最先進的『靈魂晶片』了，如果我就這樣死了，我將成為衛國戰士，城邦政府已允諾我們這些主動參戰的人，一旦我們中任何人戰死沙場，便立即克隆出一個新的他來。」一席話剛剛落音，這一幕便被跳過，下一幕的背景換成一處空曠的台地上一排簡陋的棚屋前，那個看不見的克隆戰士不停地對著一個端著長槍的原生人男孩叫囂，一雙飛舞著的手不時從地上抓起混著碎石子的砂礫往那個男孩臉上擲，幾分鐘後那男孩終於用抖動的手指扣下扳機，在震耳欲聾的爆裂聲中，鏡頭前那雙舞動著的手垂落下去，畫面影象變得模糊不清，隨後化為一片空白。

座中人在錯愕中一時無法廓清那段影片所要傳遞的訊息，只能在靜默中面面相覷，這時一個工作人員按下了控制板上的一個電鈕，另一幅銀幕亮了。座中人看出來畫面上是蛋形飛機機艙的內部，突然機艙搖晃起來，銀幕突然熄滅了，但又跟著閃亮起來，可只一會兒又完全熄滅掉，當銀幕再度亮起時，只見機艙大幅度傾斜，俯衝的角度越來越大，飛機發出了尖利的嘯音，按放在儀表板上的那隻手哆嗦起來，不斷狂亂地扳弄著操縱裝置。嘯音越來越響，飛機俯衝直下，角度是那麼傾斜，只見那隻握住坐椅扶手的手掌因為用力而致指節發白。

除了皮椅在旋轉軸承上發出的細緻聲音外，再就是座中人刻意抑制過的呼吸聲。這回他們弄明白了影片傳遞的訊息了，那是一次自殺性飛行最後幾分鐘的實況紀錄，他們當中每一個人都曾經萌發過那麼幹的念頭，有的人也確實將之付諸行動，只不過在最後幾分鐘時被逼到眼前的死亡所震懾住了，才緊急懸崖勒馬罷了。

銀幕再亮起，裡頭有個男人正在查閱電腦資料，嘴唇無聲翕動著，座中人認出來此人是偵緝部部長。部長開始說話，聲音聽來單薄乾澀，他提到參加此次清剿行動的共有七十八人，有四十二人陣亡，有五人受重傷正接受復健治療之中，照道理說凡是參加這場被定位為「衛國戰爭」的人都有資格被封為「衛國戰士」，獲得紫心獎章，但事情並不如表面呈現的那麼明朗，因為有些投機份子風聞城邦政府在一個參戰者戰死沙場後會立即將他重新克隆出來，新的他將比原來的他擁有更優越的生理條件，所以在出戰時刻意做自殺性飛行或攻擊，也有人主動將自己往敵人的刀口或槍口送，這些人死有餘辜，城邦政府將他們視為詐騙犯與叛國賊，非但無功可賞，還要永遠取消他們的再生權。偵緝部長繼續往下說，為了獎勵他們這些中規中矩執行戰鬥任務的人，也為了懲戒那些投機份子，政府才決定在軍事行動一結束之後即論功行賞，在他們生前就克隆他們的分身。

現在他們總算明白方才放映的那兩段影片，是城邦政府在秋後算帳，城邦政府發現參戰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參戰動機不純，他們為了提前實現被允諾的「以軍功人員身分被克隆再生」

的夢想而投身戰鬥，卻死於自殺性行動，沒想到這些詭計卻被權威當局拆穿了，攝得的影像就成了最確鑿的證據。

他們唯一不明白的是，那些影像是如何攝取到的，由景物呈現的角度看來，那是當事者雙眼所看到的一切，所以觀影者只能看到他們頸部以下的身軀，正如他們自己所見到的自己一樣。他們無法理解箇中玄妙，只能驚歎城邦政府能力的無遠弗屆，這部碩大無朋的權力機器彷彿長著千里眼與順風耳，使得它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甚至能窺見人心底最私密的思想活動，現在親眼目睹了它的無所不能，他們只有更加敬畏更加服帖的份了，至於它是如何運作的，他們不懂，便不去想了，因為他們都是那種沒有思考習慣也不喜歡招攬麻煩的人，像空氣中的灰塵一樣隨世浮沉，永遠安於體制安排下來的屬於他們的位子。

接下來他們被領進一間可以看得到人造子宮全景的觀察室，裡面有著酒吧和舖著絲綢床苫的坐臥兩用椅。隔著水晶玻璃隔絕板，他們看到穿隔離衣的工作人員把兩頭密封的玻璃試管拆掉封口，一一放進人造子宮不同的小隔間裡面。玻璃試管裡安放著他們的再生細胞，那將是他們輝煌的新生命的硬體，至於軟體部分呢，早在他們自願投入戰爭的同時，城邦政府就著手進行謄錄作業了，那就是屬於他們個人的靈魂晶片的製作。多麼不可思議的發明啊，一個不到指甲蓋大小的玩意兒，可以載入一個人的全部記憶、知識、好惡、判斷力、反應力、本能、衝動，等著克隆出來的他們的肉軀發育成熟後，再將之植入右耳後面的顱腔裡，那人便神氣活現地再

生了。

走出克隆大廈時，朱力發現自己並不快樂，相反的，他內心深處正翻攪著一股不安的混濁暗流，老覺得有成千上萬雙隱匿著的眼睛在窺視著他。這回兒日色正好，飛行汽車在城市的上空低飛而過，有的正做著勻速飛行，有的則逐漸降低速度準備著陸。置身在街道上立體的車流間，他暫時鬆了一口氣，想像那成千上萬雙眼睛是不會把他當成窺視的焦點的，這層認識使他儘挑鬧市走。他慶幸自己出門時沒有開上飛行汽車，而是搭乘公共汽車，此刻他懷疑他的車子裡也被人安裝了竊聽與竊視裝置。但也許公交系統裡也有著配套的竊聽與竊視系統吧？是的，極有可能，根據他現在的理解，城邦當局的手段是沒有限度的，這想法使他幾乎不敢走動，因為他感到無處藏身也無法閃避。他上了一班從終點站開出的公共汽車，坐在最尾端的邊角上，直到車要開了，他才突然跳下車，改搭另一班往反向走的車子，但是那成千上萬雙眼睛仍然跟著他。他在第一站就下了車，在大街小巷繞了好幾個鐘頭，一邊留心觀察每一堵牆每一扇門每一個轉角，留意上頭是不是設有什麼竊視與竊聽系統，走到每邁出一步心就卜咚一跳，呼吸也跟著促急起來，可那成千上萬雙眼睛仍然跟著他。

他終於回到自己的卡式屋裡。一進門便按電鈕把所有的玻璃窗都刷上色霧，然後把自己整個埋入牆角那把懶人椅裡。相對來說，他現在是安全的——比較安全的，可是一口氣卻沒有辦法鬆下來，現在他又睜大著眼睛查著每一扇窗每一面牆每一個暗角，看看上頭是不是埋藏著什

麼竊視竊聽系統。一定有的，絕對有的，權力機器的順風耳與千里眼無所不在，沒有理由獨獨饒過他一人。

他終於累得睡過去了，臨睡前的最後一念是「這種生活會持續多久呢？」他自己立即把這個問題給回答了：「永遠。永遠。永遠。」

海很美

後來又過了好多好多年，死去又生來好多好多人，歲月顯得輕淡又悠遠，他在空漠的光陰中成了隻斷了錨的船，徹底地自由了，徹底地自主了，可也只是漫步在人生的邊緣上，冷眼觀看歷史俯瞰下的蜉蝣人生，不斷在腦中進行繁瑣的拼湊與理解，終於達致一個結論：他所追求的只存在於追求的過程中罷了。

這個冬天比往常冷了一些，每個黃昏時刻，安吉總是在回家的路上拐過來看他。她點亮他的燈，生起壁爐中的泥炭火，查看她前一天留下的食物吃了多少。要是聽見他咳嗽呢，她總要嘮叨幾句，往爐中多放一兩塊泥炭，並在他的暖壺中灌滿熱水。他忘掉她是馬薩奇還是密歐的女兒了，也許是他們中的誰的孫女，她告訴過他，他卻給忘了。她除了來替他生火、鋪床、洗衣、倒茶，也來聽他講故事，他說起故事來任性自然，平鋪直敘，句子與段落之間常常有許多

空白，讓聽者自己去猜測與判斷。

他慢慢老了一些，記憶力不斷消退，但這事兒他倒無所謂，抱定一個宗旨，把那些被遺忘的事就當成無關緊要的事，尊重心的選擇。卻總也不死，這個事實比他原先想像的來得無趣，首先交了朋友就是為了要給他們送終這碼子事就挺傷感情，他最好的朋友馮戈尼死了，馬薩奇死了，接著另一個最好的朋友密歐也死了，後來密歐的兒子李賓也成了他的好朋友，可李賓也死了，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傷心之後決定不要再交朋友了，至少不要把感情投得那麼深，可人堆中總也有那麼一兩個人會跟你互相傾心並成為莫逆的，這事他抗拒不了，也不相信有誰抗拒得了。

總也不死還有另外一個壞處，要知道作為一個總也不死的人，悍身於一個會死的人構成的世界，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人們總是用垂死的眼光盯著你瞧……。

他對自己的長命也有過一番很周密的思考，那漫長的思考是在韓森死於他的懷中之後就開始的，他那時想了解的是為何韓森死了而他沒有，他想了解韓森與他的不同到底在哪裡。據他所知，他們這一代克隆人身上都流著一種優質的血液，裡頭帶著各種免疫要素，它在他們遇到病菌與病毒時，不管是實際被傳染還是接種了疫苗，都會產生出免疫的抗體來，讓他們抵擋掉肋膜炎、白喉、天花、腮腺炎、肺炎和流行性感冒等層出不窮的疾病。而那種優質的血液又使他們的循環系統保持活力與青春，世世代代的醫生都知道「從動脈可以看出人的年齡」，果然

這是一條人體健康的金科玉律，他們這一代克隆人就擁有青壯年人的動脈，它們永保血液的活力及暢行無阻。但是這種幾乎百毒不侵的人還是會死的，他們可能摔死、淹死、被人用刀捅死或被車子輾死，總之，可能會死於意外事故，因為意外事故來得太快太突然，致使身體裡能抵抗損傷的機能來不及發揮作用。

根據這些知識，他得到韓森是死於意外事故的結論，總而言之，那次韓森的出逃對韓森是個意外事故，韓森那具克隆人的軀體和那顆克隆人的心，對立即要進入的異質的生存環境完全沒有準備，一旦置身其中全身心都起了劇烈的排異反應，連世上最優質的血液與動脈也不濟事，所以馬上就病倒了，又加上到海面上棄置飛機時受的外傷，內外夾攻，免疫系統一時負荷太重，無法發揮正常功能。他同時也可以把韓森之死歸結於信念的破滅，當韓森發現自己從中獲得生命與夢魂，借以滿足各種需要並得到安全保障的國家正高高舉起雙手要給他致命一擊時，他生存的根基就整個動搖了，那個國家給了每個人生命，孕他生他養他育他，可同時也在奴役、欺瞞、掠奪、謀害他，這個發現帶來的恐懼與絕望夠大，大得不可動搖不可消滅，他本能的反應就是逃退。當他摧毀了城邦政府情報總部匯集中心的傳輸設施時，他曾驚訝於自己的能力，感到一種俠情的得意，並產生了能夠掌握自己命運的豪氣，然而他對自己即將要投奔而去的地方——那個原生人的世界——並沒有企盼與追求。相反的，只覺得前景黯淡索然，所以當他獨自膽顫心驚地策劃出逃的種種細則時，心裡想的也只是把死亡的到來往後延罷了，他心裡知道自己

無處可逃無處可退，那時他的心路已枯槁荒蕪，果然在他置身原生人的世界中時，他也是滿心煩膩與嫌惡，活得有如行屍走肉，至此他的生存基礎已完全被廢黜了，這時隨便撞上些流行感冒的病毒，就整個兒地被擊垮了。

他比韓森幸運的是，典籍中描述的原生人社會的體制與價值觀是如此深入地滲進並構成他的生活，成了他生命本身的組成部分，當真悍身其中時，他並沒有承受到太大的文化震盪。而他在進入原生人的社會之前，就在城邦社會與一個原生人朝夕相處了很長一段時間，那就是做為他研究觀察對象的女人，假設她身上曾帶著各種病菌與病毒，他也在與她的接觸中，從容培養了各種抗體。乍入原生人的社群時，他接觸到的人也僅限於她，並在她的導引之下漸進性地融入那個陌生的大環境，及至被留旺族人納為社群的一份子時，他差不多已完成了歸化的過程了。

雖然他一開始也跟韓森一樣，以為自己無處可逃無處可退，可是在逃的過程中他投入了自己，在投入中觀察體會，發現了人生是一場薛西弗斯式的徒勞，認識了存在的虛妄本質，卻同時發現人的意義可以在這等徒勞中體現，歡樂也可以在這等徒勞中獲得，發現活下去不只是種生物過程，更是一個有執著有追尋、可酣醉可歡歌的精神過程。欣然面對擋在前路上的絕崖與深淵，對福禍難卜的命運既敬且畏，對自身的卑微與弱小卻又不屈不撓且悲且喜，於是抗爭與追求本身便成了生存最堅實的理由，叫人在淚珠中瞥見美的靈光，在苦痛中聽到美的呼喚。

他曾在一次次的挫折與絕望中詛咒命運詛咒神，睜著雙眼望進極目之處的空寂，大聲問，問神為何如此佈局？問神如果他死了祂該怎麼辦？問神何時會來把他喊回去？然而隨著時光的逝去，他發現那些平寧順利的日子都在記憶的篩眼裡走漏得一乾二淨，彷彿完全不曾存在過似的。倒是逆境中傾全力的拚搏，迷陣中不歇息的尋覓，在心板上留下深切清晰的銘刻，在事後一遍遍的追憶中，看見自己大無畏的身姿而一再受到點化受到感動，像那個為人類盜天火讓神懲罰推巨石上山的薛西弗斯，在自我完善中肯定生命的意義，然後大聲地告訴神，他知道祂為何如此佈局，告訴神他累了但還沒放棄，準備好好睡一覺明天再來。

這個靜謐的黃昏，他從屋外長長的草坡走向海灣，一面走一面昂頭望向蒼天，對著他心中的神說：「海很美。」說：「我知道祢為什麼這麼佈局。」他背後的草坡上牛羊在斜陽中半睡半醒，海灘上有幾條空船，海面平靜，卻蕩人心魂。這是大西洋與北海交匯所在的靖明群島中的一個小島，島上的屋舍都臨海而築，空氣乾淨清澈，白日經常可以聽見銳利悅耳的馬鈴聲遙遙傳來，警醒又野氣。

我之所以知道這個島，是因為住在島上的那個說書人布朗說的故事使我深深著迷，透過他透明如詩的文字，我認識了這片北海之濱的海天冰谷，終於搭渡船到這個叫 Stromness 的小島上。我在島上唯一一家小酒館一邊喝黑麥啤酒一邊聽一個上了年紀的酒保談布朗的生活。除開去過一次愛爾蘭一次英格蘭外，布朗從未離開過這個島，他不用洗衣機電視機電冰箱，屋中唯

一吃電的設備是幾盞電燈，至於影印機傳真機行動電話更是壓根兒沒見過，對原子筆那類用過即丟的玩意兒他更深深反感。他每個早晨背海在廚房餐桌上用鉛筆寫作，為什麼得背著海寫作呢，因為「海太美了」，會叫他分神。地方政府為蘇格蘭這位國寶級的作家安裝了電話，可他每每在預期會有電話進來時先躲到屋外去逃避那尖利的鈴響。就是在聽到這一節後我才打消了去拜訪他的念頭。那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的事了，可不知道為什麼我這個地域性的動物老也忘不了布朗和他的島，夢中老戀著一枚北海的冷月。

我終於找到回島上最便捷的路，我把佐良遷移到這個小小的島上來，便可以日日透過他的眼睛凝視那泓美麗的海灣。這裡的景色可說是大自然的極致，與佐良記憶中的北美海岸線的景觀非常不同，海與岸之間不是沙灘而是石灘，上頭佈滿磊磊的圓石，越小的就越接近鵝卵形，這是被海水反覆打磨的結果。站在岸邊聽水石相叩，聲音豪邁雄渾，陡直的紅色峭壁由陸地伸向海中，把海水激攪出千層浪來。然而背海的草地永遠寧靜，漁人出了海，牧人上了山，農人下了田，除了孩童的嬉鬧聲外，整座島靜極。

這兒是古老的奧克尼人的家鄉，他們是北海民族的一支。是在城邦聯盟第三回對北美西海岸原生人的殘餘部族展開大清剿之後，生活在那兒的留旺族、畲江族與柳昂族的倖存者才橫渡大西洋北上到這個海角零餘地來。這兒曾在十二世紀時為北歐海盜佔領，盛產英雄武士及歌頌他們的詩篇，這兒的土地是由六千多年的人類生活史堆砌出來的，地層裡還埋著紀元三千多年

前石器時代的村莊，心靜的時候，依稀聽得見先民的腳步聲。在這裡死去，依慣例會被埋在面向大西洋的中世紀墓園，在裡頭新墓碑與那些幾個世紀前打造的斑斑駁駁的老墓碑比肩而立。

這兒也有一個很美的海灣，叫做Rackwick，這字在古老的奧克尼文中意思是「零餘」與「衰敗」，有時佐良坐在圓石上看海，視野之中不見一個人影，便難敵深深的淒涼感，這塊海天之間的美麗土地，果真是人間的零餘物，並註定要一步步走上衰敗之途嗎？

他是跟密歐——不，是李賓——一家人遷徙到這塊北海之濱的土地上來的，跟密歐一家人一起遷徙的歷史又更早一些，是從北美登上英格蘭海岸那回。原生人是種非常奇特的動物，很容易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尋找一個全新的開始，在一艘艘被海上風暴抽打得七零八落的木船中，他們脆弱無助得彷彿初生的胚胎，可當船逐漸向海岸線靠攏時，他們就脫離子宮進入產道了。他們把即將踩踏的土地當成聖地，把即將展開的生活當成再生。這大概是被乖戾的命運訓練出來的一種智慧吧，於是「零」這個數字的哲學價值於他們便高於其他一切數字，因為它意味著無限可能。

他殘餘的克隆人本性使他害怕變動與遷徙，他傾向於把自己封閉在種種習慣之中，而所謂的習慣，也就是人為的秩序。在那座高聳的城邦中度過的童年與青壯年，讓他認識到理性比美強大，經驗比理性強大，而習慣又比經驗強大，一件事重複幹上十次就成了習慣，就天經地義不容置疑。在那兒，「零」就是「零」，就是空無，就是尚未賦予或已刪除一切的結果。

就因為對新環境的適應力低，他特別害怕遷徙，每一回遷徙之後，他都有著比旁人更長的摸索期，那當兒他便分外感到自己的無能、笨拙與青澀，分外感到自己是在他者的世界裡寄人籬下，分外感到自己是個身心兩方面的閹人，在比別人長幾倍的一生中，從不曾建立自己的家，不曾讓任何女人愛上過，因為身體造不出精液來，得強迫自己才會對周圍的女人產生交歡的綺想，卻很少真正陶醉其中。他有時倒是怕活，可從來不曾嚮往過死，為什麼不想死呢？因為他已活出興頭來了，而且越是身在逆境活的興頭就越大。慢慢地就喜歡自己的樣子了，喜歡自己這副吃粗糧吃出寬下顎，幹重活幹出一身大骨頭的模樣，偶而也對著銅鏡玩味臉上的皺紋與頭上的白髮，那拍拍實實的生活的賦予，是人生八方風雨的洗染。

不久前他又養成一個習慣，就是寫書信體的日記，他記得他第一個原生人朋友就有這種習慣，她寫給她摯愛的人，他則寫給一位不知名的神。一旦他開始在紙上向那位不知名的神款款訴說，就把所有的焦慮與煩惱全都拋在腦後，那是他靈魂永恆的夢囈，在那種時刻，在獨自執筆靜思時，更容易看到時間的姿容，也更容易看到自己在時間之中的身影。

現在他望海的眼睛已望向極目之處的空寂，海面上破碎的斜陽星星點點，他心中則是一片朦朧的寂寥，就像眼前這黃昏的光景。他想他該回去了，不該再任由一顆空曠坦蕩的心獨對蒼天，這當兒他忽然覺得，自己孑然一身跑到這個世界上來玩真是玩得太久太久了。

五星級幸福

她的名字用霓虹燈管寫成眩目的大字，足足有五十公尺高，可她對自己人生的這番盛景已習以為常，在下了迎賓禮車後，只冷淡地看了一眼，便在四名保鏢的護衛下走向飯店。眼前是中外馳名的上海「京華大飯店」，這裡的總統套房曾經先後接待過兩個美國總統、一個俄羅斯總統、兩個德國總理、一個英國首相、一個法國總統、無數個歐洲貴族與阿拉伯王室，和許多跟她同一個等級的國際巨星。

飯店總經理親自在大廳迎接她。他高大健碩，彬彬有禮，一路躬身把她送進她將要下榻的總統套房內。「需要什麼的話，請馬上給我一通電話。」她是他們的搖錢樹，他的殷勤來得一點也不勉強，明晚開始她將在這家五星大飯店連著登台表演一星期，門票早已銷售一空，連東京都有電腦訂票專門網站，日本觀眾估計佔了兩成三，為此不得不特別在節目中加入兩首曾在日本進入十大排行榜的日文歌曲。

總統套房很大，包括一個帶陽台的大客廳、三個臥房、一個廚房、一個酒吧，客廳牆面掛了四張一組的風景畫，一看就知道是名家名作，會客室擺滿鮮花，鮮花籃還別著各種祝賀卡片：「一唱傾城」、「上海歡迎妳」、「預祝演出成功」。經理一旁察看她的臉色，見她始終不表可否，忍不住輕輕說道：「希望我們的安排令妳滿意。」她環顧四周，不知為什麼突然想起三年前在上海登台時住的那個下等旅館，扁塌了的充氣床墊和床墊上精液與汗水的殘漬。「啊，還可以。」

「張先生一小時前替妳辦理了住宿手續，妳下午三點的那場排練，我與張先生已協議好在『景行廳』進行。有一件事也得先跟妳報告，排練時市長會親自到場，他堅持抽空來一趟，說是妳的鐵桿歌迷嘛，這回妳在上海登台的頭一場落幕之前，市長將上台主持一個十分鐘左右的贈市匙儀式，到時還有一隊二十四個小朋友的合唱團一起登場，為妳獻唱『上海愛妳』。」

總經理躬身而退之後，她把自己扔進那張熊皮單人沙發裡，靜靜欣賞眼前的一切。她今後將只生活在這樣乾淨、明亮、華奢的地方。她已擁有一切，名氣、金錢、地位、掌聲、歡呼，瞧瞧上海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如何像一隻馴順的家狗般躺在她腳下！

× × ×

北京「媒體人俱樂部」與總統的年度聚餐晚宴需要一位色藝與才藝兼具的女司儀，為此俱樂部的四巨頭已秘會了三次才決定了人選。那是一個聲勢顯赫的晚宴，到會者除了正副總統及各院各部首長外，還有中央民意代表與各國公使，當然還有各路財閥們。由於這個年度盛會總會得到國際重要媒體的報導，司儀工作自然成了萬眾矚目的重要美事，誰得了它，就意味著他是全球華人社會的頭號巨星。稍早四巨頭選中的是中央電視台大型綜藝節目「夜之饗宴」的主持人何賽英，在被委以重任一周之後，她被控涉及一樁一個十五歲女中學生的性騷擾案，暴露了她的同性戀傾向，不得不在律師的建議下飛到火那魯魯去休假，於是她這個名單上第二順位

的候選人正式遞補。

當她進入擁擠的宴會廳時，心想如果今晚日本人一顆炸彈扔到這裡，中國這個超級強國就群龍無首了。

總統坐在第一桌的上座，幾個保安局的人站在他身後。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制回中華民國後的第一任民選總統，臉上有種抑制不了的驕矜之色。在最後幾分鐘各就各位的忙亂中，負責人竟忘了把她介紹給總統，但她並不在意，她想總統早就認識她了，兩個月前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露天演唱會，總統不是拍了賀電給她了嗎？

倒是副總統主動找上她，道賀她獲得如此殊榮。副總統與她都是台灣人，在與她行貼面吻時，把一句熱騰騰的話直接送入她耳中：「表演時野一點沒關係，總統不喜歡那種正經八百的類型。」然後親熱地拉著她的手，把她領向他佔首座的那一桌，在同桌人面前稱她為「我這美麗又有才氣的小同鄉。」

晚宴是十二道南北名菜組成的大餐，在副總統的招呼下，她和大家一樣開懷大吃開懷暢飲。餐具被撤走之前她才起身到後台去，在一間臨時搭建的化妝室裡由四名專業人士協助補妝、梳頭和更衣。出場前她先閉目集中精神再深呼吸補氣，這時有一隻熱騰騰的大手攬住了她的肩膀，「不要緊張，妳一向是最好的，」那是副總統，她的小同鄉，英俊又有權勢的大人物，現在他又來提醒她幾句：「總統不久前傳誦全世界的名言妳還記得嗎？他說他不相信燕尾服和大禮帽

外交，更不相信專家與學人外交，他相信的是人與人、國與國之間本原的善意，他說我們應該停止依賴理論再回頭相信本能，說當他與世界各國的頭頭在一起談判時，倒願意相信他褲襠裡那話兒的判斷。」她邊聽邊點頭表示會意，事實上，「褲襠裡那話兒的判斷」近一個多月來，已經成為一句文士跟白丁都會脫口而出的口頭禪。

當她緩步穿過大幕走向司儀台時，大廳裡響起禮貌的掌聲，在他們眼中她也就是個當紅藝人而已，她心想，等著瞧吧，晚宴結束之前，你們就會對我完全改觀，不再把我當成一個專門用來娛樂人的豆腐腦美女。腦中轉著這些念頭時，她笑容可掬地巡視全場，然後把目光定在總統身上，用一種充滿驕傲的口氣說：「總統先生，我真無法形容自己今晚的激動心情，有榮幸為一個單靠褲襠裡那話兒就可以決定全世界命運的權貴人物獻藝，無疑將在我的演藝生涯中豎立一個里程碑。」

全場陷於一片震驚的沉默之中，那沉默簡直震耳欲聾，可它只持續了不到一分鐘，就被總統那聲響亮的爆笑給瓦解了。總統拍大腿笑個不停，各院各部首長及各路媒體大亨與財閥們跟著大笑，連不太聽得懂中國話的各國大使及他們的扈從們也發出湊趣的笑聲。從這時起，她就知道自己不會出岔了，今晚這些尊貴的觀眾們已跟上了她這種充滿機鋒的主持風格，於是她在接下來節目進行中，便見縫插針地譏諷北京幫的牛皮哄哄，上海幫的謹小慎微，江浙幫的名士作派，台灣幫的孤兒心態。被她諷刺的人群拍大腿桀桀笑個不停，還沒被她諷刺到的人群引著

頸子等待。被一個美麗、性感、才華洋溢的女孩子損上幾句實在是有趣之極。節目進行到末了，只有幾個外國公使還沒挨她刮鬍子，兀自向隅，落落寡歡，於是她又分頭用他們的母語譏諷他們的國民性，套的是「三隻母牛」的老笑料，說俄羅斯人那三隻母牛一喝伏特加就以為自己已進了天堂。說匈牙利人讓三隻母牛演春宮電影大賺外匯。說日本人的母牛比正常尺寸小上三倍卻多產二十倍的奶。說瑞士人那五千隻母牛沒有一隻是他們自己的，他們靠替別人管理母牛賺取管理費用。說美國人讓三隻母牛幹十隻母牛的活，三隻母牛累死了後，他們始終沒研究出原因。

晚宴結束時，她受到全體觀眾起立鼓掌的最高禮遇。總統穿過人叢走到她面前說：「我沒想到只靠罵人，就可以獲得擁戴，看來妳比我厲害多了，我應該請妳當顧問。」

第二天，全世界的重要媒體都報導了她的勝利，她在媒體人與總統的聚餐晚宴中的如珠妙語被販夫走卒爭相引述。三個多月後，巴黎老牌社交雜誌《巴黎競賽報》做的一項全球調查顯示，她是全球「最令人傾慕的女人」中的第二名，可在「智慧」與「機智」單項上，卻遠遠領先榜單上其他人。那期的封面人物就是她，當她把製成壁紙的封面貼在自己臥房的正面牆上時，覺得自己就睡在天堂正中央，是上帝跟前的首席安琪兒。

× × ×

以上那活色生香的幾幕，是本公司最暢銷的磁卡「超級巨星」中的骨幹情節，銷售對象是作明星夢的少女或已經廁身演藝圈的大小星星們。這個族類超出我想像的龐雜，根據兩個月前的一項調查顯示，十二到二十五歲的女孩們中，有高達百分之六十七的比例想躋身演藝圈，這個數字簡直駭人聽聞！然而，若以「超級巨星」這支磁卡壓倒性的銷售數字來看，那個百分之六十七的比例似乎不足為奇了，「超級巨星」才推出短短兩個月時間，可大上海的妙齡女郎們就幾乎已人人一卡了，它比始終高踞暢銷金榜的「打工皇帝」在推出頭一個月的銷售總額高出十二個百分點，以致於總公司在第三週就推出男性版「超級巨星」，果然也是一炮打響，立即又賺得缽滿盤滿。

「超級巨星」的成功，在我看來，該歸功於出色的編劇，它雖然有這一系列磁卡慣見的瘋狂情節，但是當它把主角置於高度激動情態時，能同時讓他穩穩站住，將激動人心的時刻不斷延長，而且始終情緒飽滿。當然，「超級巨星」母版的製作比「打工皇帝」晚上了九個月，公司裡那批編程高手在重塑人物外貌與性格的手段又進化了許多，一個碌碌無奇的市井小民，在電腦技術的加工下，雖然看得出來還是那個人，但卻恍然如鍍了一層金似的，臉上怏怏不樂的皺紋被抹平，抑鬱不展的顏色被洗清，帶著缺點的五官與身板被矯正，混身多了些自信與氣度，舉手投足間顯出幾分安逸與興隆，在連他自己都沒有知覺的情況下脫了胎換了骨。這門二十一世紀三十年代才發展出來的電腦加電影魔術，具有與二十世紀初鄉間照相館相等的粉飾太平的

功能，遠遠比「打工皇帝」那樣乾巴巴地把買磁卡的人「代入」名列大上海一百五十家最大企業裡八千多名打工皇帝第一名的「故事套子」高明多了。

假如發明「大腦帽」的人看到它成了新時代人們自我催眠的有效工具，一定會驚訝得瞠目結舌罷。事實上，這門技術的原始構想是，透過神經病學的研究充分理解人類各種感官並直接運用這種成果，製造出一種金屬的「帽子」，任何人戴上它，就可以進入虛擬空間，體驗宇宙間千奇百怪的自然景觀。醫生們戴上這頂「帽子」，可以體驗病人的病症，法官戴上這頂「帽子」，可以置身案件現場，親自見證案情經過，以便做出最明智的判斷。

這「大腦帽」的創生，距離阿瑟克拉克預言的二〇二五年整整慢了七年。現在已經很少人知道這位英國作家了，可在我母親年輕的時候，他是當時最著名的太空題材科幻作家，也是國際通訊衛星的奠基人，他寫的科幻小說《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由他的同胞史坦利庫布利克改編成電影後，一下子使科幻電影由「誰也看不起」提昇到「誰也看不懂」的經典地位。這傢伙愛預言，在每個整數無零頭的年份裡，他都要對即將展開的時代提出屬於他自己的預測，倒不少出錯，最經典的例子是在一九七一年預測人類會在一九九四年登上火星，可此一預言卻遲至二〇一七年才被實現；他在一九五一年樂觀地預測了人類會在一九七八年實現登月行動，結果阿姆斯壯那幫人把這一個歷史性時刻幾乎提早了十年。除開這幾次陰溝翻船外，他對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大事的一連串預測，倒也八九不離十。這位妙想天開的小說家，在他的創作生涯

中累積了大量的科學知識與獨門之悟，喜歡以「定律」的方式加以總結，想聽聽曾風靡一代知識份子的「克拉克定律」嗎？這兒我往腦門一掏，就掏出了幾個——定律一：「如果一個德高望重的科學家說某件事情是可能的，那他可能是正確的，如果他說某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他可能大大錯了。」定律二：「要證明某件事情是否可能，首先就得肯定它是可能的，這跟信教一樣，一旦你信了祂就存在。」定律三：「任何非常先進的技術，乍看之下都與魔法無異。」

「大腦帽」也確實像魔法。要知道在「大腦帽」創生之前，最先進的影視產品是全息電影院映演的三D電影，而一般家庭裝備的仍然是等離子螢幕、用時可像鐘一樣掛起來、看完了可以像海報一樣捲起來放入櫃子裡的老古董電視機，具有三D效果的激光電視機還是有錢人家的時髦玩意兒，非但機身所費不貲，而且還得把屋中的壁紙全部拆除，換成圖像顯示裱糊紙，才能在屋中走到哪裡看到哪裡。最先享用高科技成果的人，無不興致高昂地試驗家中那部最新數位電視機的各種能耐，我那位七十一芳齡的老姑媽就興奮地發現，螢幕裡的圖像是可以任她的意改變的，只要點幾下滑鼠，還能把一部老電影的男主角由她最討厭的約翰屈佛塔換成她最喜歡的傑克尼克遜，還能從幾部老電影中「剪輯」出一部屬於她自己的電影，倘若她高興，盡可改變影片的情節與結局，過過導演或剪接師的癮。不久前她在即視電話中告訴她的老嫂子，也就是我那位七十七芳齡的老母親，說她用一位叫凱薩琳羅絲的演員頂替了所有茱莉亞羅勃茲的角色，因為她打年輕時就討厭死了那個當時紅遍全世界的「沒氣質的大嘴婆」。

我母親是那類看等離子螢幕電視的老古板之一，她是個電影迷，忙完了家務活之後，她會縱容自己看部經典電影，透過那些熟悉的影像，對消逝的青春與過去的時光進行掃描式的追憶。前幾天我聽見她跟我小兒子的一段對話，事情是這樣子的，我小兒子從電影院回家，一踏入客廳，發現他奶奶正一邊看老電影一邊喝她自己釀製的白葡萄酒，不由說道，奶奶，妳看的這玩意兒早該進博物館了。妳知道全息電影院裡的三維電影有多逼真嗎？我整整兩個小時都忘了自己是坐在電影院裡，一會兒覺得自己是被綁在歹徒的汽車裡，還聞到了開鎗的火藥味，一會兒又置身在陰森森的地窖裡，被老鼠屎薰得差點背氣。他奶奶回答他，我就喜歡老電視。我喜歡的是觀看而不是各種感官刺激，再說，出門看電影就是在變本加厲地增加我們環境的負擔，你們年輕人也不能這樣沒節制地到處亂跑，製造廢氣，加速臭氧層的裂口。

像我母親這樣的老古板自然無法想像「大腦帽」栩栩如生的奇幻魔境，無法想像一個人只消花上一客法式牛排的價格，買下一個像「超級巨星」那樣預先錄製好的大腦帽磁卡，回家去把自己的一張生活照輸進磁卡裡，填補了虛位以待的女主角的位置，再去租個按點鐘計價的「大腦帽」，把磁卡插進帽簷的暗格，找個安靜的地方戴上「帽子」坐下或躺下，便可搖身一變，成為故事一開頭提到的那位一唱傾城的超級巨星了。

我必須聲明，我本人可不贊成向人群出售這種強度刺激，我認為磁卡裡那個世界的甜美、新奇和饗宴氣息，只會使灰色的真實人生相形之下顯得更加可怕，更加不堪忍受。這意見我在

最後一回與加賽龍傾談時也反映過了，可他的回答是「這不是我們該考慮的」，還說了句「賣香菸的人不必為香菸的尼古丁含量而不安」什麼的，末了他下了個結論，說所有的人都在抱怨人生那副牌沒有洗好，直到拿到一副好牌為止，「我們製作的磁卡，就是送到他們手上的那副好牌，而他們只消花費一頓法式牛排餐的代價而已。切記，我們是在造福全人類。」

我並沒有被他說服，我告訴他，我們幹的行當是在讓人大幅預支幸福，還告訴他關於那個患心臟病的酒鬼的笑話。那個患心臟病的酒鬼到酒館痛飲黃湯，他朋友見了，上前問他：「大夫不是規定你每天只能喝一杯酒嗎？你怎麼大瓶大瓶地灌呀？」酒鬼向朋友舉舉手中的杯子，說：「我沒忘記大夫的話，我現在喝的是二〇六〇年十二月七日的那一杯。」我說那酒鬼就是在大幅預支快樂，在醉生夢死。加賽龍又給我來了那一句：「這不是我們該考慮的。」說人類早在二十世紀中葉就以一套行之有效的商業體系讓自己預支快樂，那就是分期付款和信用卡的創生，「如果讓人預支快樂也有罪，那我們可不是始作俑者。」

我不得不承認，加賽龍具有完美生意人的本能和直覺，不論什麼事，他都可以找到正確的解釋，這些解釋是人情世故、良好教育、愛好思考、天生秉賦，再加上他猶太人特有的冷硬心腸的綜合結果，他還有一個完美生意人對成功與飛黃騰達的強烈欲求，正是這一點使他可以在一個計劃的實現過程中使盡各種手段。在他眼中，我這個「永遠帶著孩子般的軟心腸」的人，是成不了氣候的，就像他在我們最後一回見面時說的那樣，「同情心讓人改變了標準，磨平了

稜角，軟化了原則，縮小了目標。」在他看來，了解與防衛是醫生、精神病大夫、社會學家、法官們的事，這些人的責任就是要看出是與非、曲與直、黑與白外的模糊地帶，去同情去憐憫去保護去醫治，而這些統統不在一個生意人的考慮範圍內。

我一開始認識的加賽龍並不是這樣的。那是二〇一五年的事了，那當兒他一百六十公分高，剛夠五十公斤重，鬍子常常忘了剃，一臉宗教味道，屬於真正的秀異份子那一類，不明世故，不解風趣，儘管長得非常不起眼，可總讓人看出來什麼都不在他眼中。

我們一起受教於哲學大師李爾的門下，還在巴黎拉丁區的曲巷裡合租了一個頂樓鴿子間，晨昏四季穿著運動衫牛仔褲悠遊於「存在」、「虛無」、「瞬間」、「永恆」的抽象思考之中。李爾是個器宇不凡的學者，據說德意志的末代皇帝還是他的外祖父哩，然而卻在狂蜂浪蝶的巴黎過著兩袖清風的日子，鎮日在故紙堆中尋章摘句，耳畔迴蕩著聖母院沉重而悠遠的鐘聲，餓了就啃冰箱裡又乾又硬的德式黑麵包，瞌睡時長桌、搖椅、條木地板都可入眠。我與加賽龍之所以能獨得李爾的青睞，成了他執教鞭半個世紀裡單兩個的入室子弟，與其說我們才智過人，不如說我們的心性投合了他的度人標準，我們能在一個物慾暴虐的富裕社會中安貧樂道，在他眼中，就具備了成為一個合格的哲學家的基本條件。李爾常說，對絕大多數的人而言，掙錢與花錢就是人生的全部，奮不顧身地掙，忘乎所以地花，讓所有的時間與心力都消融在物質的迎送之中。高額消費經過圓熟的廣告術的炒作，也成了民生的必需，更使當代人陷入心為形役的

荒謬苦境。

我們孜孜讀書之餘，也經常比肩做冗長的漫步，把賽納河上的每一座橋都踏過千百回，夜闌人靜時，就坐在河畔看靜靜泊在河面上的遊船，船身上綴滿了彩燈，遠遠望著真像一枚閃閃發亮的鑽石別針。有時我們會開上兩人合買的那部老雷諾去諾曼第看海，最喜歡躺在夏日的沙灘上看海鷗飛翔。海鷗在海面上盤旋、迴轉、撐持，每秒鐘都在做無窮盡的飛行技術的試驗與調整，太陽慢慢落向海平面，越來越大也越來越紅，海鷗仍然在晚風中嬉耍，這時加賽龍看得入迷了，用一種自語般的聲音喃喃說道：「沒有錯，海鷗是在那裡玩耍，牠們飛翔，不是為了尋找食物，為的是在黃昏那無聲的天籟裡舒展四肢的快樂。」

偶爾手頭不那麼拮据時候，我們會上聖日耳曼德培廣場那家維也納式的酒吧去泡一個晚上，在柔和的燈光和悅耳的古典音樂聲中好好喝幾杯，每每喝到五分醉時，加賽龍就要發出一句感歎：「這城市真是他媽的美呀！」就是在那家擺滿紅木家具與真絲燈罩的酒吧，他認識了愛梅莉的。愛梅莉來自一個波蘭移民家庭，有著蜜糖色的長髮，胸部結實高挺，腰身苗條，看著令人產生一種自然的情欲，跟加賽龍站在一起，足足要高出他半個頭，但她完全不在意，一開始就被他那雙水晶般透明的藍眼睛的熱情執著給折服了。

那段日子加賽龍過起了謹遵戀人守則的日子：寫情詩與情書、打電話、寄卡片與送鮮花，

還有閉眼相思睜眼出神。戀愛不是壞事，卻也不是易事，法國人有一句一針見血的俏皮話：「戀愛不適合粗人與懶人。」加賽龍既不粗也不懶，原是一塊上好的戀愛的料，可畢竟一心不能兩用，勤於戀情就疏於課業，李爾往往兩三個月還見不著他一面。後來愛梅莉辭了酒吧的工作，被人夥去捷克布拉格一家新開的大賭場當發牌員，加賽龍在她才在那兒落定腳跟，便風急火急追了去，把巴黎的功課全拋在九霄雲外。

李爾丟了個最得意的門生，尋個週末搭夜車上布拉格去找加賽龍，準備去勸那個穎脫不群的年輕人不可一頭扎進愛情的泥淖之中出不來，拳拳之意，實在是因為李爾知道加賽龍正當那種上當中邪的年紀，而且是個塵俗外人，這樣一個人，一旦投入情事，總有一段時間要精神失重，甚至跌得傷筋動骨、體無完膚。

李爾第三回上布拉格才帶回了加賽龍，那已是一年多以後的事了。回到我倆共有的小蝸居，加賽龍一句話也不肯說，只是躺在冷榻上，說不出的灰心，他那雙原本充滿好奇與驚歎的孩子的眼睛，現在裝滿了太多的回憶。接下來他連著三天三夜陷入昏睡，睡得像埃及的木乃伊一樣沉，醒來對我滔滔不絕地發表了一通演講，說什麼文明人很少能說出自己的需要是什麼，幸福的內容與形式都是由成功人士給規劃的，不外乎用多數人的匱乏來突顯少數人的富足，這也是現代廣告術的公開配方。說到這兒他抬起頭來告訴我，東歐的暴發戶這一陣子流行用歐元紙鈔來捲菸絲抽，「那些人之所以能有睥睨眾生的倨傲，是因為他們有魄力在眾目睽睽之下，把一

般人終生也不曾擁有的財富化為煙霧！」

他在布拉格受的刺激不小，根據李爾的觀察，「在布拉格，愛梅莉第一次聽到錢那個字，而可憐的加賽龍聽到的是她的沉默。」加賽龍目睹了金錢的暴虐，卻無力挽狂瀾，於是一肚子無法排泄的無名火無名怨，眼看著他卯足吃奶之力愛過的女人成了金元的俘虜，他的報復辦法就是想辦法賺取大筆金錢再當著她的面把它糟踏掉，證明那號玩意兒也不是那麼神聖、那麼高不可攀。

於是李爾與我便眼睜睜地看著他扔了學業去開計程車，去站大街幫下三流的夜總會拉客，去給小政客捉刀撰寫演講稿，然後慢慢從我們眼皮底子下消失了。等加賽龍又出現在我眼前時，我已拿到了哲學博士的學位，正到處寄履歷想在某個大學謀份教職。他把我接到位於巴黎六區他的豪華寓所裡安頓下來，供應我無償的美食與華服，呃，還有女色，同時在我耳邊滔滔傳道，這是他要我入夥的策略，而我呢，我到頭來索性連聽都不去聽——一個尋求心靈平靜者的對策。可他從沒一天對把我變成他的事業夥伴斷過念，孜孜不倦地企圖把我那種屬於哲學家的對金權的無欲無求，改造成對金權適當的認識與適當的崇敬，並且在我面前大肆攻擊李爾，說李爾要真把世俗榮辱置之度外，為何到處宣揚德意志末代皇帝是他的外祖父呢。

加賽龍那時幹那種行當，倒真值得大書特書，這與他後來的發跡並成為全球排名第十二的大富豪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那時他跟所有的作家一樣靠寫作維生，但他的衣食父母不是一般

的小說迷，而是想成為小說主角的男男女女，他那獨門的生意打從開辦後，業務就蒸蒸日上，在我們重逢時，已賣出七十萬本以不同人物為小說男女主角的作品。為了廣泛招徠，他在《費加洛報》和《巴黎人報》大登廣告，大標題是「讓夢想成真」，內文則如此寫道：「當巧克力、鮮花和浪漫的情書都無法打動戀人的心時，為何不試試『以你為主角』的小說的威力？只要四百歐元，你和你的夢中人即可依照你的意願，成為兩百頁羅曼史小說的主角。」聽起來挺有意思是不是？加賽龍的服務還不止於此呢，小說完成後，他會把委託人提供的個人及其所愛慕的人的照片，利用電腦繪製成小說的封面，裝訂好後再由專人奉上，當然，這項加工是得額外付費的：一百五十歐元。

小說也是電腦寫的，加賽龍在電腦中輸入大約八十個羅曼史的故事套子，接到訂單後，才根據對方提供的個人資料及特殊的人時地物，把這些細節融入一個最合適他的顧客的身分及意願的故事套子之中。加賽龍還有要價七百歐元的「豪華版」故事，當事人可以參與安排小說情節的發展，也可以提供個人書信，將之編入情節之中，小說的基調也可以自由選擇，要熱情如火或要含蓄婉約悉聽尊便。根據他自己的定義，他幹的這個行當，是在為人們創造幸福，一種生活不會帶給他們的幸福，可在我看來，這假兮兮的一套有點兒近乎嘲弄人生，而且嘲弄愛情。

我很快覓得一份教職，這當然與我是李爾一手調教出來的有關，那意味著我在哲學這門冷門學問上血統純正、出身高貴。兩個月後，我上瑞士洛桑執教鞭去了，就此與加賽龍分手。我

得承認，我始終喜歡這個人，轉變之前與之後的，就照他的樣子喜歡他，連他的盲點在內。他快樂嗎？他不快樂的，就因為他生來多了些心眼，就足以叫他與他周圍的一切拉出一段距離，恰恰足夠讓他超然地觀察與判斷，也同時使他成他自己生活的局外人。

我說的都是二〇二〇年的事了。這當兒，十五年的光陰一晃而過，我們都不通信息，只因我們走上了兩條互不相干的路，他成了個成功的生意人，年年上全球百大巨富排行榜，我則始終是個窮教席，是李爾這位大師的最佳註釋者，也慢慢發展出自己的獨門理論。我從洛桑到卡薩布蘭加，又到渥太華，回巴黎，又上洛桑去，直到有一天加賽龍派了一部私人飛機把我從洛桑接到紐約他的帝國去。

我們是在入夜時分抵達紐約的，那是二〇三五年九月十七日。加賽龍大廈無聲無息地站在黑暗中，遠看像一塊高聳的墓碑。見著了我，他聲音透著一團高興，可是並未起身相迎。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談往事，屁股下面是兩把黑皮面鉻框架的椅子，看上去像噴氣式飛機裡的彈射座椅，但坐起來挺舒服。他說他想任用我當他遠東的總代理，說這事他考慮了很久很久了，因為他再也受不了跟那類奸懶貪滑的痞子打交道，他需要一個人品高尚端正的工作夥伴來提高自己的士氣，來延續自己事業的高峰曲線。

眼前這個加賽龍是我不熟悉的，雖然他那雙眼睛裡仍然閃爍著聰明和敏銳，可裡頭的光已經黯淡了。現在他說起話來有一種典型的成功人士的自信，彷彿天下的理都掌握在他一人手中

似的。尤其是當他在說「我想任用你當我遠東的總代理」時，那口氣簡直就像一錘子買賣，完全由他說了算數。我對他搖頭，對全球巨富排行榜名列十二的這位生意人搖頭，想起自己這一趟路是跑錯了，我來，是為那個曾在星空下的諾曼第海灘宣告「應該工作，應該生活，應該思考，應該深入事物裡層，應該活，活到想放聲大哭的程度，這時人就可以戰勝虛無，贏得對自己的敬重」的加賽龍，我來，也為那個失戀時萬念俱灰痛不欲生的加賽龍，我想當時我手上如果有部X光機可以對準他的心窩照一照，必然真能照出他的心已破碎的痕跡罷。

「我對你這門買賣不在行，也不感興趣。」我告訴他。「你還沒入行，當然不在行，也不感興趣。」說到這裡，他突然站起來走向我，我這才記起來他有多麼矮小。「你得不帶成見地投入，再決定你對這行感不感興趣。」

我再度搖頭，說：「我已經找到可以終生獻身的行業了，我不想再改行。」

他拍了一下額頭，表示我的無可救藥，然後重新坐回原位，滔滔為他從事的行當鼓吹起來，說他幹的是一種為人類創造幸福的行業，說當時代進入大眾消費和媒體傳播的階段後，被無限挑起的欲望和滿足那欲望的能力間已出現越來越大的裂口，而這是一個永遠消弭不了的裂口，因為富無窮盡，你富，永遠有人比你更富，幸福是一種相對的狀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所以一個所謂的健全的有活力的社會，就是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在忍受極少數人的飛黃騰達功成名就的社會，一句話，少數人的富足是靠多數人的匱乏突顯出來的。說到這裡，他口氣一變，

告訴我他不久前仔細研究了目前中國民生消費品中幾個頂級的品牌，發現那些叫「豪門」、「帝都」、「王朝」、「超霸」的註冊商標，和在廣告辭中一再強調的「限量生產」、「宮廷秘傳」的訛詐字眼，無非是在渲染會使持有者成為人上人的錯覺罷了。

「如果你努力學習，兢兢業業工作，處理好與所有人的人際關係，你總該會成功了吧？不會，永遠不會，你永遠不會成功。這世界上每個人都在卯足力氣追求一些稀有的東西，求才能、求權力、求金錢、求榮譽、求美貌，獎賞就在他們頭上閃閃發光，他們伸手去抓，力所能及全神貫注，但抓到的只是兩手空氣，成功與富裕永遠只屬於少數幸運兒的特權。這時賊膽大的就去做綠林大盜，搶銀行盜公款，攪擾得人間無一寧日硝煙四起，賊心毒的滿腦惡念，恨不得毒死所有比他得勢的人，在共赴黃泉的路上扯平幸福與不幸的落差——

「那是你的世界，我的世界可不是這個樣子。」我的腹誹終於按捺不住，化為激烈的言辭，「我知道很多要名要利的人，但也知道更多克己盡責的人，他們因為安分，所以能做好自己本分內的事情。他們對名位保持著健康的胃口，不貪得不強求，得之幸不得命。他們不要求完美，也不過分委屈自己，所以始終保有一份偶爾脫序的隨興和快活——我說的是我的父母及他們的同路人，這類人面對人生有種天然的審慎與智慧，相信人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他睜大眼睛聽我說話，那雙眼睛裡充滿好奇和驚歎，他一面聽一面點頭，末了才開口：「我知道，我知道，我早就從你身上感受到你所說的『天然的審慎與智慧』，那正是我當前最需要

的東西，它能使我的心安定下來。」他略略傾身向前，定定地望進我的眼睛深處，說：「這些年我活得很不踏實，有些兒怕生活、怕自己，老要想起你來，想你會對我眼下的一切怎麼評斷。聽著，李，來做我的事業夥伴，來做我人生的諍友，給我輸送一些新鮮的血液。」

加賽龍就用上述那席動情的話，把我由洛桑的首席哲學教授變成一個庸碌的生意人。我帶著上下兩代人一個大家庭由歐洲遷移到上海那個我父親曾經上過四年大學的城市，開始了我販賣「卡式幸福」的生涯。

你要幸福哦！韶光易逝，人生無常，如輓歌〈薤露〉所寫，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生活對人是不平等的，單單總會有死亡的到來這一點倒是人人平等的。聽聽統計數字怎麼說，經濟蓬勃發展，國民生產總值節節提高，但大上海百分之九十五的利潤卻進了百分之五的巨富的口袋之中。所以打工族就來我這兒買一個「打工皇帝」的磁卡吧，把大腦帽往頭頂一套，閉上眼睛，便立即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大上海的打工皇帝。想一試情場百味的風流人士可以買一個「絕代情聖」磁帶，轉眼之間就成了個英俊、勇敢、深情、博愛、自由又文采斐然的大情聖。作明星夢的少女們買了「超級巨星」的磁卡後，可以把如蝶之未化的美夢變成活色生香的現實。在大腦帽虛構的人生盛景中遨遊，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極樂的體驗與佔有，存在的會是那個並不真正存在的世界。上帝死了，天堂塌了，人間只剩下像自然規律一般冷酷無情的權錢的非人邏輯，在這種邏輯面前，要談人的自由與尊嚴，必然會顯示出它蒼白的

一面。那麼，就來一客五星級的幸福吧。

於是本公司那隻藍鯨造型的宣傳熱氣球，便鎮日在大上海上空巡弋，它那碩大無朋的腹腔上橫寫著「要幸福哦」四個大字，對著兩千萬追求自利的原子式的個人湊在一起的烏合之衆諄諄善誘，要幸福哦！韶光易逝，人生無常，但大腦帽中那個繁花似錦的世界提供給人的幸福強度，卻一代代升級，小小的磁卡承載了最大的私人空間，是充滿挫折的生活中唯一的溫暖和慰藉，支撐人們度過苦澀難熬的時光。

但是我母親始終不贊成我投身這個行當，在她看來幸福不能製造，不能憑空而來，不能無償獲得，不止一回告訴我，加賽龍賣的是烈性毒品，遲早總會出亂子的。有一天我從辦公大樓回家，她正在看一部老電影，一反常態地拉著我的手在她身邊坐下來與她一起看。她從不麻煩我，在她看來，陪個老媽媽聊天看老電影，不該在一個正值英年的男子的行事範圍內。我一開始就猜想她那個舉動別有用心，果然，那部由二十世紀電影怪才伍迪艾倫自導自演的科幻片是則對未來梟鳥式的預言——

主角被追殺，逃命到荒野，見到菜農在光禿禿的空地上用塑膠管子輸送營養液養出了大如屋舍的瓜呀茄呀，這些瓜呀茄呀無莖無葉無花，兀自碩大無朋地躺在曠野，而不遠處還有人蹈狗式地在蹈一隻比泰國象還要大的雞，那隻雞被宰殺了大概可以取得兩三噸重的肉品供應市場。未來的人真有效率，未來的一隻雞可以抵得上現在的兩千隻雞。另外一幕，未來某個人家招待

朋友到家裡玩，女主人從內室捧出一個南瓜大小的球來讓座中客輪流在上面摸一摸，每個人雙手一碰觸到那球，就咯咯笑個不停，一鬆手，笑聲也就停了，顯然那球具有引人發笑的功能，而且一觸即發，百試不爽。未來的人真有效率，歡樂片面存在，既沒前因也沒後果，一切高度減縮，自為因也自為果。

電影終了之後，我母親帶笑轉頭看我。她留個齊耳的清湯掛麵髮式，手指頭有些風濕疙瘩，臉上有些橫紋豎皺的，在開口說話之前她定眼看我，然後說道：「看到沒，加賽龍讓你經手販賣的幸福就像伍迪艾倫那傢伙想像中的未來的瓜，它無莖無葉無花，卻憑空結出了天大的果。」

就在我母親與我深談過後一個星期，有個二十六歲的名叫羅薔的女孩從她住的五十二樓公寓陽台往下跳，跌得個腦漿迸裂。她留了一封遺書，上面短短兩句話：「夢都作光了，生命還剩下些什麼？」根據警方的調查，她臨自殺前瘋狂地連著三回戴上大腦帽體驗當個超級巨星讓總統與副總統一起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極樂狀態。她是大上海第一個承受不了五星級幸福的人，在這個案例之後，緊跟著出現一波前所未有的自殺潮，調查發現，自殺者生前都是大腦帽的承租人。

加賽龍特別撥了一筆巨款做為圍堵事件擴大的活動費，他在即視電話中告訴我，生意人最怕的就是任何超越他的預估的丁一卯二的無從處理的局面，所以要在事情擴大之前先把局面控制下來。他想到的能做的第一件事是，用「空中巨無霸」包機把大上海各大媒體負責文娛消息

的記者們送到南極去看日出，這當兒要派理論權威登機為大腦帽的污點漂白，南極之旅結束之前要安排一次戴大腦帽遨遊太空的集體活動，讓他們深刻體會大腦帽這項二十一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在教育與娛樂兩方面無可被取代的功能，末了他又附加幾句：「磁卡照賣，廣告照打，千萬別顯示出心虛的樣子來。」

南極之旅記者團如期出發了。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生平第一遭搭乘空中巨無霸，對上頭提供的按摩、美容、美髮、水療、三溫暖、健身房、九洞高爾夫、短程滑雪場的服務目不暇給，大腦帽系統還提供身歷其境的網上購物服務，上萬種免稅商品可供選擇，並且保證在二十四小時內送達訂購者家中，至於賬單嘛，依照加賽龍的指示，全由紐約的總公司給結了。這隻空中的巨無霸，有點兒像一個世紀前那隻海上的巨霸鐵達尼，是進步、奢華、舒適、冒險精神的象徵，每個乘客擁有一個十平方公尺的小單間，裡頭配備一個床第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機器人性伴，將使出渾身解數地為我們公司梳籠那些操輿論生殺大權的媒體人。加賽龍向來只許自己贏不許自己輸。

我也很滿意自己能審慎地處理這個入行以來最為難的局面，這當兒我兩臂還正抱著一團對市場操作的抽象概念哩，心想或許經過這一役以後，就會變成一個能在商場上任意馳騁的成熟良驥罷。事實上，在投身商界近兩年時間後，我已逐漸認同了加賽龍的應世觀，覺得從前那個窮酸哲學教席真是一品十足的乖時背世消極被動，怎比得上眼下這個能操作整個遠東大半人口

的哀樂榮辱的大商賈呢？

戴大腦帽漫遊的專廳總是滿盈盈的人，走了一批又來一批，看來所有的人都對全身心地投入一個虛擬的人生樂此不疲，這些媒體人也不例外，他們在以自己為主角的人生場景中昂揚奮發，出人頭地，大寫特寫自己的英雄事蹟，再無餘情欣賞地球最後一塊處女地南極的極地風光。大腦帽裡的那個世界代表著他們憧憬著卻同時知道自己永遠也得不到的東西，現在既然免費無限量供應，他們自然要一次消受個夠。他們並不知道，就在這個他們作著無數個南柯一夢的地方，正在編寫著人類這一部狂熱和貪婪史的最後一個篇章，它也是我做為一個能操縱幾十億人口的哀樂榮辱的大商賈的完結篇。

其實在巨無霸升空不久之後，我就注意到那個名叫陳日新的腼腆但又老陷入出神狀態的年輕記者。第一回是在我們著上空裝的空服員列隊向登機的媒體人致歡迎詞時，當服務人員把見面禮交到他手中並歡迎他登上我們這個「低空飄浮的人造天堂」時，他答道：「上帝不敢走近的地方就是天堂。你們比任何人都了解上帝，你們知道怎麼讓上帝自動走開。」第二回是在歡迎晚宴上，當有人向他舉杯時，他興意闌珊地舉了舉手中半滿的杯子，說：「為上帝——這位全城最懶的傢伙。」這兒必須特別一提，我們那些豐滿可人的空服員都是些裝備精良的機器人，她們的雙眼是兩部可以同步收音的高性能攝影機，它所紀錄的聲音與影像可以在電腦裡加以解讀，我們的工作人員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解讀這些紀錄，針對個別媒體人的反應，進行補強

式的宣導。那傢伙於是成了我們的重點宣導對象，特別請總公司的編程專家為他量身製作一個被公司內部同仁戲稱為「六星級幸福」的磁卡，這磁卡就叫「大寫的人」，大寫特寫他對虛假的排斥與對真理的苦苦求索，大寫特寫他這個敏於思索的人對周遭麻木不仁的人群如何地輕蔑。而故事的主線正是沿著他的南極之旅開展的，那是一支媒體人組成的探險隊，調查一個把信徒帶到極地安營紮寨的邪教隱藏的秘密，到了目的地後，那些媒體人一個個被邪教組織以金錢和女色給綏靖給收編了，成了鎮日放縱口慾與性慾的行屍走肉。這個「大寫的人」目睹了此番末日景象，在與邪惡的代理人鬥爭時，也不得不犧牲掉一大部分已中邪太深的同路人……

為陳日新特製那個「大寫的人」的磁卡馬上就要證明是個大錯特錯的安排，王爾德不是說過了嗎？不是藝術模仿人生，而是人生模仿藝術，陳日新並不是個大寫的人，但他卻無法自已地模仿起了那個大寫的人的行止。在連著兩回體驗了當個大寫的人的極樂狀態之後，他開始有些心不在焉，常常陷入冗長的沉思，而且沉默得像塊岩石。就在那個當兒未來已經悄悄向現在延伸，回想起來，陳日新的沉默真是震耳欲聾啊。果然第二天他就從機上警衛組偷來一把TM二六型連發手鎗，在大夥又蜩集在一起進行腦中漫遊時，嗖——嗖——嗖——嗖痛快地打上幾梭子，把那些麻木不仁、醉生夢死的傢伙一股腦兒給從人間鏟除出去。

七十九人當場死亡，十三人受重傷，二十五人倖免於難。陳日新在屍堆中望著冒著熱氣的鎗膛怔忡出神，喃喃說道：「這個世界終於，再說一遍，終於得了個教訓，就在此地，就在此

刻，上帝顯靈收拾了撒旦，但務必要把這個首席魔鬼埋葬在十字路口，埋葬之前還得用一根木樁鑿穿它的心房，否則，你們就會與它重逢於下一個滿、滿月時分。」

所有的倖存者都被安置在艙中最大的一個門窗緊閉的交誼廳內，行凶者則被制服，單獨關押在一個裝備著監視系統的小室中。所有的人都嚇得要死，就連機器人空服員也因驚嚇過度而失語。我用了十五分鐘讓自己緩過氣來之後，才給加賽龍打即視電話。加賽龍面色凝重地聽完我的報告之後，臉上浮現了一絲苦澀的獰笑，那笑容看在我眼中就像一朵剛剛被錘子擊得粉碎的玫瑰花苞。他指示我，先關掉對外的所有通訊系統，把消息嚴密封鎖起來，然後等候他的進一步指示，可在掛掉電話之前，他突然又向我下達一道命令，要我趕快進入一部能自動返航的救生艇中，我問他為什麼，他莫名其妙地答道：「你是我青春期的見證人，你死了的話，我的那段生命歷程也會灰飛煙滅。」

我依循加賽龍的指示進入救生小艇，在那個劇變中，我的應變能力已籌措不及，只能像個機器人那樣，一個指令一個動作地受加賽龍的指揮。當救生小艇脫離巨無霸彈射到灰藍色的虛空中時，我從頂上的儀表板看到自己當時所在的位置是南緯。77° 30' 東經168°之間的羅斯島上空，那是南極洲西南部羅斯海中的火山島，隔麥克默多海峽與維多利亞地相望，而巨無霸則緩緩向維多利亞地沿岸世界上最大的火山群上空移動，依它行進的速度來看，它已進入全自動導航狀態。我躺在單人艙房中，心中不由湧起一股不安的混濁暗流，我預感巨無霸正朝著死亡前進，

同時發現自己對加賽龍的認識真是淺薄得很。

在這之後的事我都是透過報導知道的。巨無霸墜落在一座叫埃里伯斯的活火山的火山口附近，被各路會診的專家判定為一次航空事故——加賽龍的本事再一次讓我歎為觀止，這世上似乎沒有他辦不到的事，也沒有他收拾不了的殘局。包括我在內的所有罹難者都從優撫恤，我則從此進入匿名生存狀態。加賽龍讓我在偌大的地球上選擇一個地方落腳去，也把我母親、妻子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交還給我。我選擇了法國不列塔尼一個幾乎被廢棄了的小漁村，不過住在哪裡對我都一樣，只要是我母親與妻小所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天堂。

我重新學會騎單車與走長長長長的路，經常在某個響晴的日子提著一籃食物帶上一家人到自家附近那個舊碼頭上去，一邊看海鷗在頭上飛翔鳴囀，一邊吃我母親自製的通心涼粉。我們自己種菜捕魚釀酒也自己修補屋頂與畜欄，重新為兩個孩子買回一套套書，在天涯海角過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牧生活。我們屋中沒有任何可以進行腦中漫遊的視聽娛樂設備，對我而言，屬於我的那個首席魔鬼已被鑿穿心房埋葬在十字路口了，我相信我再也不會與它重逢在哪個滿月時分。

徵婚啟事

單身漢，七十九歲；原生人種，無婚史，大漢生物科技大學博士，任職於「火星物種創發」研究所，擁有卵生馬鈴薯發明專利，及太平洋海底別墅一棟，月球兩人智能度假屋一戶，目前長居於大漢聯邦台灣洲，居處養有麻雀、青蛙、蚯蚓等珍稀動物近四十隻。性喜和平、熱愛自然、具懷舊傾向。徵求無婚史年輕女性（七十五歲以下）為長期伴侶，必須熱愛原生人，但不虐待機器人及克隆人傭僕，不吃基因改造食物，不進行克隆生育，不為追求青春美貌而換膚換軀換四肢。

千層大廈矗立在郊區一片綠蔭之中，底層帶有迴廊，四面是漂亮的侏儒草草坪，鋼玻璃屋身鎮日裹一層潺潺流動的水簾，他的研究單位就在大廈的七十八層，住家則在八百二十三層。但是今天他安排的約會地點卻不在這兩個地方，他要給他的約會對象一個驚喜，提前預約了大廈頂層人造沙灘兩張長達三節的紅區票，他要帶她在蔚藍色的大西洋海水中游泳，在蕉風椰影的沙灘上找貝殼，兩人餓了時，要帶她到那家叫「不列塔尼」的法國海鮮餐廳吃從老闆家鄉電傳過來的新鮮龍蝦及生蠔。

等待的當兒，他稚氣的臉上閃著寧馨的光，這是個孩子，一個英雄，他在尋找愛情，尋找情欲知覺與美學知覺相結合的化境，但他自己並不知道，因為生活與電腦都沒教過他如何談愛情，他憧憬著的正是一種傳說中曾存在人類社會但眼下還活著的人卻沒有一個曾經驗過的栩栩如生的幻境，一顆心自然不免起伏擺盪不已，生怕自己要碰上絕崖。

幾個月前他在發行量最大的《天威》報上登了一則徵侶啓事，付了連登一星期的費用，但始終沒有獲得回應，這個結果早在他的意料之內，因為他徵求的簡直是個天人，光「不為追求青春美貌而換膚換軀換四肢」一項，可能就淘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了。可他是個不撞南牆不回頭的人，經過一番思慮之後，他把徵侶廣告移到發行量小得多的《華夏》報去登，據了解這份報紙的讀者泰半是些擁護回歸自然的人士，果然廣告發出三天之後就有了回應，那個可人兒七十一歲，兩人幾度透過即視電話傾談，誰也沒有提議戴上致幻頭盔進行交歡，這結果讓他滿意極了，他要的就是像他祖父母或父母那樣先談上一場精神戀愛，等確定了對方是自己真正中意的對象之後，再發展進一步的關係。換句話說，他這個二十一世紀的人要的卻是二十世紀初式的兩性關係。

她問他的身世。他是二〇一九年出生的，他出生那年，一塊巨形隕石墜落在北極，雖然沒有引起重大的傷亡，卻引起海嘯，肆虐格陵蘭和加拿大沿海，當時他父母婚後不久，他母親才懷上他，他們被迫從滿目瘡痍的歐洲回到受災較輕的亞洲。他父親是出生在歐洲的中國人，要在一塊對他全然陌生的土地上找個立錐之地談何容易，他父母卻在顛沛流離中堅持保住了他，並且給了他一個快樂童年，他老記得他父親把他放在膝上，告訴他他出生那年發生的那場天災的情景。他父親說，在無垠的太空裡，我們的行星小得就像一個乒乓球，但它卻給一個瞄錯了

準的大靶心給矇了，孩子你的降生人間也一樣，一樣是億億萬分之一的機會，可好小子，你卻中了，而你給我們帶來的，不是災難，而是歡樂，使我們有勇氣在最艱難的環境中撐持過來。

我崇拜我的父母，我希望自己也成為他們那樣的父母，我要找一個跟我母親一樣勤奮、堅強、聰明的女人來當妻子，和我一起生養下一代。不，不，我不要克隆我自己，我要生命給我一個謎，讓我一步步去揭開它，我要像我父親那樣，由子而夫而父，完成一個生物性男人的全過程。我要建立一個家，它不單會給我生活的歡樂，也會給我繼續往前邁進的力量，它既使我跟這個世界隔離開來，又使我與這個世界更緊密地聯合在一起。妳了解我所說的一切嗎？妳還在聽我說話嗎？我想給妳的是熱情、了解與承諾，也想從妳那裡得到這一些，我父母他們大概是人類當中擁有這樣的兩性關係的最後一代人，我看著他們在最困頓的環境中，靠著對彼此的愛與信賴，度過一個個難關。

她也問他的工作。我在《自然》雜誌上看到卵生馬鈴薯研發經過的報導，多麼了不起的成就！跟我談談你現在的工作罷。我的工作很專門，說不定會聽得妳打瞌睡，是這樣的，他們上了火星，為了在那兒創造適宜人類的棲所，首先得大量種植能自己長出保護性溫室以便在火星上極冷的氣溫和極稀薄的大氣中存活的樹木，然後這些樹木便會盡到他們天然的職責，就是產生氧氣，造就一個舒適的居住環境，有如數十億年前植物在地球所造就的那般，妳聽懂嗎？我負責的工作是教導即將要在火星上培植的樹木像北極熊那樣自己長出厚毛，或像烏龜一樣自己長出硬殼來，只要我教會這些樹木這類本事，它們便可以移植到火星上去。妳已經知道了這不是辦不到的，我不是已經教會馬鈴薯從土裡搬家到水族箱去了嗎？那些聽話的馬鈴薯像小金魚一樣，在水中一面玩耍一面覓食，然後長出一串串像妳的腳趾頭那樣小巧美麗的卵莖，分批從母株剝落到水裡，待它們在水中孵化成熟，又一卵卵浮上水面。妳要是肚子餓了，伸手從水族箱裡撈一個出來，剝開它的硬殼，便可以吃了，小小一個卵莖，卻可以提供妳一整天的熱能哩。

她是如此嬌依，如此嫵媚，這樣的女人才會讓世世代代的情種心存死焉之志。她和其他他所認識的女性都不一樣，對生命中的一切都有著無盡的好奇，細緻與豐富的感悟，和平靜又真摯的喜愛，當他跟她談到卵生馬鈴薯時，她央求他讓她看看那些「可愛的小怪物」，他不得不從臥房移步到小工作室去。她瞪大眼睛看著養在金魚缸中那些以葉為鰭在水中游來游去的馬鈴薯，咯咯咯笑個不停，說：「看起來可口極了！電傳一個請我嘗嘗好嗎？」他電傳了一個給她，她卻沒捨得吃它，只見她翻箱倒篋找出一個水晶碗來把它養在裡面，還仔細地問了它的飼料的配方，末了又想起來，她不能讓她的馬鈴薯形單影隻，嬌嗔著要他再電傳一個過去給原先那個添伴兒，「你這個上帝，還不趕快為你的亞當送個夏娃來！」

認識了她之後，他經常想著她，想著她的笑靨，想她的回眸與低頭，偶爾甚至想著她的裸體。他矇矓思愛，可這春情卻全無方向也覓不著出口，但他不把把這難以抑制的情欲轉移到「愛娃二號」身上去發洩，「愛娃二號」是去年研究所吃尾牙時他摸彩摸到的獎品，雖然外層有著

比真人皮膚更柔順的手感，內裡更有觸覺模擬和振盪裝置，還可以依使用者的偏愛用中、日、英、法、德、義等十幾種語言講情話及發淫聲，但是基於對兩人之間那份可能的愛情的尊重，他執意為她守床第的貞操。啊，這世界的不幸與偉大，在於它沒有給我們真理，但卻給了我們愛的對象，荒謬統治一切，但愛使我們免於它的統治。

把隱形眼鏡調整到望遠的部分，他可以看到打入口處進到沙灘上的每個人，在入口儀器檢查他們眼球虹膜那短暫的兩秒鐘時間，正好可以用來確認來者是不是他的約會對象——可他立即推翻這個想法，他認為自己當然可以一眼認出她來，他跟所有的戀愛中人一樣，在內心暗自強調自己的意中人與天底下所有的異性都不一樣，假如這個人兒與其他異性沒有什麼兩樣，那他又有什麼理由弱水三千僅取一瓢來飲呢。

他一眼望見了她。是她，那緞般的黑色長髮，那加勒比海綠的眼睛，那赤金色的肌膚和鮮紅欲滴的唇，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把她跟其他任何一個女人搞混的。他迎向她走去，口中低低呼喚著她的名字，好像這個名字概括了整個世界及其一切內涵似的，他望著她的眼神，有如一個餓了三天的人看見了美食似的，當他終於走到她前面，不由得用灼熱的嘴唇印著她的嘴唇。

你想要我嗎？她輕輕從他的懷抱掙脫開來，低頭從掛在肩上的皮包中找出一樣東西來，是致幻頭盔。

他為她竟會有此一著而驚訝，趕忙把致幻頭盔從她手中取下來，幫她放回皮包裡，輕輕在

她耳畔說：「不急，我可以等，也願意等的。」

這兒作者不得不插進幾句話，來解釋一下有關致幻頭盔這種未來世界的性器具之構造及操作方式，以便讀者進一步了解克隆時代的性觀念與性關係。是這樣的，單性繁殖自我複寫的克隆人仍然保有性器官，因為性器官除了是性器官外，還同時是排泄器官哩，但是克隆人的性愛活動是不經由性器官這個粗鄙不文的渠道的，在克隆人的世界裡，人與人之間幾乎不再有身體接觸，進行性愛活動時亦然，他們發現獲致性快感與性高潮並非只能通過交媾一條途徑，他們從整整風行了一個半世紀的春宮電影文化發現，單單視覺刺激就足以發動春情，配合人造體味與人造淫聲，再加上一個植在耳後皮下兩毫米見方僅憑藉兩毫安人體神經活動的熱能運作的晶片來刺激性腺分泌，活動的雙方便可達致高潮。有意共赴雲雨的兩個人，女女、男男或男女，找個隱秘地點，雙雙平躺下來，戴上各自的致幻頭盔，就可以進行靈肉鏖戰。頭盔的墨鏡部分是個小型螢幕，但是卻可以從中看到相當於兩公尺之外的一幅六十二吋的大屏幕，裡頭是兩造赤裸裸火辣辣熱呼呼的造愛動作——這是帶著少量情節與對白，大量動作與特殊視聽效果的個人春宮影片，通常以性愛專家編定的技術手冊為根據，再依個人的特殊偏好當場在細節上加以增刪的版本。

再回到人造沙灘上兩人初遇那一幕吧。

「你可以不必等的，你給我的，足夠你跟我提出任何要求了。」她背貼著一棵椰子樹的樹

幹，清淡地說道。

「我什麼都還沒給妳呢，」他傾身向她，捧起她赤金色的臉，「但是相信我，我將會把我最好的一切都與妳分享……。」

「你已經給了。上星期二你電傳給我的那棵小橡樹樹苗，隔天就長出一層厚厚的毛，那是個無價之寶。」

「真的嗎？」他瞪大眼睛，「這個實驗非常非常難，我已經整整忙了三年多時間了，一年前栽培出一棵會長毛的，可是把溫度降到零下一百八十度時，它的毛便全部掉光。」

「你電傳給我的這一棵可以忍耐零下三百度的低溫。」

「真的嗎？」他眼睛瞪得更大了，「那太好了，我這下可以正式申請專利了。」他話剛落音，又想到另一個問題，「對啦，妳怎麼知道它耐得了零下三百度的低溫？」

「我們做過實驗了，實驗一完成，我們便立即為這項發明去申請了專利，這個專利權的獲得，可以讓我們實驗室在二十年內不會有經費的困擾。」

「妳們是誰？」

「我們是『大安火星物種創發實驗室』，你該不會忘掉，我們在一年前你培育出第一棵長毛的橡樹時，曾要求與你們研究院合作進行抗低溫長毛橡樹的培育工程，可是卻被你們拒絕了，後來我方主管看到你登在《華夏》報上的徵侶廣告，認為這是一個獲得長毛橡樹樹苗的可能機

會，便派我去跟你接觸。一開始我以為這個任務會很艱鉅，沒想到你這麼好騙，三兩句話就把研究成果電傳給我，這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你被愛情給沖昏頭了。」

「可是這樣做是不道德的！」他憤怒地嚷道。

「沒有什麼道德不道德的，你們原生人不是說情場與戰場上都可以不擇手段嗎？」

「妳說『你們原生人』，難道妳不是嗎？」

「我怎麼會是！你看過長得像我這麼正點的原生人嗎？」她甜蜜地一笑，輕倩地打了個旋，「我是水晶人造子宮精雕細琢出來的克隆人極品，專門用來幹商業間諜這一行的。」

他摀住嘴巴，防止自己銳叫出聲，幾分鐘以後，情緒才平復了些，仍然癡騃地望著她，說：「就算妳偷走了我的實驗成果，也沒太大的關係，只要妳是我的，那便是我們共有的成就，再說我原本就要跟妳分享我所有的一切嘛。」

「我不是你的，我們之間沒有愛情，只有商戰！」她用看外星人的眼光看著他，夷然一笑，又說，「你竟然還夢想著會有女人肯為你懷孩子，我看過一部原生人自然生產過程的紀錄片，那場面之血腥殘忍的！女人像豬一樣被屠宰也像豬一樣嚎叫！就不必去說產後還留在身上的妊娠紋啦、靜脈曲張啦、痔瘡啦、子宮脫垂啦……。」

「可我們戀愛過，記得嗎？我們在枕上聊過童年、母親、家鄉，聊過屋後的小河與白楊樹，我們談理想也展望未來。」

「我沒有母親，沒有童年，也沒有家鄉，我之所以陪你說夢話因為那是我的工作，不過透過你這個羅曼蒂克的傻瓜，我終於了解原生人所謂的愛情是怎麼一回事，那只不過是一堆無根無據的綺想，來自個人春情的染色，心態的加工，再觸發深一層潛意識的求索罷了，我建議你還是戴上致幻頭盔來得實惠……。」

他猜自己離去的身姿看在她眼中一定很悲絕。我在茫茫人海尋訪我靈魂唯一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他對自己苦笑，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一個尋找愛情的人活在一個愛情已滅絕的世界上，是一個何等淒涼的景況。

——原載於《自由時報》花編心聞「花編小說」版

我母親生前常說，你無法用教練教給你的空手道招數去對付一個躲在暗處襲擊你的剪徑棒客，那些招數在教學錄影帶中看起來非常厲害，但是在真實生活中一點兒也不管用，因為躲在暗處的棒客可不會按照固定的招數陪你練拳。那可怎麼辦好呢？我問媽媽。帶上一把自動手鎗，在他把你捅死之前先斃了他，這是我母親給我的建議。

那當然只是個比喻，我發現生活中，處處存在著可以套用那個比喻的情境，可不是嗎？眼下就有一個，這回那個躲在暗處襲擊過往行人的剪徑棒客就是那個已成為「現在」的「未來」。

當這個「現在」還是個「未來」時，它曾成千上萬次地被天真的人們加以排演，他們玩的是一種「如果——就會——」的遊戲，排演出「未來」種種可能的面貌。如果臭氧層破了，我們就用「女媧牌激光補天儀」補它。如果臭氧層破得太大再也補不好時，我們就移民到月球去、到火星去。如果月球與火星太冷活不了人，我們就派一支義勇先行軍到上頭去造林，種成億成億棵樹幹與葉片長著北極熊般的厚毛、可以抵抗零下兩百六十度酷寒的銀杏樹，那些仁慈又堅強的樹會日以繼夜地排放熱氣、水分和氧，改造月球或火星的大氣結構，把廣寒宮變成一處適合人類居住的天涯樂園。他們口口聲聲說「你可以參與未來的設計，你的視野將會清晰無比」，彷彿「未來」這個土匪會按牌理出牌，先彬彬有禮地問清各種遊戲規則再跟你捉對廝殺似的。他們錯了，我們永遠無法排演「未來」，因為一個拍拍實實的「未來」要比所有老成世故的劇作家所能編寫出來的腳本都要複雜，「如果」怎樣往往並不「就會」怎樣。

關於「未來」的最新版本是，我們得放棄燦爛的大陸文明，到海底去重新創造一個海洋文明。還真得瞧瞧那個「我們的未來」的尊容哪，前段時間牠已在城邦聯盟公共電視台正式亮相了，這狗娘養的是一條亞洲沼鰻！身長一百公分，體重兩千八百公克，渾身黃褐色，什麼都吃，魚蝦蟲蛙什麼都吃，什麼都沒得吃時，就啃爛泥巴，連爛泥巴也找不到時，就吃自己尾巴，一節一節地吃，可以把自己吃掉三分之二還在那裡賴活著。一位動物學家稱這狗娘養的叫「生存冠軍」，說你如果把牠裹在一條潮濕的毛巾裡，牠不吃不喝也還能活上七年之久！牠偏好淡水，但在鹹水域也能活。牠在水中可以和魚一樣呼吸游動，上了陸地又可以像蛇一樣爬行並靠兩個鼻洞吸氣。牠一年到頭都可以生產，每次產下一千顆卵，就算身邊沒有異性也不打緊，因為公的亞洲沼鰻可以搖身變成母的！牠毒不死也炸不死，如同有金鐘罩護身，而且一點罩門也不露。

看這段公益影片時，我妻子翠珊正坐在我旁邊，她穿著她最喜歡的絲棉浴衣和拖鞋，可卻像坐在一座仙人掌山上一樣不舒坦，根據她後來告訴我的，我當時也極不自在，「簡直像個素食的人走進一座屠宰場一樣」。當專家們開始座談時，她起身到廁所去嘔吐了兩次，一次是在那位叫魯迪的動物學家在質問「人為什麼非得要有個人的樣子才算是人」的時候，那傢伙振振有詞：「我們往往以自身生理與心理的屬性做為天地間千萬生物的衡量標準，同我者良，異我者劣，拿蜘蛛來說吧，多少人排斥牠們，到了殺之而後快的程度，只因為牠們長著八隻並排的眼睛，並且擁有太多又太長的腿，可對牠們而言，人類的眼睛是不是太少、四肢是不是太短了？

也許牠們怕我們，就像我們怕恐怖電影裡的無眼鬼魂或單眼怪獸一樣。」另外一次是輪到叫周天成的遺傳工程學家發言的時候，這位周天成是我的老鄉，我的電腦藏書室裡有好幾本他的著作，他這回的發言我早就在他的書中讀過，這也是生物遺傳工程學的經典論述了。正當他細細描繪著如何把不同生物核酸份子提取出來，在體外進行切割，彼此搭配，重新縫合，再放到生物體中，使遺傳特性重新組合，創造出生物新類型，並一再強調由亞洲沼鰻與人類重組出來的「海人」絕對可以保留人的感知、智能、情感、價值模式時，再一度催得我妻子大嘔特嘔。

那時我就有一種強烈的不祥感，只能勉強把一個笑容堆在臉上，告訴翠珊：「瞧，他們又在排演未來了。」同時想到，我不能用空手道的招式對付這個已撲到眼前來的凶相畢露的「未來」，自動手鎗也不行，我該怎麼辦呢？我母親死於二十一世紀七十年代，從沒面對過這麼棘手的局面，所以也沒有把對付它的辦法告訴我。可翠珊沒等我把心中的感慨吐出來，就茫茫然地走向臥室，把自己扔在彈簧床上幽幽吐氣。我一心思慮著我們將如何渡過那個即將來臨的歷史性時刻，那個人類這種萬物之靈從大陸文明進入海洋文明的關鍵時刻時，另一位參與座談的專家接著發表，自然他也是主張人類回歸大海的，在他看來，海洋人類肯定是比大陸人類更高一等的兩棲人類，人類回歸大海絕不是人類生存空間的轉移，而是生存空間的拓展，因為兩棲海人保有人類發達的大腦與雙手，而海洋比陸地寬闊，資源蘊藏又比陸地豐富，兩棲海人一定能夠在海洋裡建造起更加美麗的城市和興旺發達的百行百業。

我關掉屏幕佔去一整面牆的電視，端著一杯酒走向陽台。只有入夜後我們才敢站在陽台觀看街景，最近一個星期，整整有五天半是禁止白日出門的「紅牌日」，到達地球表面的紫外線足以燒傷皮膚，引發潰爛或感染，人們只能乖乖地把自己鎖在屋子裡。可太陽一下山，他們就全湧向街頭，他們似乎抱定一種「如果無法長久地活就加速地活」的哲學在過日子，醉生夢死，日夜追歡。

眼前絢麗多彩的燈海是由地上的霓虹招牌和滿空中飛行的車子射出的強光交織而成的，這末日景象使我心中起了一種痙攣般的痛楚。我知道人們在自知來日無多的情況下，會有不同的人生哲學照亮剩下來的路，可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是眼前這番光景。他們暴食暴飲，胡言亂語，當街交媾，一言不合即大打出手，到了黎明時刻又全竄回建築物中躲藏起來，活像一群耗子，只留下滿地的嘔吐物與排泄物，弄得整座城市臭哄哄的，惡臭味在高溫的催化之下不斷膨脹、往上升騰，充塞在每個角落，讓人聞之欲嘔。就因為如此，很多人，包括我與我妻子翠珊在內，就連在「黃牌日」與「綠牌日」都不願出門，唯恐一踩出自家門檻，就一古腦兒掉入那座人間地獄裡。

蟄居的日子裡，我們無所事事，一不小心就會跌入對往昔冗長的回憶。我彷彿看到翠珊一邊做飯一邊哼著浪漫小曲，屋裡每個角落都插滿了野地摘回來的花，她是個快樂又自主的妻子與母親，在我們的雙胞胎兒子天恩和地博都長得與她一般高時，還沒法戒除掉隨手把他們逮入

懷裡的習慣，眼看她逮住的孩子長手長腿再無法往自己懷裡塞，她會用又歡快又著惱的聲音嚷：「怎麼，你昨晚睡覺時又偷偷長了一截！」晚餐後，我們會穿上毛衣坐在露台上看天上的星星，天恩與地博作完功課也會來加入我們。都是些二十一世紀的舊事了，那時公園裡有花和長凳，有棕櫚樹和噴泉，夏天的時候，我們經常脫掉鞋襪，把腳浸在噴泉裡，讓清涼的水在腳趾間迴旋。

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的時光，準確說來是二十一世紀的六十年代，那時環太平洋城邦聯盟還不是些政治實體，就只是個商貿組織，美國也仍然是國際政治舞台的一大霸權。我開始就業後，就匯入第一代「科技游牧部族」的大軍，拜網路與電傳視訊電話之所賜，使得電訊通勤成為可能，大部分腦力工作者透過電腦與數據機在家工作，把自己徹底從長距離通勤、辦公室污染症候群、同僚間的爾虞我詐，及少數民族與外表不佳者永遠無法晉升的「玻璃天花板」中解脫出來。我們不必告老就可以歸田，開始一面工作一面在自家小園中種植乾淨的蔬菜供自己吃，手把手教自己的孩子拼寫與四則運算，與妻子騎單車或直排輪上小村的自由市場採買有機栽培的蔬果魚肉，帶孩子到經過整治後的溪流去垂釣或游泳，或與幾百個家長們聚在我們的村鎮辦公室討論落實地方自治——也就是拜這些地方自治的成功經驗，我們這一代科技游牧民族才用幾乎一生的時光催生了環太平洋城邦聯盟，把它由一個空泛的商貿組織，一步步變成一個個由每個公民利用網路即時投票、人人都是民意代表的政治實體。

那當兒大部分的人仍然過著為掙一碗飯吃不得不早上七點就出門晚上八九點才回得了家的生活，他們辦公室或工廠的窗子十幾年都不曾打開一次，大多數人都染上建築物中毒症候群。當他們筋疲力竭地回到家中，再也沒有時間、精力與食慾好好做一頓飯給自己吃了，只能將一些現成的冷凍食品帶著包裝丟進微波爐中加熱，卻無力計較他們即將囫圇吞進肚子裡的是含大量激素的肉類、帶著抗生素殘餘物的乳製品和重金屬污染的蔬菜與水果。

跨國企業快速成長，贏家通吃，軟性飲料、文具、汽車、家用清潔劑到後來只餘下兩個品牌在瓜分天下，經濟全球化的結果是全世界五十個大老闆雇用了全球五十億個勞工在他們的Sweatshop（血汗工廠）中從事廉價勞動。每個人的生命史都是「壓力持續增加、時間持續減少」的通例的副本。經濟蓬勃發展，國民生產總額節節提高，可百分之八十的利潤卻進了百分之五的巨富的口袋裡。逢上經濟蕭條的話，那些爭食百分之二十的企業利潤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勞動者則首當其衝，承受失業、購買力下降、付不起房屋與汽車貸款的種種壓力。

那時我母親還在世上，即將一百歲了，可仍然健步如飛，她在我們的後花園闢建一個她一手掌理的啓蒙學校，教我們那對雙胞胎兒子和附近人家的小孩「如何好好地過日子」，她最常掛在嘴邊的話是，「不管這世界變成什麼樣子，你都要好好過自己的日子」。這位可敬的女士在能自主的歲月裡，堅持不吃藥、不開車、不用傳真機、行動電話、電腦、塑膠貨幣，機器人傭僕、奈米食品、家用手提量子發動機，和可以進入虛擬空間體驗整個宇宙的「大腦帽」等，

理由只有一個，沒有那些玩意兒她會活得更好。她稱那些對由高科技建構的未來抱持盲目信心的科學家為簡單的機械進化主義者，那類人把人類的進化過程當成在攀登山峰，一步高過一步，每一步都比前一步更接近天堂。她常常講一個笑話，是她同時代一位叫皮爾遜的英國未來學家對人類玫瑰色遠景的描繪，說在二〇二五年到來之前，人類早已可以到月球去度假，讓機器傭僕留守家中處理大小雜事，那時飛往月球的飛機已全部電腦化，機組人員是一個人加一隻狗，機師的工作是餵狗，狗的工作是咬機師——如果他膽敢去碰任何機件的話。皮爾遜的意思很明白，新科技讓全體人類受惠，它將全面性地消除貧困、疾病、孤獨，並把死亡大幅往後挪移。那時人類確實已上月球去度假，載客的飛機也全部電腦化，然而旅費高昂，旅程單調乏味身心俱疲，而月球上的景色荒涼，沒穿太空衣寸步難行，還得吃用自己的汗水與尿液復水的脫水食物，去過的人都後悔不迭，宣稱下一回寧可去南極洲或撒哈拉大沙漠。

科技也沒有消除貧困、孤獨與疾病等等人間苦難。貧富距離越拉越遠，全自動化生產與機器人的投入服務業，使得全世界佈滿失業的哀鴻。過度開發幾乎已窮盡地球的資源，它伴隨酸沉降、熵增加、全球沙漠化、臭氧層耗竭一起出現，在世界不同城市上空都出現大面積臭氧層分解，使得大量苔蘚與浮游生物被紫外線殺死，原先那個完美的食物鏈的第一個環節消失了，其他的環節也跟著一一剝落，靠漫長地質年代形成的密織生命網已面臨全面瓦解，所有的人都在責怪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人，並暗暗期待一名穿著閃亮盔甲的英勇武士來救贖這顆即將陷於

永劫不復境地的星球。在溫室效應的作用下，兩極的冰帽逐年融解，使得海平面不斷升高，海岸線不斷往內陸推移，各大洲一個個沿海城市紛紛消失於茫茫巨浸之中，導致原來已捉襟見肘的人類生存空間更見逼仄，人口不得不集中於容納力更大的城市，由橫向發展改成縱向經營，往高空去尋找生存的空間。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一座座千層大廈如雨後春筍般在全球各大城市冒了出來，一座「千層大廈」就是一個「公交村落」——為了把城市從汽車潮中解放出來，人們不得不在地鐵站或電車站等公共交通網周圍建立起一個個基礎設施齊全的居民區，使上學、上班、購物、就醫、娛樂、社交都可以在一座座獨立自足的小「村落」中進行。人們在那裡接受全套的啓蒙與職業教育，在那裡就業、婚配、繁衍下一代，由養生到送死全都配套進行，過著一種省時省力省能源的便利生活。

千層的「公交村落」的誕生，當然得把首功推給成熟的奈米技術的應用，新一代的奈米材料取代了石頭、塑膠、鋼材，你要它多硬它就多硬，要它多輕它就多輕，要它具有怎樣的延展性它就具有怎樣的延展性，它幾乎一舉把人類從與自然爭生存的勞苦和危險中解脫出來，卻也以它强大的技術手段製造出一個化學失衡和重構的全新地球物境，並將人類誘進一個技術為本的世界，人們走進千層大廈陰影之間的狹谷底部，放眼那座奈米技術憑空創造出來的人造叢林，不能不感到自然已成了一個遙遠的舊夢。

那當兒我們正舉家由夏威夷遷到海南島，準確時間是二十一世紀八〇年代，天恩與地博剛滿三十歲。「公交村落」的創制並沒將人類從臭氧層破裂的噩夢中解救出來，污染仍然逐步加重，野生動物大批大批地死去，人類癌症的罹患率不斷攀升，專家預測，再過一年，如果一個屋子裡有三個人，那麼一定有一個已染上癌症，另一個會在半年內被查出身懷癌毒，最後一個則會在一年內接到那個噩耗。

這時那個穿閃亮盔甲的英勇武士終於出現了，那是一個叫索洛維約夫的俄羅斯科學家，他帶領的一群科學家不斷用激光照射的方法來增加大氣中臭氧的含量，以此修補臭氧層的破洞。這項補天工程的基本思路是，用一定波長的激光照射空氣，空氣中的氧分子吸收一定的能量後會呈現激發狀態，它們在太陽光的作用下分解為氧原子，這些氧原子又會和空氣中的氧原子結合成臭氧。

這種補天的機器來到中國時有個挺古典的名字，就叫「女媧牌激光補天儀」。每個城市都擁有各自的激光補天儀，從功率二十萬千瓦到九十萬千瓦不等，它們夜以繼日地照射大氣。每個城市都有千百座千層大廈，它們就像熱帶雨林中的參天古樹一樣筆直插入天空，它們必須集中建在一起，在激光補天儀的庇護下維持正常的運轉。

就在人們開始大規模地補綴天空時，我們這些所謂的「科技游牧部族」也被迫中止游牧狀態，放棄在郊區住小平房、開闢小菜圃，並以所謂的「集一村之力」來安老與育幼的田園生涯，

如果我不想兩個兒子在三十五歲時即因皮膚癌過世，那麼就只得住到女媧大神勢力所及之處，也就是每個城市的心臟地帶，那座動輒千層的奈米叢林之中。

我們從一座城市遷徙到另一座城市，尋找一個稍稍比較能忍受的居住環境，可到處都一樣，奈米叢林裡的生活到處一樣，可怕的食物、可怕的電視節目、可怕的鄰居。未來無處可走，許多看似在前進的事物實質上是一種倒退，「回到未來」那句流行於二十世紀的話又重新被人們掛到嘴上。科技文明的特徵就是斷裂、爆發與突變，瞧瞧咱們把地球改造成什麼樣子？

現在人們只敢到激光補天儀剛剛補好的那一小塊天空下散步了，「上帝與人類遲早會徹底失去安身之所」，我妻子老把這麼一句話掛在嘴邊，這句話的原作者是我母親，這位可敬的女士是對的，她老說假如科學家不再假設地球被我們毀了之後，我們還可以逃向月球、逃向火星，也許人們就會好好愛惜地球這個人類唯一的棲身之所了。

窗外飛行汽車形成的立體車流流量逐漸加大，流速卻相對減慢了，此刻正是城邦居民夜生活的活動高峰期，各種廣告宣傳車也紛紛匯入車流之中。既然我們得馬上移民到深海海域去，還有誰會在乎「防紫外線萬用衣」，專門預防各種皮膚病變的「萬靈膏」，與一處城邦大氣專家欽定的「最少污染源」的房產呢？看來那些大企業也跟人一樣，有著所謂的行為慣性，就像一個已經宣告破產的投資老闆，在公司關門後還日日上辦公室去核查帳目、盤點存貨。

電話鈴聲把我從沉思中驚醒過來，我離開陽台，走向客廳去接電話。視屏中出現我的兒子

天恩，他一句話沒說就哈哈大笑起來，可笑聲裡卻飽滿苦澀。越過他的肩膀我看到天恩的妻子從內室飄然走進客廳，一手扶著額頭把自己扔進椅子裡，纖細的肩膀跟著塌了下去。「爸，打電話給你是告訴你，我不想變成一條魚！天哪，那隻殺千刀的亞洲沼鰻怎麼那麼醜！」

天恩打了個響指算是告別。我沒有離開電話機，因為每回兄弟中一人給老爸老媽打過電話，另一人的電話就會緊跟著進來。鈴聲一響，我拿起電話，視屏中果然出現了地博，他跟哥哥鬍茬一樣很重，看上去一定有好幾個晚上沒睡好了。我搶先開口：「你打電話來，為的是要告訴我你不想變成一條魚！」「啊，哥哥已經打過電話了。是啊，瞧那條殺千刀的亞洲沼鰻有多醜！」

我的兩個兒子都比我高，是那種膀大腰圓的壯小伙子，方下巴略略前突，眼睛有神，透著聰穎。我不能想像他們變成兩條亞洲沼鰻的樣子，我也不能想像，我們一家人在馬里亞納海溝附近的海域相忘於江湖的景況。

「爸，記得嗎，住夏威夷那回，我們家後院有口水池，養了一池子布袋蓮，客廳窗前還種了一棵綠傘似的枸杞子。傍晚時分奶奶還會領著全家去田壟野路上散一回步。夜裡，月牙挑著屋簷，屋簷上是厚重的夜，夜上邊是無垠的天，天上有數不清的星星曳著。」

「我記得，我當然記得。」

「爸爸，我不想變成一條亞洲沼鰻住到暗不見天日的深海裡去。我們都不去好嗎？」

爸爸，我不想住到那些可怕的見不到月亮與星星的千層大廈裡面去，那是一座高聳的地獄哪。爸爸，我們都不去好嗎？那時天恩與地博都已過三十歲了，大城市遠郊的田園詩般的小村落一個個被廢棄了，因為小村落人口稀少，無法集資架設激光補天儀，「集一村之力」也不成。

終於我們還是放棄了我們美麗的小平房和小菜園，住進了女媧大神庇護著的千層大廈中，那是二十二世紀初的事了，天恩與地博也適應了高聳的地獄中的生活，卻不時要抱怨兩句：「奶奶說好死強過賴活著，我們這是在賴活呢。」兩兄弟都宣布，他們不養孩子，不在一個「無法把汗灑進土裡，讓花與果從土壤長出來」的世道中養孩子，這使我的妻子非常傷心，但她也不贊成人在一座地獄中繁衍下一代。

與地博通完電話之後，我本想再打開電視看看專家們對人類創造海洋文明還有什麼高見，卻被映進客廳落地窗裡的一片迷離的燈光所吸引。那是一部載運一顆橄欖球型廣告氣球的浮舢，它正沿著我們這棟千層大廈做筆直上升的勻速飛行，橄欖球上面用五彩燈泡綴成九個燦爛的大字：「到南極去開始新生活」，那九個大字很快變成一行字體小上幾級的字：「在南極你仍然隨時可以吃到剛出爐的炸薯條和冰鎮過的可口可樂」。

天哪，這消息靈通的騙子肯定知道今晚公共電視會播出關於化身鰻魚移民海底的公益影片，才又趁機出動誘騙無知大眾去已化為一片浮冰的南極大陸吃苦受罪。

南極洲我們全家已去過，也是因為上了廣告的當。到南極去開始新生活。去拓邊、去屯墾、

去用你的雙手建造屬於你的甜蜜家園，技術投資移民還可享受半價優待。一對雙胞胎兒子學的是生物遺傳工程，我自己的大本行是奈米材料力學，這些專技都可以用來建造我們南極的海角新樂園。南極，我們世界的最南端，在地圖上它像一片白雲那樣飄浮在那塊神祕的大陸上，斷斷續續的海岸線，邊界模糊的海角，若隱若現的島嶼，似有似無的海岬。南極，渴盼新生活的願望也像那兒的雪一樣純潔。我們是從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島登上「諾亞十九號」的，我們那一梯次的移民被編成一支三十一艘方舟的舟隊啓航向南，但出師不利，一到了南極洲的邊緣海別林斯高晉海就被浮冰團團困住，在巨大的冰塊中進退不得整整兩個多月，把舟隊的存糧吃掉了四分之三。可是我們都沒有抱怨，新生活的遠景就浮現在前方的海平面上，它幫助我們度過了一個個冰雪岩石大夜。出發後的三個月零八天，我們見到第一座冰山，當晚便大開葡萄酒以資慶祝。從岸上的冰原不斷分裂出來的大冰塊日夜撞擊著我們的方舟，但我們這支義勇先遣軍卻硬是在碎冰塊中闢出一條航道，我內心尤其自豪，因為我正是那批參與用奈米材料建造諾亞方舟隊的高級工程技術人員之一。進入羅斯海，在西經一六〇度稍稍偏東一些的地方，我們終於看到大冰障，「加斯」南極公司在這個廣闊的冰牆上建立了一個海港。對我們即將安身立命的這個大冰原的第一印象美極了，冰障的塔形表面、陡峭的懸崖、水流沖成的藍色與紫色岩洞，與書上的記述一般無二，只是不見美麗平和的逆戟鯨在春日的驕陽下戲耍，更不見成群結隊的企鵝與海豹列隊在海岸線上歡迎我們這些新移民的到來。營地外觀與《南極家園》書中的插圖

和照片看上去一模一樣，可一腳踩進裡面卻叫人大吃一驚，那是一座由海豹與企鵝的皮和骨頭構成的屠宰場，瘋狂的海鷗在上面盤旋叫囂著。我們雙手捂著鼻孔和嘴巴安安靜靜地把營地走了一圈，心裡明白何以到南極卻見不到企鵝、海豹與逆戟鯨。這當兒又有成千上百英畝的冰塊從冰障中斷裂下來，看來這個作為我們南極屯墾中心地點的大冰原，不久之後也會被頭頂上無遮無攔的大太陽烤成一塊塊浮冰，再化為烏有。

我們走出營地，走到長長的火山山坡腳下，站在光禿禿冷冰冰的礫石堆上時，真不知該如何描述我們的情感。我們離家萬里，為了這趟移民之旅，又早已傾家蕩產，可是我們不願住在一個由海豹與企鵝皮砌出來的屋頂之下，不願吃海豹與企鵝肉做成的通心粉肉醬料，天地如此遼遠開闊，可是看來卻沒有我們這一家人的容身之處。就在這個時候，三隻紳士派頭的企鵝向我們蹣跚走來，一對雙胞胎兒子竟然不約而同地叫出聲來：「快逃，這裡很危險，快逃呀！」

我們的南極移民美夢就這樣終結了。我們父子三人不得不大量接研究工作回來做，以便可以再買下某個千層大廈裡的一戶房產來安身，那當兒我們住過智利中部的瓦爾帕萊索省，住過基多，這個城市是二十世紀一個叫厄瓜多的國家的首都，住過佛羅里達、新加坡與海南島。永遠是千層大廈，八十七樓、九百二十一樓、三百四十九樓、一百二十七樓、七百八十三樓。我們經常隔著陽台的安全玻璃看夜景，腳下那片比傳說中的中國宋代汴京上元燈節時，「燈龍銜耀，黿藻太平春」更輝煌的霓虹燈海所給我的感觸都一樣，只覺得我們的文明不是昇華而是浮

華，想起古人以夢點題的文字，描寫的都是都會景觀，越是繁華就越像是酣醉方醒的南柯一夢，「城池苑囿之富，風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疇昔哉！緬懷往事，殆猶夢也」，都會中人的跌蕩放言，「酒酣之後，續以輓歌」，也無非是在夢中說夢；很難想像怎樣澄清的心靈，方有力量蘸著血淚，去為它寫一個清醒的跋尾。

在從基多搬到佛羅里達時，兩個雙胞胎兒子結婚了，對象是我們在火地島登上「諾亞十九號」時同船的另一家人的兩個女兒詠姬和千齡，她們一家人在南極安頓下來，可一年五個月後做父母的便舉鎗自殺了，留給姊妹倆的就只有我們在佛羅里達新家的地址與電話號碼。詠姬是個迷夢般的少女，她常常說她與天恩的結合是「建立在對這個時代共同的絕望之上」，「對生命一丁點兒的信仰，就跟頭頂的天空一樣，重複著磨損與補綴的循環」。

「又來了！這些騙子又來了！」我妻子從內室跑出來，一面用發乾的喉音叫嚷著。原來幾分鐘之前才從我們窗口升上去的那個販賣南極新生活的廣告浮舢又緩緩降下來了，只聽見「到南極去開始新生活」的廣告詞在千層大廈之間迴蕩成一種背景聲音，那顆碩大無朋的橄欖球是那種讓人乍見生悸的橙黃色，打出來的一行行廣告詞則是血紅色的，此刻正把我們的客廳注滿一片黃紅交雜的炫金流光。我聽見拉開安全玻璃門的樞軸之聲時，我妻子已赤著雙腳站到陽台去，手中握著我那把自動手鎗，平舉手臂對準那顆橙黃大球連射了十幾發子彈。

她的鎗法很準，只可惜沒有射落那個巨大的謊言，那些在職騙子一定早就想過會有曾被他們坑害過的人要拿鎗捅破他們的漫天大謊，他們的宣傳浮舢是用防彈的奈米帆布製成的。我心想往事並不如煙，尤其當一個人經驗過聖書裡所謂的「種玫瑰者得蒺藜」的遭遇的話，壓根兒沒注意到翠珊已捂著心口退向內室，冠心病正閃電般地搶去她的生命。翠珊的死事後回想起來是有徵兆的，她走向臥房時的樣子就像她在人間飄浮一樣，赤著的腳板離地板一兩寸，她失魂落魄得忘掉了她那雙心愛的絲棉拖鞋。

翠珊比我幸福多了，至少她已不必去考慮是否要化身為一條醜陋的亞洲沼鰻移民到暗不見天日的馬尼亞納海溝去了。世界上沒有絕對相同的雪花、指紋和心電圖顯示出來的心跳曲線，也沒有可以被替代的妻子，我再也喝不到風味那麼純正的羅宋湯了，那是她直接從我母親那兒學來的手藝，我再也聽不到她在我把鞋底的膠紋印在她剛剛洗過的地板上的呼喝了，她天生有潔癖，就連罵人都不帶髒字眼。我真希望冠心病也幫我這個忙，把我跟翠珊送作堆，可這分明是個奢望，因為我有顆運動員的心臟，它緩慢但有力，孜孜不倦地為我工作了一百零八年還不曾倦勤過。

翠珊死得真是時候，她如果目睹眼下的世道，肯定會噁心得連腸子都給嘔出來。就在她過世三天之後，關於人類投身海洋的前景，又有出人意表的發展，有個民間科學組織迫不及待地在商業電視台晚間黃金時段展示了他們的實驗成果。他們把一個被判死刑的強姦殺人犯的靈魂下載到一個比襯衫鈕扣還小的電子晶片中，再把那個晶片植入一條克隆出來的優選沼鰻左眼下

方的腦區裡，創造出軟體是人、硬體是沼鰻的「超級海人」來，用以挑戰靠切割、縫合並重組基因的「人鰻綜合海人」。只見畫面中那條兩個月零八天大的鰻魚對專家的問題有問必答：「化身為魚，感受如何？」「還不太習慣，想揉眼睛或挖鼻孔時，才發現自己沒有手。」「你現在最大的願望是什麼？」「多些跟我一樣的海人同類，我嘛，就喜歡蹲人堆，人多了，幹什麼都比較來勁。」「你對自己新的身體滿意嗎？」「我還沒摸清自己有什麼本事呢！倒是感覺渾身是勁，真想馬上鑽入海底操遍所有的母鰻。」

那個在受刑就死與化身為魚的兩難式中選擇用魚身苟活下去的強姦犯當然不能開口說人話，要跟人溝通，牠得用牠那尖尖的嘴在沙上敲打摩斯密碼。這確實是一大奇觀，科學家早告訴我們，人的心智是一套功能無可限量的軟體，肉軀只是部沒效率又愛故障的機器，一旦解開意識之謎，靈魂便能以軟體的形式來儲存或傳輸，甚至在肉軀朽壞之後下載到另一部新機器，或乾脆脫離軀殼，獨立存在網路空間。現在這個流傳了一個多世紀的科學臆想已成為活生生的現實了。

翠珊也真死得是時候，她眼看著不能住在陸地上了，就搶先一步讓我們把她葬在陸地上。而我們仍然置身在望不見盡頭的漆黑隧道裡，這是一個適合回顧過去、擬想未來與發表宣告的時刻。無論如何，我們同時應該事先做些抵抗土匪的準備，依我母親的看法，我應該帶上一把自動手鎗，在那個喪心病狂的傢伙出手之前就先斃了他。

結束葬禮回家之後，我已到了情感的窮邊絕塞，天恩與地博都捨不下我一個人面對失去至親之痛，堅持留在我身邊，但我終究需要與自己的寂寞照面，遇窮途大哭而返，這寸寸對生命的眷戀正是我的俗人之愛，俗人之愛不同於浪漫主義者的激情，它不會去歌頌痛苦與絕望，相反的，它詛咒它們。俗人之愛只能在沼澤中打滾。

我勸兩個兒子跟他們的妻子回家，拿他們奶奶的話來勉勵他們：「不管這世界變成什麼樣子，你們都要好好地過自己的日子。」臨出門之前，兩兄弟在擁抱過我之後，又一人一邊緊緊握住我的手，用的是我們家自創的方法——在他們小時候我們發明了一種特別的方式來握手道別，就是把兩隻巴掌十個指頭都交叉在一起的握法，現在他們又用這個方式跟我握手道別，似乎知道我暗中下的決心，真不愧是我的親生骨肉。

未來這個土匪太強大了，我怎麼也斃不了它，但自動手鎗在我手中，我對自己的人生仍然保有主動權，在那個土匪亂刀把我捅得面目全非不成人形之前，我可以往自己的腦門打上一梭子，我母親說過，如果我不能好好地過自己的日子，那麼好死強過賴活著。

科幻小說不是科學而是文學（跋）

科幻小說這種文類，一直帶著很強的性別烙印與學科烙印，也就是說，它差不多已成了理工科才子的技術活了，一個文科生家庭主婦涉足這個創作領域，就算她自己成竹在胸，在旁人眼中總欠缺些說服力，因為一般讀者總是把科幻小說中的科學見識置於文學意圖之前，忽略了科幻小說也不過是小說的一種，好的科幻小說，首先得是好的小說。

是的，科幻小說並不是拿來解釋宇宙萬物，那是科學家們的工作，它頂多也只是在解釋生活、解釋自己、解釋文本而已。科幻小說也不是代數、幾何、物理、化學的那一套套充滿公式與定理的知識體系，可以拿來解決實際生存問題，因為寫科幻小說的作家，可不會當真拿起顯微鏡觀察微生群落，也不會拿起天文望遠鏡觀察浩繁無垠的天體，會讓他在俗務中不時出神思考的，永遠是種種社會與人心的律令。

一句話，科幻小說不是科學而是文學。科學有體系、有定論、有答案，可以編成教科書與

技術手冊，所以它經常轉化為生產力。而文學只是這個作家和那個作家對人生不同的了解與註釋而已，它呈現的永遠是一種非科學的、不可編碼的的「意會性知識」（tacit knowing），它需要生動的形象與場景來刺激感動，還需要真實的倫理與審美生活經驗做見證。科幻小說創作者跟所有的創作者一樣改變不了世界，這是非不為也而是不能也，他所掌握的不是什麼戡天役物的生產技術，他所能做的只是思考、靜觀、質疑、玄覽、漫想、探索，並且借由分享這個過程而引人到一種審美的深奧玄秘之境。

跟大部份的科幻小說一樣，這本小說集子裡的三個短篇與一個中篇，基本上也是一種概念的產物，在有了思想骨架之後再設計出人物與情節來凸顯它。當然，賦予概念以血肉本來就是一個小說作者畢生的功課，它必須以人物內在的心理邏輯做為撬動情節的杠杆，才能讓一個憑空虛構出來的世界栩栩如生地抽象，有血有肉地觀念。而失之於書的，只能反求諸己，反問自己的切身經驗，所以我也可以說這幾個故事既是科幻的，也是寫實的，因為一個創作者是很難逾越哺育他的生活文化背景的，更難逸出童年與青春期階段所積淀的「記憶之河床」，我筆下那些活在未來的人其實就脫胎於我身邊的人。

說這些故事是寫實的，是因為我筆下那個未來世界的種種典章制度與科技產物都不是我坐在書齋裡幻想出來的，從傷口補丁機、卡式屋、飛行汽車、激光補天儀、致幻頭盔到身分條碼、儲壽銀行、靈魂蕊片，都已有科學家提出完整的設計概念，假以時日，只要製造技術成熟了，

又有市場需要，便會成為人們的日常用品。愛因斯坦怎麼說的？「I never think of the future, it comes soon enough.」跟這位偉大的科學家一樣，我也不去揣想未來，因為一轉眼它就已成了現在！就在《桃莉紀元的愛與死》脫稿之前，我從報紙上讀到一個消息，說一種類似身分條碼的玩意兒已流行於美國西海岸的富裕階層，那些科技新貴和演藝明星紛紛在手腕焊入一種特殊條碼，萬一遭到綁架，警方可以利用衛星傳送回來的訊息循線追蹤當事人的下落。那種條碼也可以做為某類高級俱樂部的會員卡使用。

這個集子裡的四個故事，大概都可以稱之為「反烏托邦小說」，這類作品自有它悠久的傳統及公認的經典，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扎米亞京的《我們》和歐威爾的《一九八四》都是傳誦不歇的警世之作，它們都預言未來人類社會所會面臨的巨大災難，而那災難總是來自某種霸權。創作反烏托邦小說最犯忌的是作者所預言的災難流於無稽之談，為了避免把災難寫成一場架空的鬧劇，與之相關的述說就必須有根有據，謹守分寸。我不寫世界末日的天火、洪澇或大爆炸，我故事裡的災難是高速高效的科技霸權，它在創造舒適、便捷、安全、豐足的同時，卻順手掏空了生活最富於美感與詩意的部份。對於那個「進步又美好」的未來的入侵，赫胥黎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有了警覺，所以借用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的一段話做為《美麗新世界》的開卷題辭：「烏托邦似乎比我們過去所想像的更容易到來了，而事實上，我們發現自己正面臨著另一個痛苦的問題：如何去避免它的最終實現。」

Ten Points
天 培 文 化

原色調 22

桃莉紀元的愛與死

作　　者／鄭寶娟
發 行 人／蔡澤松
出 版 者／天培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北市 105 八德路三段 12 巷 57 弄 40 號 2 樓
電　　話／ 25776564 · 25707716
郵政劃撥／ 19382439
網　　址／ www.chiuko.com.tw
登 記 證／北市建一(88)字 419325 號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 · 蕭雄淋律師 · 董安丹律師
總 經 銷／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電話／ 25776564 · 25707716
　　臺北市 105 八德路三段 12 巷 57 弄 40 號
門 市 部／九歌文學書屋　電話／ 27773915
　　臺北市 105 長安東路二段 173 號
初　　版／ 2003（民國 92）年 08 月 10 日
定　　價／ 210 元

ISBN ／ 986-7759-06-0　　Printed in Taiwan
書號／ Y0022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還有幾件事必須在這篇文章一提。「桃莉紀元」是我自己杜撰的名詞，靈感來自《美麗新世界》裡的「福特紀元」，赫胥黎把福特創立汽車生產流水線那年訂為「福特紀元元年」，我則把桃莉羊被克隆出來那年訂為「桃莉紀元元年」，這是一事。《桃莉紀元的愛與死》裡原生人女主角為她的克隆人朋友吟誦的幾首詩是北島的作品，這是我向自己心儀的作家致敬的一種方式，這是一事。對於未來百年的科技的演化，我根據的是科幻小說家亞瑟克拉克千禧年發表在《亞洲週刊》上的預言，他的估算不常出錯，但我相信沒有人可以做得更好，這是另一事。最後我必須提兩位替我作品中科學專業知識做勘誤工作的人，一位是我先生李明，他主修結構力學，另一位是我的朋友陸美珍的先生吳振州，他是分子生物學的博士候選人，做為這本書最早的讀者之一，他告訴我讀我的科幻小說讓他體驗了一種「五星級的幸福」，這給了我極大的鼓勵。

鄭寶娟
二〇〇三年六月
於巴黎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桃莉紀元的愛與死／鄭寶娟著.--初版.--
臺北市：天培文化，民 92
面；　公分.　　--（原色調；22）

ISBN 986-7759-06-0（平裝）
857.63　　92009935

Designed by 小書
封面印刷 / 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